

蔣智由著

中國人種考

華通書局發行



685-  
300  
3

著 智 由 蔣

攷 種 人 國 中

行 發 局 書 通 華 海 上



3 0662 6317 3

# 中國人種攷目錄

第一章人種始原二派之論說	一一—一四
第二章人種之多源一源及其產地種類附古書之解釋	一五—一七
第三章中國人種西來之說	一八—三八
第四章西亞文明之緣起	三九—五三
第五章西亞之種族	五四—六一
第六章中國人種之諸說	六一—一四六
第七章崑崙山	一四七—一八四
第八章結論	一八五—一九〇

中國民族西來辯……………一一三三

中國人種攷原……………一一一八



685.1  
526  
3

# 中國人種攷

## 第一章 人種始原二派之論說

人種始原之說，近日於世界上最占勢力者，約有二派。其一，據創世記以大洪水後挪亞 (Noah) 爲人類第二之始祖是也；其二，據達爾文 (Darwin) 氏之言，萬物進化，猿爲人祖之說是也。

據創世記之說，人類始祖爲亞當 (Adam)，經大洪水後，地球人類，盡歸滅絕，惟挪亞一家，得乘方舟以免。挪亞生三子，曰閃 (Shem)，曰含 (Ham)，曰雅弗，是爲萬國人類之祖。是說也，惟奉基督教者深信而不疑，然以其爲全地球有勢力之教，故雖一教之言，而大占勢力於



人間。

大洪水之說，不僅於基督教經典中見之，今日發見巴比崙最古之典籍，其所言洪水之事，與基督教中所言略同。當時希伯來人，實居於幼發拉底河之上流，其後由亞伯拉罕始率其部衆，遷徙而居於迦南之地，故希伯來人所傳之古說，實從幼發拉底河流域而來，幼發拉底與底格里士兩河間，爲太古時代最多古國之地，而巴比崙立國早於以色列族，然則基督教經典之言，或從巴比崙所記錄者轉載而來，或則與巴比崙人同記其太古傳說之事而已。且又攷之大洪水之說，不僅基督教經典及巴比崙之古書而已也，希臘神話中，亦記洪水之事，與舊約之所記者，殆無所異。由是言之，大洪水之說，或者當日從幼發拉底、底格里士兩河間，迄地地中海一帶海岸諸國，皆同有此傳說，而後記事之徒，乃各據以載之一國古史中也。茲錄希臘神話一節於左：

『菲羅密休斯 (Prometheus) 者，先慮之神，嘗用心於未來，翌日之事，翌週之事，翌年之事，若則百年以後，千年以後，萬年以後之事，慮人間之不知火也，取海岸乾葦，燃

於太陽得火，而教人間以火。上帝裘彼德（Jupiter希臘名爲Zeus）者，怒而拘之高加索山最高之峯上，繫其身於磐石，命鍛冶之神，鑄鐵鎖以鎖之，劇風刮其肌，暴雨淋其膚，烈日灼其體，銳鷲出入啄其肉。菲羅密休斯有子曰第卡倫（Deucalion），行品正直，聲望聞遠邇，惟不爲神而爲人，每年一度，訪其父菲羅密休斯於高加索山上。菲羅密休斯告之曰：「上帝不久必以洪水降人間，可速自爲備。」第卡倫乃豫造箱舟，又時勸人毋行殺戮掠奪，否則滅亡之日立至矣；然是時人類，皆日習於惡，不聽其言，而爭鬥益甚。已而上帝命降洪水，其雨如篠如瀧，陸地既沒，漸浸森林，及小山，又淹大山，人類盡滅；惟第卡倫與其妻俾哈（Pyrrha），當洪水初降之時，載食物，同乘箱舟之中，隨洪水之所漂蕩，及數月之後，（一書云九晝夜）雨旋止，洪水漸退，而第卡倫之箱舟，止於巴奈斯高山之頂上，第卡倫夫婦循山而下，逢上帝傳令神麥寇里告之曰：「善哉，爾行山下，爾以母骨投於肩後。」第卡倫夫婦未解其意，而相謂曰：「神云母骨者何物乎？其大地之石乎？於是夫婦，各拾石，隨行步而投之於後，已而第卡倫所投之石皆爲男子，俾哈所投之石

皆爲女子，遂立海拉斯國。(Hellas, 希臘之原名)』

洪水之事，既爲古史所皆載，或亦實有之事；然謂人類盡滅，今日之人類，盡爲大洪水後所發生，則固未可措信之事也。據基督教人所攷證，第一始祖亞當，居埃田園之附近，生三十三子，二十七女，長曰該隱，次曰亞伯。該隱殺亞伯，上帝罰令離棄本土，其後子孫有東遷者，疑爲蚩尤及三苗之祖；有南徙者，疑爲印度之祖；西南去者，疑爲黑人之祖。而亞當於晚年，又生子設厥，後洪水所淹沒者，爲設子孫所居之地。而挪亞者，亦係設之後裔，是則該隱之子孫，散布各處，當未盡滅，而其餘亞當諸子，其子孫亦未必同罹此浩劫也。且據威耳斯威利亞所推算，挪亞之大洪水，在紀元前三一五五年，而一說則謂紀元前三四九年。姑且不問其二說之若何，而據今日可信之年代記，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之古國，多在紀元前四〇〇〇年及三〇〇〇年所建設；而埃及舍排斯古墳中，有發見紀元前三九〇〇年之古文書，中國五帝時代，雖未能確實推定，大都亦在紀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三〇〇〇年。當此時期前後間，而謂地球上遭洪水人類盡滅之時，此固未可以爲信史也。

基督教中洪水之說，曾有人謂在紀元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，而與中國堯時之洪水爲同一時期之事，其前後相差，僅不過五十餘年。西方洪水，以氾濫淤蓄之餘，越帕米爾高原，超阿爾泰山，匯合於戈壁沙漠，而從甘肅之低地，進於陝西山西之低地，以出於河南直隸（今河北）之平原，餘勢橫溢以及南方，其間或費五十餘年之歲月，然後西方之洪水，東方始見其影響。顯是說也，以爲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，則戈壁一帶，曾有人認爲太古時一大海，故西藏今日，尙有鹹水之湖，與有人認阿非利加撒哈拉之大沙漠，爲太古時一大海者，其說相同。如是，則由戈壁之水，以淹中國之大陸者，於地勢爲順。若當堯之時代，則地殼之縐紋亦已大定，山海凹凸之形勢，與今日或小有變遷，而必無大相異同之事。然則，據地勢而論，中亞洲一帶山脈，地脊隆起，必無西方洪水，超越高地，而以東方爲尾閘之事。卽據一說，謂巴喀什湖，昔時曾與裏海相通，此亦非荒遠時代之事，然此正可驗中亞洲山脈以西，水皆西流，而黃河長江經中國地面以歸海之水，其源皆發於崑崙山脈以東，且當日西方之洪水，既在小亞細亞一隅，則西必歸於黑海地中海，而東南可由幼發拉底格里士兩河之下流，以出波斯海灣，

必不至逆流而反越高嶺者，勢也。且堯時洪水，或不過中國一部分之事，未必當其時，而謂全地球俱浸沒於浩浩滔天之中，即徵之各國古書，載洪水之事，亦見不一見，然多係一方之小洪水，而不足以當挪亞之大洪水。若必欲據中國之事以質之乎？古史中有云：「共工氏以水乘火，頭觸不周山崩，天柱折，地維缺，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，斷鼉足以立四極，聚蘆灰以止滔水。」似明言上古有一大洪水之事，其云天柱折者，猶後世之言天漏，地維缺者，猶言大地陸沉，雨息而得再見日月雲霞，則以為鍊五色石而補之矣；水退而地體奠定，則以為立鼉足以扶之矣。上古神話之時代，其言多想像附會，荒誕蓋不足怪。要之，惟此洪水，其時期最古，以吾人始祖亦從幼發拉底格里士兩河間而來，或者與巴比崙猶太希臘同載其相傳之古說歟？未可知也，而其年代則固未能確定也。

自地球始有人類以來，印度古書，謂其數無量無盡，其所言之年齡為最遠，而基督教所言之年齡為最近，創造天地，僅七日而成，而自亞當至挪亞之大洪水，僅二千餘年，自大洪水至基督誕降時，僅二千餘年，自基督降誕至今，為二十世紀之初開幕，然則自有人類至今，大

致不過六七千年耳。縱有一說，謂亞當至洪水時，實爲一萬四千年，然亦不足二萬年。而據近日推算地球年齡之說，據雅孟羅氏立法，謂地球當初成立之年代，其時洪水決爲淡水，而不含些許之鹽分，多歷年所，由地球內之鹽分，溶解入海，苟計算海水鹽分之多少，則地球之年齡可知。依此法而推，據英國著名之科學家以雅禮氏所算，斷地球之年齡爲八千萬年乃至九千萬年；而據和蘭之科學家幾夥阿氏所算，則斷爲二千四百萬年。同一方法，而有如此之差異，則以一年間自地心中輸入海中之鹽分，尙不得精確之比例，然據沙賴士所計算，爲二千六百萬年，與幾夥阿氏僅差二百萬年，其差數爲甚少而相近。又據嘉祺泰聞氏之說，謂月從地球中分出，而仍迴繞地軸以來，至今蓋不下五千六百萬年。而查地質之中，發見人類石器之時代，實在洪積期中之冰原時代。此冰原時代，夏時極熱，蒸發無限之水蒸氣，冬時極冷，遂凝結冰爲雪，至翌年之夏，未盡消溶，層累疊積，覆於地上，而冰原時代之形勢以成。計算地球，經此時期，實爲二十五萬年乃至三十萬年。又有人謂，地球昔時，從北極向南流來之冰塊，歲歲不絕，當有九十八萬年，於此九十八萬年中，其後二十四萬年內，已見有人類發生之痕

迹。此二十四萬年中，前經十六萬年，仍有北極冰塊向南流來之事，至距今以前之八萬年而止。然則人類始生，以最可實驗之地質學推算，大都不離二十四五萬年者近是。姑且不論地質學中之事，以太古洪荒之時代，發明一事一物，必須經若干悠久之歲月，而當紀元前二千年前後之時代，若埃及巴比崙迦勒底中國，其文明發生，已極燦爛，而謂距人類始生，不過二三十年，以短小之時間，而安排空間，若干人事於其中，其位置必不能相容。試觀古人所記偉人之年壽，或云數百歲，或云數千歲，或云數萬歲者，蓋古人無詳細記年之法，自某時代至某時代，俱歸之於一著名之人，而其人遂若有非常之壽考。觀其所記年代愈遠者，壽數愈長，年代愈近者，壽數愈短，蓋近時代則能記憶之人多，而遠時代則能記憶之人少。不解此義，而直以此分古今人壽之短長，則夢之夢矣。而古時代閱歷之久長，則可據此記載而想見之，若基督教中所記錄之年齡，未敢信以為然也。

基督教經典中所謂埃田圍高原者，多當以今之帕米爾，然謂人類發生，必始於此，是又未可為論定也。夫人類發生，其年代固已甚遠，而欲據今日地球之形勢，以推量當日地球之



形勢，其見又未有不誤者。以今日地球之陸地面積，而推其餘之水量，大東洋（即太平洋）重量，爲九萬四千八百萬兆噸，大西洋重量，爲三萬二千五百萬兆噸；大東洋面積，爲六千八百萬平方哩，大西洋面積，爲三千萬平方哩，印度洋及北冰洋面積，爲四千二百萬平方哩，然在太古時代，則大西洋有大西大陸，而英國與美洲，古時實連爲一陸地；澳大利亞附近，有南洋大陸；印度與阿非利加聯屬，有印度阿非利加大陸；歐羅巴與阿非利加聯屬，有歐羅巴阿非利加大陸。遂有謂人類發生，在印度阿非利加大陸，及南洋大陸之說；今雖未可執一說而論定，然必指帕米爾高原，爲人類始祖誕降之地，則亦稍泥於一家之論矣。

以上皆推論基督教之言，而稍貢其疑點如是。若今之科學，則大都傾向於達爾文之說，以萬物皆出一元，漸次變遷，區爲萬殊，而人類者，則由一種類人猿進化，而爲吾人之先祖者也。當達氏發明此學說時，其互相前後，以研究生物學之結果立說，亦多與達氏相同，而達氏之徵引賅備，故言進化論者，羣歸於達氏。

進化說之不可否定者，即宇宙今日之現象，亦孰非由進化而來者乎？當無始之始，太空

中未有熱未有愛耐盧尼 (analogy) 以前，曾無從相像，自有熱有愛耐盧尼，而其始為渾沌一大火霧之時代，由大火霧分析而為各星體，各星體之中，其熱度未盡凝縮，而尚為氣體，能自發光者為恆星，由恆星中所分出之星體，以體小而易凝縮，成為液體，又成為質體，而不能自發光者為行星，而吾地球者，即此等行星體是也。然則此太空之中，吾人所見森羅萬象之形相者，曾不知其經若干年代，而後有此次序羅列之一日，此所謂星體之進化也。由渾沌之大火霧而析為各恆星，由恆星而析為各行星，行星之由來，其初皆熱體也，吾地球亦猶是以五十六萬七千年，減一度熱，漸次冷結而為地殼，以地殼之縐紋，為凹凸山海之狀，而又寒暑合度，燥濕合宜，運動規則，曾亦不知其經若干年代，而後能如今日者，適於吾人人類之用，此所謂地質之進化也。萬物之初，由一元質，化分化合，而後有無機物出見，由無機物而後有有機物出見，而漸次由動植不分之物，進而為有動物，有植物，於動物之中，有高等獸類，進而為太古之原人，由太古之原人，次第進化而後有如吾儕之人類。試揭地質而觀，自始原代片麻岩紀之麻內賴與步賴獨代斯時代，進而為古生代石炭紀有脊椎動物之時代，又進而為中

生代三疊紀侏羅紀有哺乳類之時代，又進而爲近生代白堊紀有胎類之時代，而後於近生代中之第三紀，有猿類人類之發見。試以人類與萬物爲一連鎖，而由今日以追溯其朔，曾又不知其經若干年代，以演其變遷分合之事，而後有世界今日之狀態，此所謂生物之進化也。縱或者謂，萬物不當僅以進化論，尙有與進化反對，而爲退化之一例，卽所謂結集與解散者；以言進化，不如言變遷之爲當。雖然，吾人所想望於宇宙萬物之結果，實欲以其至上殊勝爲歸宿；以一局部言之，可謂之變遷；以究竟言之，似不如言進化之義較爲周匝也。

達爾文說之初出也，排斥之者甚多，而最爲有力之駁擊，莫如碩學寇俾阿氏。寇氏者據法兵從埃及所齎歸之古物，解剖試驗，而認定四千年前動物之遺骸，其官骸構造，如今日一無所異，因是遂否定達爾文氏萬物進化之說。雖然，以達氏進化之例言之，所謂四千年者，誠不過短短之歲月耳，未可據四千年之事，援爲萬物終古之定例。且也，進化之說，謂凡物之變遷，與其外界之狀態，多相關聯，若外界之狀態不變，則生物之體質亦不變。美國奈峽卡瀨瀑布之近傍，發見一種魚類之化石，殆三萬年間不生變化，此無他，由於其所處之境界，不生變

化故也。若變化之最著者，莫如馬蹄之事，吾儕今日所見之馬蹄，僅爲一趾，莫不謂其自古已然，而不知其由進化而成者也。試言之，當哥倫布發見美洲之日，美洲土人見人在馬上，以爲必相連合而生，駭爲自天而降之一種怪物，由是世界知美洲爲從不產馬之地，然其後化石學進步，發見美洲古代之馬類甚多，據博士摩異所研究，從第三紀層之始，稱新小紀層之古層中，發見當時之馬類，有四本之趾，其第五趾尙留痕跡。（註：痕跡者由生體所不用漸漸除去而成如人類之尾骶骨，以三個乃至六個之尾椎骨，而成其椎骨之數，如此不定者，蓋由長尾減退當留節數之證。）又發見有四趾者，有三趾者，有三趾而中趾甚發達，餘二趾皆退小者，有中趾甚大，而其兩傍尙留二小趾之痕跡者，由是進步而成於今日一趾之馬蹄。此卽無暇觀列其他之證據，卽此已足爲進化論之強援，而吾儕聞摩氏馬蹄之言，亦較之讀莊子之馬蹄篇而更饒興趣矣。

今人之初聞達氏之言，若驚駭而欲斥其說者，此無他理由，以爲祖者人之所尊，而猿者人之所賤，以至賤擬至尊，遂覺其心之有所不安，因而於其心有所不快。雖然，此等見地，不過

囿於習慣之名稱耳，若欲研究實事，則此等見解，必當拋棄而無餘。夫一學說之出也，其能成立與不能成立，初不關於人心之順逆，與夫愛憎之間，在其立說之根底能搖動否耳。若不能搖動其根底，而徒以不快之感，遂惡其說而不欲聞，此固毫無足輕重於達氏之論。雖然，世亦有援據種種之證左，以駁斥達氏，謂猿與人類，其差異之點甚多，若能直立而步行，爲人類所獨有之事，而凡獸類中皆無之，猿類中亦無之。然據此說而攷之猩猩，其後肢之步行，直與人類相近，惟其前肢甚長，故雖當直立步行之時，而前肢即已及地，然其觸地者，不過指尖，與犬貓等全掌着地者迥異。其他以腦量顏面角等種種相證，凡見其與人相異之處，即可反證其與人相近之處，且猿類者，尤非一躍而遽進於人類也。於一八九四年，荷蘭臺花學士發見一種動物之化石，此種動物，與他種類迥異，直爲似猿非猿，似人非人，介於人猿中間之一種，其足既能直立，而腦量則比之類人猿更多一層之發達，因此得攷見猿類之將進而爲人類，中間尚有一種過渡之動物，而人類與猿類接近之歷史益明。此一種動物，學者即名之爲披鉛羅賽拍來喀斯（*Pithecanthropusertun*）是也。

欲否定達氏之說，必先立二例：（一）萬物一定，無改變之事。（二）人類為突出之物。然萬物之不能無改變，已不乏種種論據，達氏書中，蓋已實徵之矣。即以人類之胞胎言之，當其最初成孕之形狀，與獸類直無所異，且以其為蝌蚪形之精虫，故有尾之形狀顯然，此固不得謂人類與物類截然為二，而非由其最初之一系所遞嬗而來者也。至欲認人類為突出，則其說之怪誕益甚，必將如印度書中所言八明之化身，中國書中所言黃土搏人，希臘神話中所言擲石化人，一入於吾輩今日之眼，既不免驚其說之離奇，而又逸無證據，置之於學術界中，無一毫價值之可言。然欲認人類為突出，則雖欲不若是之荒誕而有所不可，而試從是等諸說，以回顧達氏之所言，則所謂由萬物之進化而來者，其說實至平易，而固毫不足為怪異也。

由是言之，人類原始之說，他日果有真正之發明，而毫無疑義者在，此固可據一說以為論定之歸。若今日而擇其說之合於學理者，則達氏之言，不能不認為假定，而學者多歸嚮於其途，亦固非無故矣。

## 第二章 人種之多源一源及其產地種類 附古書之解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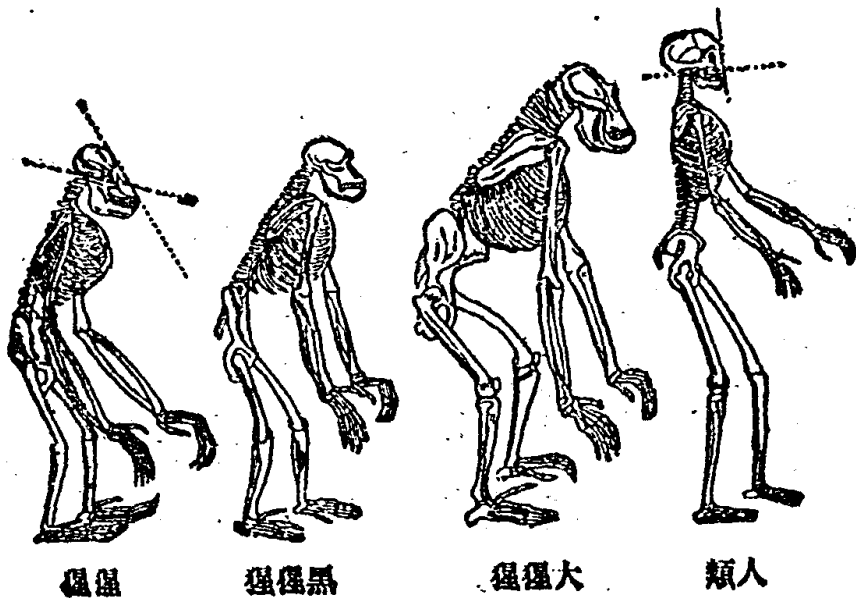
進是而論人類，則又有人種一源論，人種多源論之說。今日學者，大都取一源論之說，然據格希氏所研究，謂人類者，各從其地方分別而生，而其產地共有九所，是亦可懸其說，以待後日之相證也。

以產地言，今日所攷類人猿者，多產於非洲熱帶之下。據一九〇〇年出版之查利士·摩利 (Charles Morris) 氏所著之人之元祖論 (Man and His Ancestor) 其中述英國探險之斯坦來 (Stanley) 氏發見阿非利加一種之野人，其狀貌與人之元祖最近。然則人類始祖，或產於地球當日熱帶之下者，蓋未可知也。

類人猿中，其種類有：大猩猩 (Gorilla) 猩猩 (Orangoutan) 黑猩猩 (Himpanzee) 之別。據海克爾 (Haeckel) 氏之說，阿非利加黑猩猩及大猩猩之猿，頭顱長狹，與歐羅巴人

及阿非利加人之頭顱形狀相似。亞細亞猩猩之猿，頭顱短廣，與亞細亞人之頭顱形狀相似。歐羅巴人及阿非利加人者，或與非洲之猿同其遠祖。亞細亞人者，或與亞細亞之猿同其遠祖。是說也，雖尙未論定，然據骨格之異同，以攷種類之異同者，固種類學上所認為必要之事也。

山海經者，中國所傳之古書，真贋糅雜，未可盡據為典要。顧其言亦有可釋以今義者。如云長股之民，長臂之民，殆指一種之類人猿。類人猿中有名「薩彌阿」者，其前肢蓋極長。又所謂「毛民」者，當太古棲息林木中，為防寒暑護風雨，一般無不有毛，其後以無用毛之必要，漸次淘汰而至於盡，而其時原人之一種，或猶有



猩猩

黑猩猩

大猩猩

人類



毛，故號之曰「毛民」耳。又黑齒爲文身之俗，今日蠻民中尙多有之，是固易解者，至當時之所謂國，決非如今日之狀態，或於一方之間，取其有特異者而言之，如後世稱馬多者曰「馬國」，象多者曰「象國」，其所指者或爲類人猿，或爲獸類，而不必專泥於人類以相求，則亦可稍無疑於其言之怪誕矣。夫今日學問中可據爲論點者，自必以科學爲本，而無庸引此荒遠之書。雖然，旣爲我國流傳之古籍，故亦略舉一而二附於其次也。

### 第三章 中國人種西來之說

今全球著名之各人種，溯其始，無非由遷徙而來，從始爲人類，一無變動，而直爲土著。以至今日，此殆人種中絕無之例。然則中國人種，其原始不生於中國，此固可與他人種以同一之例相推。雖然，今日吾人所欲定遷徙之迹者，不在遼遠之時，而直當問中國五帝時代之文明，爲已往中國人種單獨發生之文明乎？抑此時之文明，卽從遷徙而來，自他國而移植於中國者乎？今日之所欲論究者此也！

以吾人今日所知太古之文明，一在埃及，其發生殆在紀元前四五〇〇年之間，而迦勒底之文明，證以古碑，亦當在前歷四五〇〇年以前，又悉底斯（Chittes）之文明，爲近日所發見，其文字尙不能讀，其年代亦無能推斷，或其更古於埃及迦勒底之文明，亦未可知。而當此時代，其相距離先後之間，又有若巴比崙，若小亞細亞，猶太非基尼等，然而其地域之接近，

不出一方，今日溯鴻濛太古時代之文明國，咸湊集於亞之極西，歐之極東，非之極北之一隅，以其地勢相鄰，而謂太古文明之發生，悉有互相干繫之故者，其言固近理也。

希臘之文明，幾多學者所論，謂與印度波斯埃及有同一之點，而以其地勢氣候之異也，又生特異之點。或者海拉斯民族之思潮，不無受影響於印度波斯埃及乎，未可知也。且也今日之論基督教者，謂其原或同於佛教。嘉巴海威爾舉新約之化身主義爲證，又謂其厭世之倫理，原本於印度禁慾之道德，而亦有反對嘉氏之論者，謂基督教決與印度厭世之教不合，惟當耶穌誕生之時，猶太國有三派之宗教，一巴力薩，一薩陀加，一曷舍訥斯。曷舍訥斯教者，持厭世主義，以都會爲無道德之中心點，故必避之而往於山林，以商業爲貪慾之職業，故賤之而營農業；禁婚姻及男女之情交；廢止動物爲犧牲等事，而是等教派，相起於猶太人脫巴比崙歸來而後，故或謂其受巴比崙之感化，或謂其受波斯之感化，而又有謂其受印度之感化，而致其立教之元素，僉謂其自外國而來，而不能移以指基督教。雖然，世亦有論基督教之所謂造物主者，卽婆羅門之言「梵天」。婆羅門教云：梵天者，世界之造物主也；又曰：梵天者，

世界萬有之原因；又曰，梵天者不可見，不可知之實體；又曰，梵天者全智者也；又曰，梵天者常住不滅；又曰，萬物依梵天而居住；又曰，梵天者光明者也。梵天不借他之援助而有智覺，一切萬有之智覺，皆賴梵天之光明。此與基督教之言上帝，殆無所異，或者基督說教之旨，不能無受影響於印度教乎？亦未可知也。

人心思想之潮流，其特別發生，則必有相異之點，其互相接觸，則必有同一之證。試以近事論之，從今世以前，東西洋分，故其立說之旨各異，從今世以後，東西洋通，各家立說，必有互相混合之處。由是言之，即埃及太古思想之潮流，亦有可略引者，試舉舍排斯古墳中所發見之古文書；此古文書，爲紀元前二六〇〇年頃所製造之物，蒐集道德之格言，其一部在紀元前三九〇〇年，一部在紀元前三五〇〇年，今述其中所言之一二條，如云：『汝勿誇智識，與愚者語，當如與賢者語。夫智識之範圍，無際限也，雖學至若何，不能至於無所不知之境。』又曰：『汝遇強敵，彼力勝汝，則汝垂首，彼不使汝容喙，汝則從命而不與彼之事。』又曰：『汝若爲衆人之長，定彼等之運命者，則當求勿蒙非難之策，毋使衆人生恐怖心，不然，人將反對汝。』

又曰：『對大人者，問則如其所問之言而答，毋多語，汝不知彼之意而多語，或失言而彼則不悅。傳大人之命，傳其言而止，不雜以己語。』又曰：『使父母爭鬥，兄弟姊妹乖離，夫婦不和者，可悲之病疴也。汝若賢，莫若使汝家多蓄財，使妻子足食煖衣，而滿足其所必要，則彼將以愛情遇汝。』略述一二如此，此與夫西洋之思潮，其性質殆絕不相同，而以觀吾中國之舊道德，及徵之人心風俗之間，何其多酷肖而脗合也。其偶同耶？抑夫埃及太古之文明，早流播於迦勒底巴比崙諸國，而當日即受其影響而然耶？是則中國與埃及，固不僅上古之畫文字，及文字之縱讀，與夫以三百有六旬五日為一歲之諸事，謂其有相同之點也矣。

顧或者謂，文化之同一，必有互相接觸之故，是則然矣，然或者由於彼此之交通，而未可以為人種遷徙之證。雖然，此在後世，其本國已具文化之根底者，而後一與他邦交通，能攝引其文化而來，如中國之通印度而受佛教，日本之通中國而受佛教與儒教，是其例也。若上古時代，忽發現文化於草昧之地，或者即伴其人種之足跡而來，如婆羅門為阿利安人種，有婆羅門而印度始發生文明。則謂印度之文明，由阿利安人種之遷入可也。日本古昔之居民為

顛羅克爾人（註：先住日本之矮小人種，本蝦夷人語，款冬葉下人之意）與蝦夷人，至和人布居於日本，而其文化始勝於顛羅克爾人，蝦夷人，則謂日本之文明，由和人種之遷入可也。然則上古之中國，於五帝時代，而忽呈燦爛之觀，謂為單獨發生之文明，既不能無疑，謂其由交通而輸入，毋甯謂其由一人種之遷徙，而文化乃隨之而俱來者，其言為近理也。

世界一事一物之發明也，必經過若干人之心思，而又必費若干之歲月於其間，此殆古今之通例也。然以觀吾五帝時代，其文化發生之速力，既驚其驟，而又多本於一世一人之事，試以黃帝言之，創歷象（註：史稱黃帝始造甲子，則今之甲子是也；又大撓作甲子，羲和作占日，常儀作占月，后益作占歲，又黃帝為蓋天，或曰命容成爲之；又黃帝始受河圖，門苞授規，日月星辰之象；又黃帝得著以推算歷數，知節氣，日辰之將來）明醫藥（註：黃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，究息脈，巫彭，桐君處方餌）立算數（註：命隸首作算數）造樂器軍歌兵器（註：伶倫造律呂，榮緩鑄十二鐘，岐伯作軍樂凱歌，大容作咸池之樂，揮作弓，夷牟作矢）立史官制文字（註：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孔甲居其職）作圖（註：史皇作圖）作

衣裳冕服屨舄白舟車室陶正木正符契（註：帝作旃冕，伐蚩尤時，蓋服袞冕；又伯余胡曹作衣于則作屨，雍父作舄，赤冀作白共鼓，化狐剝木爲舟；又虞姁作舟，乘雅作駕，臣胘作服牛，相土作駕馬，邑夷作法斗，周旋作大輅，高元作室，甯封爲陶正，赤將爲木正，合符釜山，謂以符契圭瑞朝諸侯也）與夫龍圖龜書等事。若夫磁極之發明，羅盤之創見（註：非尼基人航海時，已有羅盤）古代文明史上，以爲珍奇之事。而黃帝作指南車，又作旁羅（註：史記旁羅日月星辰）以黃帝僅不過一百有十一歲之日月，而文明程度，加是其膨脹而發達，謂必盡出於一時之創關乎？不能不生學者之懷疑心。蓋以世界文化，無此頓進之率也。若曰，是卽由遷徙而來，因祖國之所有，以栽植之於中國，猶夫今者歐人之至中國，而布設其電線鐵道，與夫一切新法之事。故不待數十年，而已煥然改觀。設也地球再絕，而東西不通，則後人讀史，不知其所從來，亦必訝其發見之驟，而不知其固自移徙而來也。五帝時代之文化，殆可作如是觀矣。且夫自黃帝以前，西亞種族必已漸來，先已植其文化之端倪，而黃帝爲英雄之主，得此偉麗之大地，可大施其展拓之才，遂欲現一華胥（註：華胥之國當是太古西亞

之文明國，故黃帝思之，非如所稱烏托邦之類也。特果爲何地不能確指）之國於東方，駕乎西方之母國而上之，故所謂命某作某事，命某作某事者，不過因舊製之所固有，而因地制宜，以斟酌損益於其間，而遂覺不出百年，荒荒大陸，若是其燦爛而繁備也。

一民族入於一民族之間，必有不能融洽者，而階級之制，往往由是而生。阿利安人種之入印度也，其上等人曰婆羅門，掌事神治人之事，次曰刹帝力，掌軍事，三曰毗舍，人民之義，當服兵役，四曰戍陀，最下之人，服農工商。其前三者，皆屬阿利安人，其後一者，屬印度土著之人。以中國古事攷之，略亦分四階級，一曰百姓，一曰萬民，一曰萬國，一曰蠻夷戎狄。而百姓與民，每爲對舉之詞，如書云：『平章百姓，黎民於變時雍。』黃帝問於岐伯曰：『吾子百姓，養萬民。』然其於百姓也，多親睦之情，於萬民也，多懷柔之詞，至其對萬國也，查當時官制，有左右大監，監於萬國，其意蓋防檢之；若夫蠻夷戎狄，則在斥逐之例。由今思之，百姓者一族之人，故必從其優厚，後世親親之義，蓋由此出，萬民者歸化之人，故撫綏之，後世仁民之制始，於是親親之殺，則仁民也。萬國者，降服之國，而不奪其土地，猶今之置土司然。至親族而分王土地者，則爲



諸侯，若青陽之降居江水，昌意之降居若水，蓋在諸侯之列。若國有戰伐，則徵師於諸侯，以取親親相衛之義。而推戴天子，亦在諸侯，而無與於萬民萬國之事。諸侯者，蓋當屬於百姓之內，但指其有土地者而言之耳。若蠻夷戎狄，爲未被征服之人，故攘除而不使其與我種人相雜，以爲子孫憂，後世嚴中外之防者始此。凡此皆顯見一種人與他種人有特別之界限，向使非由外來之族，而爲土著之人，則混合既久，羣相安於無事，而此種階級，殆無由而發生也。

百姓之族，當時蓋甚尊貴，其後遂有賜姓之事，故曰黃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。而夷攷之當時，則執掌政治之權，殆亦不出一族以外，如堯舜禹稷契，載之古史，其譜牒皆歷歷可稽，雖不可盡憑，而要之爲一族之人，殆可無疑。夫既屬一族之人，則當日之爲天子者，殆不過一族之酋長。如摩西·約書亞之爲以色列族長無異，卽舜之登庸，似屬選自民間，然其實則由四岳之推荐。與夫希臘之元老院(Areopagus)高等議會(Boule)普通民會(Ecclesia)羅馬之民會(Comitia Centuriata)平民議會(Comitia Tributa)後世之議會(Parliament; State general; Reichstag)固有異。且也以窮居之人，而孝行得以上聞，蓋亦由

一族之人，其耳目易周，故堯不疑而羣臣不忌，仍由一族之撰擇而使居上位已耳。夫當日中國之地，居民蓋已甚多，而獨此一族之人，若占特別之位置，則必有其所由來之原因者，蓋可知也。

研求中國民族從亞洲西方而來之證據，其言之嶄新而驚闢者，莫若一八九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 (Terrien de la Couperie) 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 (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) 一書，其所引皆據亞洲西方古史，與中國有同一之點，於此得窺見中國民族之西來，於西方尙留其痕跡，而爲蠶沒之太古時代，放一線之光。其全書於我國尙無有逐譯者，茲不暇觀縷，而節述一二於下：

「奈亨臺 (Nakhunte) 者，卽近世「奈 (Nai Hwang ti) 與愛雷米特 (Elamite) 歷史所稱之「Kudur Nakhunte」相同，於底格里士河邊有戰功，當紀元前二二八二年（註：或謂當紀元前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）率巴克 (Bak) 民族東徙，從土耳其，經喀什噶爾 (Kashgar)（註：卽疏勒），沿塔里木河 (Tartar) 達於崑崙

山脉之東方。其一族者，與其本族分離，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，今日於河邊發見其用當日文字所成之古銘，而同時又有未達東方者，與北西藏之民族，結合而為一族。此東徙之酋長，以中國古史證之，即黃帝也。又曰：莎公 (Sargon) 者，於當日民衆未知文字，為記事實，用火焰形之符號，（註：按中國史稱神農用火德王以火命官，故曰炎帝）是即中國所謂神農也。又曰：但克 (Dankit) 者，近世“Tangshieh”迦勒底語為“Dungsi”，亞爾多 (Chaldea) 人，曾傳其製文字，象鳥獸爪之形，是即中國所謂倉頡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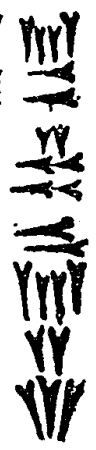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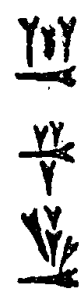

巴克 (Bak) 者，本當時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，而西方亞細亞一民族，用以為其自呼之稱號，今此語之存於西亞細亞古史者，如云巴克禰 (Bakhti) 巴克脫雷 (Bactra) 巴克坦 (Bakhtan) 巴克雅 (Bakhyari) 巴克大 (Bactad) 巴克斯坦 (Bakis-tan Bag or Bakstan) 即巴克之陸 (Land of Bak) 巴克美乃齊 (Bakmesnagi) 即巴克之國 (Country of Bak)。此民族其後有東徙者，是即中國所謂百姓也。

崑崙 (Kuenlun) 者，卽「花國」(Flowerly Land)，以其地之豐饒，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。既達東方，以此自名其國，是卽中國所謂中華也。

至其事之相同者，如：一年十二分法，一年二十四小別法，一年分四季法，置閏月法，五日累積法，(註：木火土金水) 以十二年爲世運之一循環，二根元陰陽之義，用八十筮竹，音樂十二律，十干十二支之循環，十二甲子之循環，六十年爲一紀，溝渠運河堤防，金屬之使用及鑄造，用戰車駕二頭以上之馬，君主之冠裳用特別之紋章，(註：中國袞冕黼黻) 從事農業，得小麥之種。(註：波斯灣之北及東北所自生者移植於中國) 座尊右，四海之稱名，置天文之官，四岳，(註：迦勒底四個州國之王) 十二牧六宗，(註：蘇西安那之六少神) 視君主有半神之觀念等是也。

文字語言之相同者，如十紀計算法，天皇十三頭，地皇十一頭，各一萬八千歲。天皇二十三萬四千年，地皇十九萬八千年，總年數四十三萬二千年。(註：巴比崙以此計算大洪水以前諸王之年數) 十紀之第一期者，九人治世。(註：中國有九頭紀) 次五紀，

(註：中國有五龍紀)又“Sumir” (註：中國循董紀)“Dintiki” (註：中國因提紀)“Tandin” 卽波斯灣之北 (註：中國禪通紀) “Urban, Urbagash Hot-Bik-Ket” (註：中國伏羲) 十二月名稱之符號；十二支名之符號 (註：爾雅史記所稱者) 等是也。巴比崙之楔形文字，一變而爲畫卦，茲略舉楔形文字於下：

Sunkuk.		“Empire” “dominion” 帝國 主權
Sunk		“Palace” “Court.” 宮闕 裁判所
Chifa.		“Babylon,” 巴比崙
Bapin		2.3.4.8.9.10.23. 二三四八九十廿三

卦者一種之古文字也，以字簡而事物繁，故於一字之中，包含衆多之意義，後世遂以此爲卦寓天地萬物之理。而所謂易者，古文字之字典也，歷代時有增輯，故易不一，當時欲

治古文，不能不檢字典。孔子讀易而韋編三絕，蓋使用之勤以至此爾。易本為古文之字，而卜筮者，又假易以為用，故於初九初六各爻之間，加以吉凶无咎等字。（註：如後人以唐詩作籤語而加以上上中中下下等字）

茲述離卦文一節於下：

經文	離 畜牝牛 吉 初九 履 錯
古文字	离 离 离 离
近代字	謫 縞
意義	離者一字有數多之意義 家畜之女牛 靴鞋之物 誤也

【三二】

九四	凶	則大耋之嗟	不鼓缶而歌	日昃之離	九三	元吉	黃離	六二	无咎	敬之	然
----	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

		離	離	離			離			離	離
--	--	---	---	---	--	--	---	--	--	---	---

		離	離	離			離			離	離
--	--	---	---	---	--	--	---	--	--	---	---

離鷓(鷓)

老人之歎	不拍瓦器而歌歌之一種	斜日之光耀	黃鳥之名	注意諦視	燃也燃米
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

突如 其如來 焚如 死如 棄如 六五 出涕沱若 戚嗟若 吉 上九 王用出征 有嘉

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

离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

不意而來

同來相會(後爲洩)

失火

如死別也

捨也拋也(今義離字同)

流涕及淚等

斧伐木之音

王出征時所用之衣服

婚姻之結合



折首	獲	匪	其	醜	无咎
離	離	離	離	離	
離	鷩	離	籥	離	
斷首	猛獸	竹籃小籠	掬箬穀物之籠	醜物怪物	

以上所引，其是否未敢論定，（註：所引祇舉其略，尙有各條及其論議，均未及詳）以今日者人類學日益昌明，人情於其祖先之所由來，決不肯安於茫昧。（註：日本人攷其人種所自來之書甚多）今我人種西來之說，已爲世界之所認，然則我國人有起而攷其事者，必先探檢巴比崙（Babylonia），迦勒底（Chaldea），錫南（Elam），卽蘇西安那（Susiana）及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，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，與夫中亞細亞各地，而研求其碑碣器物文字語言，及地層中之遺物，而後是非真僞，可得有顯了之日，而不能不有待於中國文明

學術進步後也。(註：不解各學術者，不能攷古，中國攷古之事，劣於西人，以無各學科為根底故也。)

當百姓民族東來之日，其道路所經，今難確知，以今之地勢推之，既橫斷中亞洲山脉，由此東向，其一道從葉爾羌 (Yarkand) 即莎車，喀什噶爾 (Kashgar) 即疏勒，而出吐魯蕃 (Turfan)，哈密 (Hami) 之邊，達中國之西北部，沿黃河而入中國；其一道從西藏北部青海之邊而入中國。然路稍險隘，又從西藏之打箭爐，亦為一道。然由此入中國者，經蜀而入長江之流域。以今思之，大概出於首一道者為多。夫以青史稱名之摩西，世咸嘖嘖，稱其率以以色列族，出埃及而建猶太之國，為不可及之事。然其徘徊四十年，卒不越紅海之濱。即近日歐洲諸國，殖民全球，然亦因蒸氣船之發明，與恃其器物之利用，而人類始得增一層之能力，孰若我種人，於上古四千年前，世界草昧，舟車未興，而超越千萬里高山崩勞，沙漠出沒之長道，以開東方一大國。是則我祖若宗志氣之偉大，性質之勇敢為何如？而其事業之雄奇，又直為他人種之所無，足以鼓舞我後人之氣概者，抑又何如也？

中國古書，多言崑崙，而又述黃帝之所遊。（註：莊子天地篇：黃帝遊乎赤水之北，登乎崑崙之丘，博雅：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。）山海經：流沙之濱，赤水之後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名崑崙之丘，而南望還歸，遺其玄珠，使知索之而不得，使離朱索之而不得，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，乃使象罔，象罔得之。）及黃帝之行宮。（註：列子周穆王篇：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，而封之，以詒後世。又穆傳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，以觀黃帝之宮。）至周之穆王，欲聘八駿，一巡游其地以爲快。（註：穆王之行或未必實有其事，而借此以記古說）而屈原作賦，亦若不勝馳慕之情。此明示中國古來，於崑崙若有特別之關係。且觀古書所載，述崑崙之形勢，亦頗詳盡。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後之事例之，如所謂張騫玄奘之西行者，其事蓋少。何則？以中國氣候之溫和，物產之豐備，土地之平易，既無須出塞西行，爲逐水草而謀生計，而以其道路之險難，亦足阻人旅行之情。然則，太古時代，以何因由，而反於往來西方之事獨密？此而謂由中國西行，以探其地，毋寧謂由西東來，而道路所經由，因得熟悉其地形也。且猶有不可解者，古書所言西方之事，何以皆歸之於黃帝，而取百家之說，以參差互證，又俱

言西方蓋有樂國，卽黃帝之夢華胥，亦云在兪州之西，台州之北。又西王母之國，早見於傳記，而多贊美之詞，以音譯之，甚近蘇西安那。是固百姓民族之在西方時，曾受其教化者也。而又云西方有聖人，凡此皆於中國上古書中，浮一離奇隱約之事，或者故老之所流傳，述其祖鄉風俗，彼穆王者，或因聞古說而心醉，而屈原者，亦因博覽古事，因而流露於詞翰之間。夫人情於去國離鄉，每念游釣之所，一丘一壑，皆不勝其天上之思。而況當日者，初至東方，所見土著，都爲蠻夷之俗，而母國之文化，又未易發布於一時，遂若回首西顧，動人豔羨，至其後基業已定，而東方佳麗之地，一植文明，發達甚速。而又以西道嶮巖，不生再往之心，遂使西方之事，淡忘於日久之間，而口口相傳，偶留古說，百家摭拾錯雜互記，遂若其事甚奇，而不能解其原因之若何也。

中國之民族，果自西來，則東西古史，其稱名必有相同之據。拉克伯里之書，旣已不乏攷證。又博士陀克刺士（Doubtless）之研究，謂中國姓氏，發見於西南亞細亞者不少。若至吾人瀏覽古史，蓋亦時多觸悟，姑以未得實驗，不敢多舉以涉附會，而略舉其一端。如西方古史云：

率巴克（百姓）民族東徙之會長，爲底格里士（Tigris）河邊之人。而中國古史云：黃帝長於姬水，西音曰爲「梯」，今譯爲「底」，亦譯爲「地」（或作地吉利河）其音實與「姬」相近，而日本所譯音亦作「姬」。至以異名之詞，而祇舉首之一字，以爲全體之代表者，凡簡稱之時，皆然，蓋已不乏其例。（註：如歐羅巴簡稱爲歐洲，英吉利簡稱爲英國，此例甚多不煩枚舉。）且促諸音而合讀爲一音亦可爲「姬」，此在學理上論之，謂爲偶然，毋寧信爲不無關繫之說也。

太古時代之人民，曾雕刻玉之一種，以爲頸飾，今時歐羅巴及日本與其他各國，時時從地質中發掘。據學者所認定，其玉爲崑崙山產出之物。中國以人類學未明，未發見此種遺物。既由亞洲以散見於日本，則中國亦當有此物無疑。而據此則可知由崑崙山以至東方，實爲古代之孔道。度當日迦勒底巴比崙諸國，必已早聞東方之名，而遷徙之事，或非權輿於黃帝，特黃帝者，若率一族之人，而選拔其俊秀之才，直大舉而爲立國東方之計，故一入中國，既戰勝其土人，遂百務具舉，而任官分職，各得其人，不啻取其懷中已具之計畫而敷陳之。顧西來之事，既大昌於黃帝，而自堯以後反絕，則其時必當有地理上一大變動之事。夷攷其時，無他，

殆所謂洪水焉耳。當日西方傳聞，必以東方爲盡在懷襄滔天之中，故中西之通道開而復塞。嗣後洪水既平，中國又急急務爲內治，其所布設，一切皆東方之事，而無與於西方，而古代遷徙之事，以文字艱難，不留一家之著錄，而後世遂因此而無所攷見也。

以亞細亞西方之人種，遷徙而爲中國之土著者，不乏其人。如回回教徒（註：回回教係阿剌伯人穆罕默德所創之教，宋時回回諸國奉之，故曰回回教）爲阿剌伯人種。河南抽筋之一族，當爲猶太人種。顧其來也較後，其蹤跡易於攷求之，卽其本種之人，或亦乏記載之書，而日久且忘其所自來。然從其軀幹風俗宗教之各方面以觀，不難一見區別。若吾人種之來，則事在遠古，其顛末遂未易詳，今亦未敢主一說爲定論。然既發見與西方有諸多相同之事，且中國太古之文明，悉爲西方所已有，則其言非盡無因，而欲研求我人種之始來，不能不用之以爲希卜梯西（Hypothesis）者也。

## 第四章 西亞文明之緣起

自來言世界文明者，每分爲自然民族，與人文民族之二類。自然民族者，受制於自然界，人文民族者，能制自然界。自然民族者，專依賴外界之勢力，取天與之物，而不能取不與之物，依強迫而行動，隨時勢而推移，其精神不自由，其意志不能自選擇而決行，乏謀慮，而惟以慰當前之慾望爲滿足，無權利財產之觀念，無裁制，無變動，無進步之思，改良之念，任歲月之悠游，而穆然相對於其間以終其生，是自然民族之狀態也。而人文民族者反是。要之，一者以自力而受動，一者以自力而能動者也。而上古未開文明以前，皆自然民族，無人文民族。以自民族而初見文明之發生，是則不能僅恃內力，而必有假於外力者也。

近頃法國學者孔德氏 (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réan) 其所著人種哲學 (Person Philosophie) 之書，謂：人種之文明，悉關於其人種之血統，而血統於有人類

歷史以前，變化已定，至有歷史後之時代，已消失此自然力，而不能有變化之事。其血統之優者，能發生文明，血統之劣者，不能發生文明，初無關於土地、氣候、政治、宗教之事。彼復歷舉開化之各人種爲徵。是說也，世多評論之，而尤不乏反對之辭，顧獨以爲孔德氏之言，亦徒狃於當今人文民族之情勢而言而已。世評孔德氏之書，爲人事貴族主義，蓋彼自尊其阿利安族，以爲世界之優等人種，而世界文明之必出於其手也。夫以已進人文民族而言，雖遷徙其種類，至於極寒極熱之帶，榛莽未闢之區，荒寂無人之島，而文明每隨其人之足迹而俱生，卽有外界種種之阻礙，亦必能以人文戰勝之，誠如孔德氏所言，無關於天時地理自然界之事者。至太古之世，人民蠢蠢，世方草昧，而於黑闇之全地球間，忽逗文明一線之光，是固不能不以外界爲誘起之原因。蓋人文強壯之時，能以人力勝自然界，而人文幼稚之時，必以自然界助人力者。此蓋觀於地球最古文明之國，而其事殆可徵也。

文明之與地理相關也，譬之論生理者，謂精神必與肉體相關。夫有健旺之精神，必先以健旺之肉體爲基。而太古文明，亦必先發生於氣候溫暖，地味膏腴之區。且也，人類進化之階



級，必先游牧而後耕稼，而游牧時代，居住無定，故思想每多苟簡，而文化終難開發於其間。至一入耕稼，居處有所，作息有時，而事事漸求周備，故文化遂因之而萌芽。（註：若入於工商，則文化更進一級，不可以農爲止境也。）然太古人民，脫離游牧之習，而得從事耕稼，尤賴有天然土宜之助，是仍不離乎所謂氣候溫暖，地味膏腴之說也。試觀埃及，從阿比西尼亞山地諸大湖水所發源，匯而爲尼羅河，其河源在赤道之下，自五月至八月，大降雨，河流汎濫，洋溢全國，宛如內海，村落市邑，若浮數點島嶼之狀。然一至九月，河水漸減，至十二月而水盡，土地悉現；而當其漲水之時，則渾渾濁濁，挾其上流多量之泥淤以來。又尼羅河之狀，其近海河口，無大水之匯合，而其下流爲近傍幾多之沙漠，吸收其水蒸氣，絕無降雨之事。因而自距河口以上，至千百哩之處爲最廣，而河口之身反縮小，故淤泥悉停滯於內。而下流一帶之平原，當水平之後，膏塗壅積，若施天然之肥料，無待入鋤，而靈苗嘉禾，怒生旁苗，不數旬而黃流濁濫之區，已變爲綠雲稠密之場。故希臘史家海羅陀泰士有「埃及者尼羅河之賜也」云云。雖然，埃及之地理，尤不獨特，其有尼羅河也。據地質學者所研查，謂阿非利加今日幾處之沙漠，

當荒古時代，沙漠尙未成形，其地爲海水經流之區。而下埃及，則爲深水底之海灣。及幾處沙漠成形之後，不知經若干年河水之漲溢，挾泥滓而沈澱於其間。漸高出海面，而成今日之地形。今測其土，達其最下層之地底，其肥土直有四十呎乃至七十呎之量，故其地味之厚，不獨食其後天尼羅河之福也，尤恃其先天所形成者，本爲沃肥之土焉。故古代之埃及人，自稱其國曰開姆曰開米，猶言黑土之義。蓋以其與西方利比亞之沙漠異，而土地特呈黑色故。而古代人之稱埃及者，亦號爲「世界之穀倉」。其國旣農業發達，而堤防運河貯水湖（註：於國西暨大湖名 Σύβη，卽漲溢湖；今尙有其遺迹）水準（註：尼羅河沿岸，多殘留太古時代水準之遺跡。又在岩穴中，刻大石像，以其頭上爲水準。蓋以記尼羅河漲水之程度，以有關於農業故。）及測量術，（註：希臘史家臺陀洛士曰：「河流汎濫，每年一變土地之形象。地主接畔之疆土廣狹之間，每生紛議，非有幾何之算學，不能決定。」）諸事，亦因其地形而發明獨早。其國中平民之一等，分三階級：而以農民及尼羅河之船夫爲第一級。又最初之王朝，其墓所已繪農夫耕耘之狀，而其文明之遺跡，大半在下埃及區域。故知埃及之文明，實發生於入



海不高，兩河年年之流溢，淤泥累積，豐饒無窮，一粒穀種，能收穫三百粒。薄沙斯 (Berosus) 稱小麥裸麥胡麻棕櫚林檎及其他種種之果物，野生自熟，而小麥於靄南 (Arab) 近傍，自然生長，為一種天產之物。(註：拉克伯里為中國小麥之種，由波斯攜來者據此。) 而海羅陀泰士所謂：一度播種，則二百回或三百回，不待種蒔，而非尼烏士 (Plineus) 謂：小麥歲刈二回，其餘尙足飼羊。而以天氣與埃及同，殆無降雨之時，故農業悉恃人工之灌溉。而從古有通四方之大運河，又有通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之溝渠。有貯水湖，置特別官吏，以管理之。(註：中國古代以共工為水官。) 其河渠溝洫，今雖淹埋於沙土之間，而猶能攷見當日絡繹縱橫之迹，如蛛絲之布滿於國中。而據古史，謂其第一代王阿爾羅士 (Aloros) 者，實為有牧畜之稱號，此又想見其民族之最初，實習游牧，而以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間天然之膏腴，遂事農業。至農業既開，而文明亦因之而生。蓋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之於加勒底，亦猶尼羅河之於埃及，故曰：加勒底者，亞細亞之埃及也，誠哉是言。而吾人聯想其文明開發之原因，均不能不歸本於地利也。

夫太古文明之發生，既恃乎地理爲絕大之原因，而氣象之間，其與人思感之作用者，亦能操莫大影響之權。彼下埃及之地，以終歲不雨，得常觀空明澄澈之天，而天文學之思想遂由之發生。故在埃及，當日已有正確之太陽歷，今日西洋諸國所用之太陽歷者，本於羅馬英雄該撒所定用，而該撒實採自埃及者也。又知有“Hartopshata”即木星，“Harkather”即土星，“Har-tesher”即火星，“Sebekw”即水星，“Duan”即金星，及“Alkhimn-ssku”即恆星，“Akhimn-urdu”即游星之別，而分一年爲十二月，一月爲三十日，其歲差則加種種之閏日法，如年加五日爲三百六十五日，而四年又每加一日等諸法。當日有名之金字塔者，即依天文學之法則，面北極星而築，埃及人天文學之發達蓋如是。而在加勒底者，其地亦少降雨，空氣透明，日月星辰呈異常強烈之光輝，以照灼於人之耳目。故或謂加勒底人之於天文，於其在靄南山間畜牧之時，已觸其觀察天體之思。如以天頂爲大牧地，以星爲天之羊羣，而以大恆星（Arcurus）爲其牧者，以黃道爲有光之牡牛。其後乃益進步，而造有名之方尖塔，其高數層，世所稱爲加勒底人造邑，高可達天者。而是等堂塔，或專以爲觀測天文之用，

即可謂之天文台，凡重要諸市府皆有之，專置司天文之官吏，即可謂如今之欽天監。（註：中國黃帝時亦置天文官，已見上。）以二週間一回報告於國王。如今日之天文學上所用黃道（Zodiac）之記號，當日早已發明，而分圓圈為六十度，分黃道為十二支，作十二宮之圖，如定春分起於金牛宮者是。以 *Carolina* 定歲首（註：如中國堯典以房昴星虛等分四時。）以月之圓缺，分一年為十二月；（註：如中國同）一月為三十日，而於歲差則加閏；（註：中國古代時亦已置閏。）分晝夜為十二時。於日蝕月蝕，皆能先測，有晷表，（註：中國土圭）有凸鏡（註：於厄內微地層下，發見太占時代之凸鏡，當係古時觀測天文，代望遠鏡之用。）以七日為一週，為安息之日。（註：中國七日來復，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猶太人因之為安息日，或係同出於一原。）而關係天文及星占等書，為莎公帝之圖書館所記錄者，共有七十二卷之多，題曰蓋羅之觀測。雖其時伴天文學之進步者，另迷於一種之幻想，如天體神學（*Astro Theology*）附諸天體以神祇之名，而崇拜之。（註：中國古時亦有祀日祀月等事。）又有一種星占之偽科學。（註：中國古時亦有占星。）蓋加勒底人當日者，見夫天體

之燦爛，星宿之光明，以爲當有神主持之，而與人間有極大勢力之相關，生於人間之人或卽爲天上之星變化而來，於未降世以前，已早定其一生之運命，故知其人爲受何星之感化，則其人一生之吉凶禍福已可預知。（註：中國古時，以傳說爲列星，後世以大星附會諸葛，今世以天星卜人運命者尙行世間，與加勒底人思想正同。）又以爲天上之現象，悉與地上之人事相關，如見彗星之出，以爲主肇兵端，而凡日蝕月蝕及氣象種種之變異，皆以爲主有災禍之事。（註：中國孔子時代，已非上古草昧可比，然春秋一書，尙以日蝕月蝕等事，爲有吉凶。漢儒迷信宗教者皆沿其弊。）此星占之魔術者，其後傳於羅馬，於中世紀大流布於歐洲。學者考其源流之所自，蓋由塞米的人所傳，而塞米的人，則由丟那尼安人種中阿加陀之所傳也。要之，其天文學之發達，固得與埃及人同保其最古之名，而其發達之獨早者，又未始非由其地之氣象有以動人之觀念而然也。

且夫文明之籽種，其在太古之世，必待適宜之天時地理而後發生者，此徵之東西開化之古國，其例殆莫不然。印度之文明也，以有疏伽河與印度河。中國之文明也，以有黃河與長

江。羅馬之文明也，以有帶衣白河。而是數國者，其氣候亦皆溫暖，無極寒帶之國，故能發育獨早，不待全球文明之壯盛，而已能自進於開化之域。又從而觀希臘，雖無大河流貫其國境，而崗巒重疊，磊磊然岩石之間，乏可耕之土地，又河皆急流，僅水涸時露出其河身之半，而於河床之地，得入鋤鋤而試種植，此與夫埃及加勒底印度中國羅馬比者，似地味大有優劣之分，而幾疑古代文化之必恃天時地理者，亦有例外之事，而其論點殆可得而動搖。然更從希臘之他方面以觀，其全國之海岸線特長，故今人論之曰：希臘者，縮本之歐洲。蓋非獨其政治文學與今之歐洲諸國相似，即其地形亦大相類焉，而又居於內海，故當太古之世，航路四達，其交通已特占便利之地位，因之得早從事於工商業，惟其北方之馬基頓國，尙服農業。而希臘之不可及者，尤在其風景之優秀而奇麗，其海岸島嶼，巖岬特立，多奇崖危峯，而其山腹自半以下，接連海水，噌吰鼓盪於其間，又多迤入內地之港灣，海平波澄，波瀾激盪，發爲紫色，與山容日光相掩帶，希臘人文學藝術優美之思，實多感受於此。其農產地雖少，而植物繁茂，棕櫚桂樹之屬，無不畢備，至其氣候之間，則溫和宜人，而寒暑兩皆不烈。如雅典之都府，極寒時



始見冰點，然結冰之時，或不過二十年中之一度，而夏季溽暑之候，又以海風鼓盪，雜清涼於燠熱之中，而適釀為極溫和之度，故希臘自五月至九月，皆可在道上露宿，其一年之氣候，一如春日，殆可稱為長春之國者，其人以是多愉快活潑，而常為戶外之生活，居於家者極少，而其空氣則又澄澈異常，隔數里以外，而得望見雅典都府古洛可神像之穹章。由是而言，希臘之地理天時，固獨占優勝之位置，而其文明之燦爛於上古時代者，固非無故也。

夫文明發生之原因既如是，而尤有進者，即文明之發生，為出於一源乎？出於多源乎？出於一源者，則必有首出之一國，而其餘皆由此一國之所傳播，各因其時地而栽植之故，雖文明之區域顯分為二，而溯其淵源皆悉有相通之理，此一源之說而互相感染者也。出於多源者，則各各異其時地，為特別之發展，其旨趣既殊，而其源流亦異，此多源之說而不相因襲者也。而有調和其間者，謂一個文明之發生，其間必有傳授而來者，又必有自發明者，是說也，即當歸於一源之中。蓋一源者，謂夫文明之遠源，其間有無相通。若其源既有所自來，而由彼國入於此國之後，自不能不改變其形式，而以其思想有所觸接，或且能發明彼所未曾發明

之理，而增益之，此固一源說之所賅；非夫謂一源者，必彼此事事相同，而毫無歧出於其間；謂其源不無因之自彼者爾。以理推之，大都一源之說，其立論爲稍當矣。夫以一源而言，彼加勒底埃及與夫亞述猶太非尼基亞加爾達額，而東則印度，西則希臘，其地勢接觸，雖印度稍屬偏東，而距離亦不甚遠，其餘雖分三洲，而實則膺聚於一隅，其人民既遷徙往來，交通有迹，則夫文明亦因之而流傳，其事理固易可言。獨夫偏處亞東，與亞洲西方形勢既相隔絕，交通亦甚艱難之中國，其文明發生，夫與西亞之文明，爲同一者乎？非同一者乎？是不易決答之一大問題。而拉克伯里所爲據中國古代文明，與加勒底多點之相同，而從其事迹言語覈之，又得其相同者不少。以是而斷爲中國古代人種，由亞洲西方遷徙而來者，蓋由此也。

且也以一源而論，若印度中國亞述猶太非尼基亞加爾達額波斯希臘等國，其文明皆後於加勒底埃及，而其時代爲可攷。是則文明之遠祖，必推夫加勒底埃及二國者爲無疑。而此二國者，以地勢接近，謂文明必出於一源，則又孰爲首出者乎？彼埃及未建皇朝以前，已有土人種之居住，此姑勿論。而自建設皇朝以來，其時代亦遠哉遙遙，不能得一確實之推斷。今

但據其所發掘諸古蹟，而從埃及之古文字以斷，多有可推認為紀元前五千年以上之事。而加勒底古蹟，亦多有可認其為紀元前四千年以上者；然據加勒底國僧侶所言，謂其開國遠在十五萬年以上；又據比羅賽士之斷片，謂加勒底於太古洪水以前，有十王，其時代共四十三萬二千年，洪水以後八十六王，其時代三萬四千八十年。又有謂埃及人之宗教，多從加勒底出。加勒底之宗教，所謂神者，分三階段，最初者為動物，次者半人半獸，最後者人形。（註：在中國，稱伏羲，女媧，蛇身人首，神農人身牛首等類，以後亦全為人類。）而埃及太古之神像，全與之相類。（註：按埃及“Hathor”女神之像者，有牝牛之角；“Seth”男神之像者，為鵝頭；“Horus”者鷹頭；“Bast”者貓頭；“Osiris”者牛頭；“Khnum”及“Anmon”者羊頭；其他有以神鳥“Phoenix”為頭者等是。）又攷埃及神殿之建築式，多從底格里士幼發拉底之河畔而來。而天文學亦有謂於紀元前五千年以上，從加勒底輸入者。又埃及之畫文字者，本於加勒底之楔象文字（cuneiform writing）與其最古之形象文字（：deographic writing）又埃及之彫刻術者，悉與加勒底同。是今日所謂最古埃及之文化者，且胚胎於加勒底，而加勒底

文化之遠爲何如！然以荒古之事，其攷證尙未能全定，則二國文化之先後亦暫勿較。而要以二國地相接近，必先有一開化之區，而後漸移於第二區，此固不可疑之事實，而二國之中，孰爲首先開化者，卽可以上古文化之一源歸之也。

若夫文明之事實，無暇闕陳，而有一至要之事，不可不論者，則爲此二國之文明，固屬於何等種族所發生乎？此人類學上之大問題也，試進而略陳之：

「按柯比那氏人種哲學之書，大風靡於歐洲之讀書界。顧其謂人種之優劣，爲未有人類歷史以前所變成。其言雖有至理，如植物爲一種所化，及其已變成形而後，則蕭者自蕭，蘭者自蘭，雖有巧匠，曾不能改易其性；然據近時植物學家之試驗，謂聚諸多種植物於一園，一年之內嘗有數新種變出，人類交通而後，亦多有新族種之發生。而據柯比那氏之言，謂優等人種與劣等人種血統相混，則優等人種漸失其優，如其言，人類日益交通，固不能保其血統之不相混，而由是則全地球優等人種，必日減少，而漸歸於劣種，殆不合於進化之理。夫優等人種，其血類自強於劣等人種，吾聞優等人與劣等人血統相

混，數傳數十傳之後，劣等人之血質日減日滅，而將全成爲優等人之血質，故劣等人並不能附其血統於優等人以自保其種，此適與柯比那氏之言爲反對。推柯比那氏之言，無非自尊其種，以爲占全球之優等；而其餘人種，當置爲劣等，而賤視之，不欲與有血統相混之事。此誠如論者所謂：柯比那氏之人種說，人種之貴族主義也。且謂文化之事，全係於血統，而毫無關於天時地理政治宗教等諸事，是誠所謂蕭者自蕭，蘭者自蘭，雖巧匠不能施其變化之理；然試植蘭於廬壤，與植蘭於礮土，培蘭於當春，於培蘭於互冬，獨無一葳蕤而發華，一蕉萃而凋葉者乎？試舉太古文明諸國，而攷其所處之地，無一在寒帶與在山嶺沙磧間者。以今日人文壯盛，種種器械之發明，冰天雪窖，繩度沙行，或亦能以人力經營，而不能限其文化所至之迹；然豈能據是以例太古之人民乎？故讀柯比那氏之書，其言誠多深佩，而亦不能不稍附異同之議於其後也。」

## 第五章 西亞之種族

約當西紀前三千年至四千年之頃，於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，建設幾多之王國，為太古時代放有歷史之光彩者，是固何種族乎？則所稱為塞米的 (Semitic) 人種是也。雖然，此美索不達尼亞之地，初非塞米的人為原始之住民，於塞米的人未至以前，已早有種族之蔓延，而其開化之程度獨早，實可為塞米的人文明之導師者，是又何種族乎？則所稱為屬丟尼那安 (Turania) 人種之思米爾 (Sumeria) 與阿加迦 (Akkadia) 人種是也。

此屬丟尼那安之思米爾與阿加迦人種者，其原始之祖國，當從中亞洲之山間來。於其所使用之言語中，有金屬之名稱，故知其原居之當屬山地；無椰子之名稱，故又知其原居之不在熱帶。而其人種展布之順序，從裏海之南，巨鶻南以迄波斯海灣，而美索不達尼亞西部之哈倫 (Harran)，亦為是人種所建設。大勢可分為南北二部：南部者，稱思米爾人；北部者，

稱阿加遜人。思米爾人者，蓋先阿加遜人由北方而移殖南方者也。於太古時代，所稱爲象形楔形之文字者，早由其人種於在靄南時所創造。其後乃傳於塞米的人，或者又流入埃及而爲畫文字之祖，蓋開西亞文明之權輿者，固不得不歸之於是人種也。

塞米的人種於未入迦勒底以前，當屬純然游牧之民族，住天幕之內，而不識耕作之事，故始至之王號託者，有神獵（Biludirru）王之名。於入迦勒底後，盡學其原始住民之文學及技藝，而原始住民之勢力，反爲此新入種族所壓倒。觀於塞米的人始入迦勒底時，其初代建國，尙用原居人種之言語；至數世之後，而塞米的人之言語，幾統一迦勒底，而廢原居人之言語而不用。蓋思米爾與阿加遜人種者，長文藝而不長於軍事及政治，故不能與塞米的人種抗，而終受其轄統。雖然，以文明論之，則思米爾與阿加遜人者，固遠出塞米的人種之上；而塞米的人之文明，寧可謂爲思米爾與阿加遜人文明之產兒也。

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，於太古時代，諸國散列。其在北部，有若錫伯蘭（Sippur）及巴比崙，而稱爲阿加陀（Accad），阿加埭（Acada），蓋爲高地住民之名。其在南部，有若愛雷克

(Erech) 蘭薩 (Larsa) 或者吾爾 (Ur) 而稱爲思米爾 (Sumer) 若者西那爾 (Shinar) 思米爾者，黑面之國之義。此等分散諸國，於塞米的人種移來前後之時，均不相統一。若阿加台，若略克，若愛雷克，若吾爾，若蘭薩諸國名，皆見於塞米的人種入居之後，或者幾多爲塞米的人所創設，與爲塞米的人所征服之國。至阿加台之王莎公一世者，以文治武功著稱於一世，始謀統一諸國，然未能成其事。莎公一世，約當西紀前之三千八百年，而塞米的人種之始入迦勒底，約當西紀前之四千年也。

莎公一世者，屬塞米的人種。當其在位之時，大獎勵文化，凡阿加述，思米爾人所有宗教神話天文等諸文學之書，悉以塞米的語繙譯，而建設大圖書館以藏儲之。其後亞述人文化蓋多得此圖書館之力；而希臘人所轉譯之天文及占星書七十二卷，亦皆由此出。又編纂阿加述人種所用言語之字典，以便學者之研求。而爲化異族人之法，移住其人種，使散居各處，與土人雜居，而漸脫其鄉之風俗，習慣與歷史之觀念。（註：按美索不達尼亞前後諸國，多統合幾多之人種而成。僅以外部之勢力皆約束，而內無人種上共同一致之關係，故國基脆



弱，不久解散。觀於此，而知民族國家主義，其義為不可廢矣。蓋自塞米的人入迦勒底後，若莎公一世者，固所謂傑出之王也。

莎公一世雖多赫赫之功業，而統一迦勒底之事，尙不能告成功。其後於下迦勒底，有以吾爾為首府之王名烏雷安者，始得統一諸國。而此烏雷安王之時代，約當西紀前之二千八百年也。

距烏雷安王數百年後，有從迦勒底之東北，起自莎峻山麓，進取詩賽為首府，而建嚮南王國，屬丟那尼安人種，其王名廓特·奈亨臺(Kundur Nakhunte)，者反抗吾爾王朝，用兵於迦勒底，陷莎公以下諸王所建設之市，而取烏雷安王神殿之神像，移於詩賽。觀其征伐諸國，皆為塞米的人所建設者。而廓特·奈亨臺王，史稱屬丟那尼安人種，當即為北部之阿加遜人。其用兵也，蓋為種族上之競爭，而以復塞米的人侵入之仇。由是知上古時代，兩民族之爭鬪，不少起仆興滅之事。而廓特·奈亨臺王之時代，約當西紀前之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。於古代迦勒底，曾有人種一大遷移之事。若希伯來人者，其會長亞伯拉罕，率其種族，從

其原居之吾爾地方，循幼發拉底河以西，而轉居於迦南。非尼蓋人者，由波斯灣頭西去，而移住於卡奈安沿海之地。亞述人者，從巴比崙而退於底格里士河畔，建設都市。此人種遷移之原因，不外由二大事變，而分爲前後二說。前者謂爲塞米的人種侵入之時，後者謂爲廓特·奈亨臺王崛起之事。此二說未能遽定，要之，迦勒底古代，有一人種大遷移之時者，此固不可動之事實也。

阿加迭思米爾者，屬丟那尼安人種，而或有謂與 *Serimo Tatars* 人種爲近。於狀貌爲廣頭骨，唇厚眼小，皮膚呈暗黑色，毛髮短促而濃密，鬚長而直，屬烏拉阿爾泰山 (*Ural-Altaic*) 語系，無語尾之變化，言語學者謂：與今西人所稱爲蒙古種之語言爲同源，蓋卽與今西人所稱爲蒙古種者爲同種也。塞米的人種者，屬高加索人種之一，而卽舊約所謂挪亞三子閃之子孫者，與阿利安人種爲近。近時偉富亨美爾氏，攷印度之歐洲種，與塞米的種，其乳兒之言語多相一致，故謂兩種族之本國，當日必相隣近。又非陀利俾·米由雷爾，謂二者之祖先同一，其狀貌顏皆橢圓形，巨眼薄唇隆準。於古代諸國，若猶太人，若非尼基亞人，若阿

刺伯人，蓋屬塞米的種族；而若印度人若希臘人若波斯及羅馬人，蓋屬阿利安種族也。

然則我中國人種，姑以西來之說爲假定。其屬原住迦勒底阿加逖與思米爾之人種乎？抑屬後入迦勒底塞米之人種乎？如爲阿加逖與思米爾人也，則當屬於丟那尼安之黃人種；如爲塞米的人也，則與歐洲白人種之系統爲近。而據拉克伯里之說，以廊特·奈亨臺王，當中國之黃帝，則當屬丟那尼安之阿加逖人種。而以迦勒底人種大遷移，屬後之一說而言，則中國人種之西來，蓋出於同一之時期者也。

巴克爲當日一都府之名，而拉克伯里譯其音，以爲巴克種族，卽中國之所謂百姓。二者固甚相近，而攷之史，謂巴克種族起於裏海之南，廊特·奈亨臺王，從迦勒底之東北方而起，其地望亦當裏海之南，今俄人築黑海之裏海間之鐵道，由黑海東岸之巴吞港，而達於裏海岸之巴克；又從巴克之裏海，有巴克線汽船之航路，每週三回。此準諸古代之所謂巴克者，雖其地域所包賅容或有大小之不同，而固同在裏海西南之一隅，其名稱亦必傳自古來，而至今尙爲有名之區所也。

凡兩人種之相處也，其一方以血統之不同，本無天然親愛之情；而又以其言語風俗宗教習慣種種之殊異，必有互抱嫌忌，而生反感之情，致起劇烈之爭鬪。其一方以居處密邇，又必有互通婚媾之事，而所謂混合之新種族生。此新種族，大抵兼兩種人之狀貌性質而有之，而種族由是而一變。當塞米的人入迦勒底時，與其原居之阿加述思米爾人，其社會間多錯雜而居，遂於數世之後，有所謂迦勒底之人生，蓋以地名名其一新種族之名也。論人種者，謂居迦勒底之塞米的人，不如居亞述之為純粹塞米的人。蓋塞米的人本為强悍游牧之民族，富宗教心，而好經商，亞述人之性質蓋全似之；而迦勒底之塞米的人，好學問而富文化，蓋非獨陶鎔於阿加述思米爾人之風氣，而其血緣間亦有與之相混合者。顧東來中國之人，既稱為屬巴克之一族，而廓特·奈亨臺王，為純屬丟那尼安人，則於所謂迦勒底之新種族者，殆不相涉也。

居於迦勒底之北方者，尚有所謂康部來 (Gambular) 之種族。又太古時代諸多游牧之種族，亦羣處於其地，若阿倫 (Aram)，訥柏 (Nabath)，布克陀 (Pukudu)，百可陀

(Pelod)等，皆是也。然是等人種，踞處山谷，多未脫太古蠻民之風，而於迦勒底文明之事業，殆屬無甚關係。至所謂百姓種族者，當其東來中國，已全屬文化優等之民，則必不出於是等種族之內者，當可知也。

約當西紀前三四千年之頃，埃及王斯內弗爾之時代，得紅海頭西乃半島之銅山與鐵山，其金屬之出產，遠以供給中國印度及其他諸種族所用武器之原料品。埃及人得此通商上之巨利，遂得建築當日幾多之金字塔。而其商賈往來之孔道，蓋由中亞細亞，集中於波斯灣頭之美索不達尼亞，而吾爾實為商業系統之中心，環繞此中心者為迦勒底諸國。故迦勒底之地，以道路交通，其民族遂多遷移之事。其中亞洲一道，初不待後世由中國販絲至羅馬（註：羅馬上等，人以着中國絲為貴，服當日中國絲皆由中亞洲取道販往）之隊商而始開。則當日百姓民族之東來，殆循其固有之道線，而初非同鑿空而至者，則今日讀史而尙可想像者也。

## 第六章 中國人種之諸說

於太古茫邈之世，必不能據一說以爲定衡，恐或失之隘也。於是舉其義之可探者，或已有人主持其論，或尙少人論及，而可取以備一說者，略爲據摭，而稍附以論衡，或亦學者可取以爲參觀互證之資。若夫精鑿之論，不當徒取之書冊，而有待於他日之發掘古物，得窺見我三幹兩戒間陸離光怪之地質史，而又不能不俟之學科日精，（註：如言語學，化石學等）而類學亦大有進步之後也。

（甲）甲之言曰：夫人類始生之處，果何地乎？若達爾文雷士婆羅卡諸大家之言，謂人類始生之地，蓋在非洲。據達爾文所攷證，謂現存各地所有生存之哺乳動物，於其同地皆有其屬近緣之種族；而與吾人類爲近緣之類人猿，今獨見於非洲，且從太古以來，卽棲息於其地。然則與類人猿分支，而爲吾人人類之祖先，當日必生長於非洲之山野間，不難從今日之形

狀而推知之。此人類始生在非洲之說也。又有學者，攷澳大利亞洲之東北部，尙未有獨木舟之製；（註：太古人民於海島往來，皆用獨木舟，穿一大樹之幹，中爲凹溝之狀，而乘之以行。——按今臺灣東海岸之奇萊平原者，爲南勢蕃所棲息之地，蕃人以二隻之獨木舟，爲其一族中極大之紀念物，於距海不遠之曠原，葺茅而深藏之。若朽腐則更造新舟，以代其舊。蕃衆每年大集會一次，以二舟試水，若干人乘坐其中，駛出近海之處，復駛回，事畢，會飲盡歡，而二舟復藏於原處。據南勢蕃所傳，其祖先係距臺灣之南方及東方二處同乘舟而來此島者，故每年行此禮節，以追念其祖宗也。）而檢前印度馬頭島之動植物，知古代澳洲實與大陸相接近，其後於中間之陸地沉沒，遂隔斷大陸，而自成爲島，而此中間沈沒之地，今於印度洋所稱爲崙母利亞（Leheria）者。據海概爾氏所攷證，以爲太古人類初生之地，此人類始生在亞細亞南方之說也。於是二說之外，而崩督祿弗幾氏，則謂人類始生，蓋在亞細亞之北方，使其言而有徵也，則或者我人種發生之地，自太古卽在亞細亞之北方，而就近以漸入中國者也。

且也，論人類之始生者，果爲一源說 (monogenesis) 乎？抑爲多源說 (polygenesis) 乎？夫謂天地開闢，而忽有一人類之夫婦，突然降生於其間，由是繁殖其子孫，而遂爲人類之始祖，此奇特怪誕之言，殆不足取。而取其言之平易而近理者，則所謂由動物進化，不知經若干年之改變，而後漸成爲人類。夫從前說，固毋寧從其爲後說者。雖然，卽謂人類之所以爲人類者，由動物之進化而成，而一源多源之說，亦自橫一困難之問題於其間，而未易遽定。夫以今日人類之殊異，學者立說，不能立一定之區別。如蒯伊、埃爾分爲三種，康德分爲四種，普羅門巴分爲五種，白富坡及賴舍普度又牛默里伊分爲六種，彭德分爲七種，卡西分爲八種，巴禮分爲十五種，台斯烏朗分爲十六種，博克分爲六十三種；又有分爲二十二種，六十種者；而渥持氏尙以諸說爲不滿足，謂精查人類，非分至數百之數不可。蓋研究愈細，則區別屬類，又不得不加一層之精密，此凡爲學術皆然。拔賽烏阿氏之探檢非洲，謂吾人初見黑人，幾若狀貌無不同；然身入其地，得見幾部之黑人，其差異點甚多，而後知其種派之殊，有不得不別其族類而能研究者。是豈獨黑人爲然，於無論何等之人種中，無一不當作如是觀。而此林



林總總，殊態別狀之人類中，學者探索其原因，而立術語以剖明之，遂有一源論派，多源論派。分持一源論者，謂人類之生理，皆屬同一之組織，機官之運用及性行之發動，亦無一不呈同一之致；至其顏色骨格之若有不同者，以分別既久，各因其外界感遇之不同，從而改變其狀態，以至如是者也。故赫胥黎氏謂：氣候地味食物三者，皆有分人類為數種之功能云云。夫以在絕海孤島，不與他處通往來之禽獸，數傳之後，漸次改變其體格，此夙為動物學者所研究而信之理。又若劣等動物之無血蟲者，暴風連日，不能使用其羽翼，終至羽翼漸萎縮，而變羽蟲為匍蟲，此又世人之所得而目見也。又動物學者，解剖哺乳獸，能依其骨骼而斷其野生及家畜，蓋野獸之骨緻而鞏，家畜之骨粗而脆，各因其居處營養之異。又若多食草者之為長顛，多食肉者之為橫顛，而人類之所以殊異者，理亦猶是。如美洲火國之人，日日坐獨木舟中，以漁撈為生活，其結果遂至手腕發達，而脚部矮縮。又人種顏色之所以差異者，各因其地之氣候，而為免地方病之故。蓋具與地方適應之膚色者，其感受氣候上固有之病害少，而子孫遂得以繁殖；反之，而皮膚與氣候不相合者，多致滅亡。如非洲或者西印度海岸之熱病，及黃熱

病流行，能斃新來之人，而黑人或自黑色人者，初無所害。白人如英人，以麻疹為輕微之病，然流行於弗以島者，直斃數千人。又若虎列刺者，為近時地球上最可恐之疫，而於印度人無劇害。故夫氣候之宜於白人者，則白色人生存；氣候之宜於黑人者，則黑色人生存。黃人棕色人亦然。若轉移其地，能繁榮而不滅亡者，則必改變其顏色，而與其土地之氣候相應。故若在美洲翁達利之英人者，其子孫之毛髮變黑；而法人之在加富耶者亦然。又近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斯泰氏，謂移住美國之白人，其皮膚及其他諸點，有次第化同土人之勢。氏又查百餘年前移住彭雪甫尼亞之德國殖民，於移住後之四代或五代之子孫，其毛髮眼及皮膚之色，均已類似土人，遂斷定人種顏色，謂悉由氣候及其周圍影響之故。又若居恩特斯高山之人民，以空氣稀薄，其呼吸不得不急且繁，而其住人之胸肺遂非常發達，而全與居住山下之人異，蓋不如是，則不能適其生存也。又若從鄉間來之人，移住城市，數世之後，其格架必漸減，其例略如是。一源論者，據是以解釋人類之始出一源，而後乃分為萬殊者也。而多源論者，反之，以人種之永續不變（*permanence des races*）立論，而謂今日幾多各別之人種，即

由當日幾多各別之原祖而成。如可爾曼氏，謂從人類學上論之，不論何國，皆從多種之元素成立。數千年至今日，歐洲之人種，其存立決非一種；而此多種之成立，又決不由後年之分化派而生。蓋人種者，自洪水期以後，而初無變更者也。福庫多氏曰：人種之出於多源，而為不變永續之事，蓋甚明白。吾人於歷史時代，溯湖上居住（註：村屋時代）及石器時代，又穴居時代，其所發掘之遺物，皆可得證明之。且觀埃及於西紀前一千七百年頃，多獨美士第四世，及西紀前一千三百年頃，朗捨士第三世所畫凱旋行列圖，精寫黑奴之形狀，與今日直無分毫之變異。又不懂黑人也，若弩比阿巴巴爾人，及埃及人，古代所圖之形，亦與今日同，是又可取以為證者也。又自和味拉克（Humboldt）氏之論出，而多源論者，又得異常有力之強援。其立論即發見非洲之類人猿者，恰如黑奴及部頁門之人民，而屬長頭種；東洋之類人猿者，恰如安達曼島及馬來半島之人民，而屬廣頭種；又非洲之稱欽綳幾及戈利賴之類人猿者，與舊石器時代之猿類似，蓋為非洲所古有之猿。而以非洲類人猿之為長頭，與非洲之人類為近屬；東洋類人猿之為廣頭，與東洋之人為近屬，則人類直無改變，而亦少移易之事。謂

全地球幾多之人種，卽由幾多之原祖所發生者，皆可以是例推之。又若學者謂：歐洲德法與瑞士諸處，從古墓中發掘石器時代之頭骨，短顏長顛，與現今之歐人無異，腦蓋骨之發育，亦不讓今人。學者遂有謂歐洲種族，非從中亞洲來，而從古已住歐洲之東北方者。此多源論派，所據以立論，而其解釋人類殊異之故，與一源論派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。夫二說分立，未能遽定一統之正，則姑從多源論之說爲衡。而謂中國人種與他人種殊異，卽從古爲特別之種族。而學者又有亞細亞北方爲人類始生之處之說，則斷爲中國之種族，自古住於亞洲之北方，不過稍移其地位，而南入中國，而實無大遷移之事，此欲據以立說者也。

甲說之言如是，夫人種學之一源論多源論兩派分峙，今暫勿辨。而但據甲說之主體，以事實核之：其一，甲所據者，以亞細亞北方爲人類始生之處是也。夫人類始生之果爲何處，今學者固未能確斷，而亞細亞北方之說，則固有不能無疑者。蓋攷地球經歷之時序，約距今八萬年以前，當屬冰原之時代；而人類之始生，約距今二十四萬年，已得認其蹤跡。而此二十四萬年中，其前經之十六萬年，皆在冰原之時期中。當其時，北極之冰疆，其範圍廣大，不若今日

所占地步之狹。而就其冰田之界線攷之。若歐洲之斯干的那維半島勿論。如英格蘭達迷斯河以北。全爲冰田所沈沒。德國萊因河口之巴枝山與愛枝山。蓋爲當日冰田之南界。在北美加拿大。全土勿論。而至賀懷伊阿州爲界。在亞洲。堪察加半島勿論。其冰田直掩至貝加爾湖。(註：貝加爾湖。中國古稱北海。卽所傳蘇武北海牧羊處也。今湖畔傳有蘇武牧羊遺跡云。)一帶。其不適於當時人類之初生地可知。且今學者細攷歐洲古代人類之蹤迹。大都謂自北歐冰雪融解之後。動物與人類。始自大冰田之南界。漸徙而北。蓋自大冰田銷滅。而針葉樹灌木樹。(註：空氣稀薄寒冷之處。溫帶所有之植物不能發生。故生針葉樹灌木樹。地文學上謂之針葉樹帶灌木樹帶。)等之植物漸次發生。動物爲食植物而往。人類又爲食動物而往。(註：荒古人類最重食物。餘事皆在其次。遷移各處多爲尋食物而往。)而遷徙之迹以成。以此例推。則太古亞洲人種之蹤迹。亦必。以由南向北爲近理。約距今九十年以前。於西伯利亞發見當日冰田中埋沒之象。其種類與今日之象迥異。生長毛而有巨牙。當發見之日。全不腐爛。若僅經屠解數日之牲。剖解其胃中所存儲之食物。多唐檜之綠葉。知此巨獸。當日於食

雜草之外，兼食樹葉，而以今日象所需之食量推算，當日此等巨獸，成羣棲息於西伯利亞，其植物之已極繁茂可知。而此植物之能繁茂，當在冰狀已漸次銷融，故動物尋迹而至，而偶被埋於冰田之中，而當日人類之蹤迹，或與此等動物可同時而至，而初非原生於其地者，近事理也。其二，甲所據者，以非洲之類人猿，自古即生息於非洲，而與非洲今日之人類有類似之處，則人類住居，古今當同屬一處是也。然是說則亦有可議者，今學者攷非洲之類人猿，如歐洲所發見當中新世時代一種猿類無異，遂有學者論其故，謂當由歐洲冰原時代，不堪氣候之激變，徙而至非洲以謀生活者。是則非洲之類人猿，固亦非屬原始產於非洲者也。故就甲說判之，其論據殆難確定，而遂未敢奉為有力之說也。

(乙)乙之說曰：英人赫胥黎之分世界人種也，以亞美利加之舊土人為蒙古人種，而曰：即非蒙古人種，要亦與蒙古人種其支派為最近者也。又有人類學者，謂美洲之印甸人，有蒙古人種之特徵，眼小而眦尾向上，其眼帶有黃色，頭髮密而鬚髭疏。(註：鬚髭鬚三者，猿類中雌雄皆有，又濃密過於人類。人類之始，男女之口頰間，當皆有毛。斯賓塞爾及格倫曾舉阿

思託賴利安之女子例示，又赫路默罕爾舉新南威耳士之女子例示。在歐洲南部，斯沛印女子有髭鬚之迹。達爾文氏解釋今日人類男有髭鬚三種，而女子無之之理，謂不外雌雄淘汰，雄性祖先當日以此爲威儀，而示飾於女人，此性質只遺傳於雄性子孫之中，雌性祖先當日已明身體上以潔淨爲美觀，故欲除去其身上之毛，此性質只遺傳於雌性子孫之中。故淘汰日久，而成爲男子有髭鬚，女子無之。又世界人種中，有多毛者，有少毛者，如蝦夷人毛濃蔽體，屬多毛族，殆可謂古之毛民。若中國人馬來人北美土人皆少毛，而在美洲以南之種族，髭鬚又多。今攷各種族中，其多毛者，大都具有美髯之觀念，以多毛爲貴，而少毛者，多以少毛爲貴，故有以剃去爲習慣之種族，如中國人亦至老年而始留鬚是也。惟其少不相似者，蒙古人鼻多低小而仰，而印甸人鼻大而準頭內屈，如鷺嘴狀。又其皮膚亦屬淡褐色，或暗褐色，若呼之爲赤色種族，寧呼爲黃色爲真。當日哥倫布之發見美洲也，見其土人多屬赤色，由是世界遂傳爲銅色人，而不知土人之中，實以赤色爲塗抹故，當日蓋未嘗發見。今試以土人之身，用皂鹼洗滌數回，毫不認有赤色，而寧顯有黃色之狀。又烏盧維氏，調查呼和幾甫與節海甫

種族之人，精檢其皮膚一般之色，初不如世人之所信爲銅色，而實帶黃褐色；瞳睛亦帶褐色，眼小而眦尾向上，毛髮直而稠，其色漆黑，眉闊，鬚少，額圓，頭驢皆短，惟稍異者，其鼻高耳。又自伯西爾之廚介丘（註：廚介丘爲研究人類學之一要件，於丁抹國及其附屬島之東海岸離海面十呎之處，往往見有堤如小丘，其高三呎乃至十呎，至長大者長至一千呎，廣二百尺。此小丘以無數之介殼堆積而成者。蓋上古人類，居住海邊，漁撈牡蠣及其他貝類以爲食物，棄其殘餘之殼，積久至成小丘。此小丘中，多混有豬、狐、狼、獾、海豚、鯊、鰩、獸、熊、麋、鹿、鵠、雁、鴨及魚類之骨。蓋古人食貝類外，兼食此等動物，而棄其殘渣，混於一處。又於丘中發見粗製之石器、土器、骨角器等，而古人所謂棄置無用之物，今日卽成爲至寶無上之珍。蓋得此遺物，而考查古人當日生活之狀態，及文明之程度，遂得確鑿之據。丁抹著名研究人類學者士推斯度爾浦，名此爲廚介丘。此等廚介丘，非僅一處，於他國亦續續發見。如俄國窩瓦河之支流名阿卡河者，其兩岸砂阜之深底，無數之介殼及石器，又掘出哺乳獸等骨片。又法國沙母河口堆積介殼，其中有馬、牛、羊之骨，又有石器及燻黑土器之碎片。又南北亞美利加之東海岸，及日



本國之海岸上，多有右類之介殼丘發見。日本人類學中稱爲貝塚，東京發刊之人類學會雜誌，關貝塚之記事者頗多。中國於東海岸若滿洲以及山東等處，古代必多食貝之民，傳稱齊爲魚鹽蜃蛤之鄉，其古代住民必食貝類可知。如厨介丘等，於海面近處，亦必有之；但不明人類學者，雖得見而不識耳。蓋攷古之事，必須有學術爲根底，而後百物照眼方能辨別。若古人取火之燧石，又若各種之化石等，在不識之人視之，甚以爲無奇，一經學術上之說明，乃知其可貴。中國爲地球有名之古國，地層中所埋藏之遺物不知凡幾，他日學術昌明，其發掘必有可觀者。特據今日言之，則中國在全地球中可謂最不知攷古之國，其不知攷古者，由其學術不興故也。及從北美墳塚中發見之骸骨，皆屬短體。又印甸及伯西爾之人種中，多有學者謂其類似中國人。又住格林蘭之易斯幾摩人（註：亦作額思氣摩）其顏面多額骨突起，而頂門尖，其頭髓之構造，多謂似亞細亞東部之蒙古人種，而尤類似中國人，眼細，眉短，而毗尾向上，眉目及兩眼間之距離廣，毛髮瞳睛共漆黑，少髭鬚，皮膚黃褐色，及暗褐色，頗臃膩，惟與蒙古人有一異者，爲長體。雖然，此頭髓之變化，或者從數千年食料之生活而來。蓋易斯幾

摩，本爲食生肉之名，以其人食生肉故，故以是名其一種之人。蓋易斯幾摩人者，以住地之氣候凜烈，不能不多食，往往當空腹漁獵而歸之時，一人之食量噉八斤以至十斤之生肉乃飽。（註：亞洲極北之堪察加人種，有所謂石料理者，當食肉時，以熱石納於動物之腹而取熟。）以時時運動其咬嚼筋，而其結果，咬嚼筋與顙顛骨異常發達，而遂成爲今日之長人種，是亦變換人種骨相上一理有之事。然則以諸說徵之，亞美利加之舊人種，實與亞洲之蒙古人爲同一種族；而太古時代，或由美洲以遷入亞洲，遂入而爲中國之民族者，未可知也。

夫以亞美分疆，陸地斷隔，浩浩東太平洋，天之所以分兩洲也。謂上古之人，舟航之制尙未發達，決不能越此天塹而飛來者，此其說殆非也。夫亞美兩洲，雖有渺茫重溟之限；然其於極北一方，地勢披離，彼此兩岬之端，其間僅隔一短距離之海峽，而有彼此可得望見之處。昔數學大家加烏斯者，曾作書以詢於千八百二十八年駕帆船航世界一週之詩人耶米沙氏，謂從亞細亞某地點得望見亞美利加者，其說信乎？耶米沙氏返書，謂信有之，卽白令海峽極東岬之一地點是也。况以上古之人，其眼力之銳敏，決非今人所能及。蓋在蠻野時代，以生活

之困難，及周圍防禦之必要，而因其五官之作用，多以經練而有特別作用之能，此等特別之能，往往以世進文明而漸減退，蓋以無須此特別之用，其能力亦遂從而萎縮故也。故以五官特別之作用言，文明之人，不如野蠻之人，今人不如古人，而人類又不如動物。如昔時曾有一北極探險船，攜一名之易斯幾摩人同往。至極地之際，他人惟見四圍皚皚之雪峯冰山而已；而易斯幾摩人者，能言於某峯之上，有黑點，且言其有若干之數，又皆有移動之狀，似為一種之動物。他人初不之信，及取遠鏡以視某峯之上，果見有一羣之馴鹿，其頭數亦與易斯幾摩人所言者無殊。又昔時李國不勤斯勞府一裁衣師，能以肉眼見木星之月。又安的斯種族中，屬阿賴烏喀之一族，於歐人未發見疥癬之病源以前，能知針端除去其寄生蟲。又若美洲一土人中，視荒原橫臥之雜草，知其或為白人，或為土人，若者男子，若者女子，何時何地經過其上，且其攜帶者為何物；又一種土人中，見野草葉之俯狀，能知其為何時何物所踏；又見走畜通過之足跡，能知其曾荷物與否。然則於白令海峽，古人必早望見其對岸之尚有陸地，而以古人謀食之艱，逐地爭物日益不遑，又豈有懼其艱險者？若謂其地以亞寒嚴酷，則又不足以

難古人。試觀戴路雷爾之旅行記，謂其身曾臥寢床，被裘衾，尙不勝其戰慄之狀；而台爾門人，無寢床，無被衾，露其半胸，橫臥安眠，若毫不覺有寒氣者然。觀於此，而太古時代之人，蓋可想見。且以北方冰海間之住民，往往逐漁地而遷移，亦如游牧種族之無常住之所。如環居美洲北方之易斯幾摩人者，每因漁地之便，漂泊至數百里以外，卽於其所至之海岸，築冰舍，成村落，故易斯幾摩人散布之地域甚廣。又如北美之印甸人者，以追踪禽獸，分散各處，遂成爲許多之支族。而若伊羅克生族者，素稱爲非漂泊之種族，然尙數數變更其住地，或因謀食，或因敵，常有一家於距千六百乃至二千啓羅密特移住之事。又若烏維尼白可族者，人見其往來不測，稱爲若彗星出沒之種族。蓋自人類發生於太古時代，卽已布滿於全地球，而曾無冰天熱地山海沙磧之分，其故蓋各因求食以保其生活，故遂無遠之弗屆也。然則以美洲人種，當太古時代，已渡白令海峽而來，此又近事理之言者也。

乙之言蓋如是。夫以美洲土人，爲與蒙古種相類似者，此學者所公言。雖然，其所言多以爲由亞洲而移入於美洲者。如烏盧維，以易斯幾摩爲蒙古之支族，而由亞洲移居美洲，迄莫

延於東格林蘭；又如調查克幾由之言語學者，其書中所稱謂亞美利加人種原從亞細亞地方，渡白令海峽移來，其餘論美洲人種者，亦多謂從亞洲移來，而與乙由美移亞之說適相反。夫美洲古，其種族實非一派而成。今日土人之中，蓋多短體，而其古代，有近蒙古人之短體，亦有非近蒙古人之長體。如從北美所發見古人種之遺骨，多短體；而從南美所發見之古人種之遺骨，多長體。又如安的斯人及巴他峨尼人，舊祕魯人，其所發見之遺骨概長體；而從伯西爾人智利人哥倫比及伯西爾海岸貝塚中，所發見之遺骨多短體。此種族錯雜之故，謂由一種族所變化，毋寧謂由幾多之種族，自外遷來之故。蓋據地球今日之形勢，非盡可以例太古之時。當日美洲之北方，學者均謂其與英倫三島及歐洲之大陸，有陸地連接之時。而歐洲古代，其人種亦長體短體兼而有之，長體者最古，而短體則與新石器時代共發見。如恩格斯及比內安特泰爾發見者皆長體，而從比利牛斯山之陀爾洞蒙洞所發見者，已漸近短體。其長體短體兩種並居，與美洲同。而學者調查美洲一處，有認其為歐洲種者，然則歐美古代，或非隔海，而以陸地相連，有人種遷徙之事。又美洲土人中，有多認其為馬來種者，而印度前

端之海洋，古代曾與澳洲相連；澳洲以東一帶零星斷續之小島，古代與南美洲有無接連，今  
 尙未能確攷，而或有人種從南洋各島，以徙入南美，是亦一存疑之事也。至白令海峽兩端素  
 爲同一人種所居住，則當日已爲亞美之通路可知。然則今日之美洲，雖懸居大洋，自爲一洲；  
 而當日由亞洲渡白令海峽者爲一道，或者又從歐洲連接北美之陸地爲一道，從南洋各島  
 以入南美洲又爲一道，而各有人種遷移而至，故支派遂若是其錯雜也。且也，原始人類，必發  
 生於熱帶之地爲多。而亞非洲熱帶圈限之地廣，美洲熱帶圈限之地窄，是又適於舊大陸若  
 非亞洲，爲發生人類之所；而不適於美洲爲發生之地，而謂其餘人種，皆由美洲以分往者也。  
 又若由美移亞爲渡白令海峽而來，以地理之順勢而言，必依東海，而採取魚貝爲生。當由今  
 之堪察加，而蔓延於千島薩哈連島及滿洲之東海岸；由是而進，一爲日本之祖，一爲朝鮮之  
 祖，一爲中國之祖。然日本最古之住民，有顯羅克爾種，有蝦夷種，此等種族，或與亞洲極北之  
 種族，有相關繫；而日本本種，又與此數種族殊異，雖有唱亞美利加之土人與日本爲同種者。  
 又有謂阿拉斯喀之易斯幾摩人似日本人者，然必謂由美移來，則尙少確據，而未敢論定。而

以中國之古事攷之，謂其人種由西北而入，以趨於東北者，蓋有形迹之可尋；而謂由東北而入，以趨於西北，於事實蓋多不合。且也，於古昔時代，亞洲北方東海邊之種族，卽在古史所稱爲肅慎者。而自五帝時代，歷周漢至晉，稱肅慎或稱挹婁，南北朝隋唐五代之間，稱勿吉靺鞨，宋遼金元之間，稱女直或稱女真，今之所謂通古斯族，而滿人蓋屬於此種族者也。古之肅慎，蓋卽食屨之轉音，當日此等民族，實取海濱之魚蛤爲生，而與廚介丘時代之生活同。又試卽其所用之器具證之，蓋用石器。（註：漢書稱挹婁國用石鏃；然至唐時，唐書仍言其用石鏃。唐書云：黑水靺鞨居肅慎地，亦曰挹婁，元魏時曰勿吉，在京師東北六千里，東瀕海，西屬突厥，南京麗，北室韋，離爲數十部，會各自治，其著者曰粟末部，居最南，抵太白山，亦曰徒太山，與高麗接，人勁健，善步戰，常能患他部，俗編髮（今辮子），綴野豕牙，插雉尾爲冠飾，自別於諸部，性忍悍，善射獵，無憂戚，貴壯賤老，居無室廬，負山水坎地，梁木其上，覆以土，如丘冢然，夏出，隨水草，冬入處，以溺盥面，於夷狄最濁穢，死者埋之，無棺槨，殺所乘馬以祭，其會曰大莫拂，曠，世相承爲長，無書契，其矢石鏃長二寸，蓋稽祭遺法云。）於中國已進金屬之時代，而肅慎尙

屬石器之時代，其文化之高下懸殊，則當日社會之鮮與交通，而民族之不相接觸可知也。然則即謂美洲之土人，與亞洲之蒙古人爲同族，而寧取由亞移美學者多數之言，而未能遽從由美入亞，如乙之說也。

(丙)丙之說曰：中國人種其原始非生於中國，而其從入之道，今猶可據古史而歷歷發見其踪迹者，則循黃河之源，入中國西北之一隅，以先繁殖於北中國者是也。然則我種人之祖國，果何在乎？夫我種人所相傳最古之祖爲盤古，今人有云：「吾漢族之初興於帕米爾高原，西人稱爲巴克民族，巴克即中國所稱之盤古。」（註：上數語見上海警鐘日報一百十六號論中國對外思想之變遷題文。警鐘日報，其撰著人極一時之選，多學理深博之作。是論全篇論議皆佳。茲但舉其關種族一二語，有鄙見所欲辨正者論之，亦有取於彼此切磋之意云爾。至其文爲何人所作，以不署名，固不得而知也。又於思祖國篇題文，亦主巴枯即盤古一音之轉，而云舊作華夏篇申其義華夏篇尙未見，故不具引。）按是說也，分而言之，無可相難，合而讀之，不免有誤者也。如云：吾漢族之初興於帕米爾高原。夫今西人有謂人類之初生，在



中亞洲高原，而帕米爾爲高原之最，故卽以爲萬國初祖之高天原，我人種之棲於中亞洲時，未知屬何地？然則卽指爲帕米爾高原，雖未能遽信爲是，亦無從概斷其非。又云：西人稱爲巴克民族，巴克卽中國所稱之盤古。按巴克譯音，或作巴枯，亦作巴古，以中國之盤古當之，蓋甚相近。此二說也，所謂分而言之，無可相難者也；然合數語而上下文連讀，則謬誤卽生於其間。何則？帕米爾地名，巴克亦地名，蓋以地名爲人種之名者；而帕米爾之與巴克，其地遠不相及。帕米爾爲著名之地，無待論列。今裏海之西南隅有地名巴克者，俄羅斯由黑海至裏海之鐵道，以此爲裏海之到着點，又爲裏海航路汽船停泊之港。於近今數十年來，日見繁盛。有人口二十萬。其地多產煤油。（註：中國舊作石油，石腦油，俗名洋油，今日本作石油）人多以此爲業。於巴克附近之海上，卽所謂投一炬於水中，發焰不絕，呈燦爛火花之觀者，蓋從裏海海底滲出之煤油，散布水面，隨波浪之動度，而續續發生燃力故也。於古代屬迦勒底東北方之地，準之巴克民族之地望，甚合。蓋巴克自巴克，而帕米爾自帕米爾，今混而爲一，一若西人稱巴克民族卽指帕米爾而言者，是卽所謂合而觀之，不免有誤者也。（註：或曰：首句自爲

一事，截住下二句又自爲一事，另起。按此於首句之下，必尙有文字，乃能自完其義，於文法無如此者。數語爲上下文一貫無疑。夫盤古事既邈茫，世史類編述異記，皆云生於大荒，莫知其始。今所傳盤古墳者，殆不免後人之附會，而不能不付之闕疑之列。而天皇氏則古書已言其所自出，春秋命歷序：天地初立，鴻濛滋萌，歲起甲寅，有天皇氏，出崑崙之東南無外之山。崑崙之下，古代實號柱州，故遂有謂天皇氏起於柱州崑崙之下者。蓋中國古說，有大九州，大九州之中有柱州，而中國則名爲赤縣神州。柱州神州皆大九州之一，而神州之中，又自有九州，此小九州也。以崑崙之下爲柱州者，古以崑崙爲立天地之極，故有天柱地柱之稱。（註：神異經：崑崙有銅柱焉，其高入天，所謂天柱也。吳越春秋：崑崙之山，乃地之柱。）柱州之義，蓋亦猶是。而神州則在東南，鄭君注尙書，引禹所受地說書云：崑崙東南，地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淮南子：東南神州曰農土，又云：自崑崙東，衆民之野，五穀之所宜，龍門河濟相貫，東至於碣石，黃帝后土之所司者，萬二千里。云神州者，美其地味豐沃，猶云仙境天國也爾。赤縣，以黃河經流，淤泥填覆，其土皆黃赤色，故云。蓋河出崑崙色白，經滹色土質之地層，滲入水中，渾流而下，其

或色黃，或赤，曰赤縣，曰黃河，蓋皆形容之義取而用之。又古史言：共工氏頭觸不周之山，淮南子：西北方曰不周之山，又共工之力，觸不周之山，使地東南傾。王逸高誘皆云：不周山在崑崙西北。是則當共工氏之世，雖已入神州，尙有間涉崑崙之跡。又拾遺記云：庖犧所都之國，在華胥，今人以崑崙爲花，花卽華，然則華胥亦當在崑崙歟？又山海經云：鼓與欽鴉，殺葆江於崑崙之陽，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。欽鴉或作堪坏。莊子云：堪坏襲崑崙。又山海經云：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，在崑崙虛東。又云：崑崙高萬仞，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。是皆記吾人民在崑崙時之事，羿當爲上古時人，而夏時之羿，乃襲用其名者。（註：淮南子以殺鑿齒爲堯時之事，今難確攷）故曰：崑崙之丘，實惟帝之下都，帝者非指天帝，蓋謂吾古代之諸帝耳。近日本有賀長雄，著社會進化論，亦云：漢土之社會，從崑崙移來之人民，與土著之諸族，爭存立而相結合云。是則我種人之祖國，推其原始，當在崑崙之下，略有可證者也。

至下崑崙之後，蓋沿黃河而進。春秋命歷序謂：地皇氏興於熊耳龍門之山。熊耳龍門皆在黃河之濱。又曰：皇出谷口，分九河。分九河，亦當日居於黃河之證。而據古史，則有巢氏已治

鄒瑯石樓山南，其地在今之山東益都縣，則是我種人至是已循黃河而至其出海尾閭之鄉。故山東多古代之事迹，所謂自古封泰山，禪梁甫者，萬有餘家。仲尼觀之不能盡識。管子亦曰：古封泰山七十二家，夷吾所識十有二焉，首有無懷氏云云。蓋黃河渾渾，首崑崙，尾泰山，泰山蓋我種人東來之記念山焉，故封禪之，以誌不忘。泰山山甚不高，我種人重之，蓋以此。（註：今外人游歷中國，見華山列五嶽之一，而山甚不高，以爲中國所謂五嶽者，例不過誇大之詞。余昔年游泰山，亦同此感，以爲今人爲古人所欺者，大抵皆泰山之類也。泰山固不可謂世界之高山，卽在中國，高於泰山之山亦甚多。）是時沿河而下，東向見海，海河交會，饒多魚蛤。故淮南子（註：修務訓）云：古者民食羸蚌之肉。韓非子（註：五蠹篇）稱：上古民食蚌蛤，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；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說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（註：按古代火化，與今廚竈烹飪之制必不同。上古人類多用燒石之一法，今堪察川土人尙有用燒熱之石，熟肉而食者。古史攷神農時，民食穀，釋米燒石之上而加食之。據此，則在神農之世，尙用燒石，而燧人氏之世，更可知矣。）又管子（註：揆度篇）言：共工之王，水

處十之七，陸處十之三。其時民居在黃河之濱可知，所謂沿水蓋猶後世言黃河之潰伏矣。至太皞氏之世，民口益多，食物漸促，山林之鳥獸與水濱之魚蛤，不求而自落於掌中者，殆不可得，網罟之制於是乎出。其時網罟半以之佃，半以之漁，漁之所在，必以黃河爲多，是皆我種人沿河而居之確證也。

自古人類之知有農作也，實後於捕獵游牧之期。夫以耕種耘穫，其事繁而且苦，決不如蹂躪山谷，追逐水草，又簡而逸，合於上古人類動作之所便也；且自播種以至成熟，必亘歷三時之久長，而後得食，又不如搏擊毛血，羣字蹄足，可以供朝夕之需，又合於上古人類智識之所及也。若澳大利亞之土人，雖有今日，尙有不知農作者，語以稼穡之道，其事既不能耐，而其時又不能待，寧饑則出而求食，而撲殺樹上一種之木狗，名俄波孫者，啜其血以飽一時之腹，不得則忍饑終日以爲常。此可見古人之知農事，實爲人類上一大進化；而我種人當日得開農事之氣運者，實由土地肥沃，得誘起農作之思想而然。而其事萌芽，則必在進入中國數世之後；若當祖宗之初來，必尙爲游牧之民。夫農作之民，習於靜，故尙保守，憚遠出；游牧之民，習

於動，故輕遷徙，敢冒險。（註：至進工商之民，又好動而尚進取。我中國數千年，政教制度，人心風俗，皆原本於農。詳見余著農宗國一書。）論者或疑我種人足跡代狹：太古時代，高掌遠蹠；而一入後世，反馴伏於中國一方罽之內，而一無進取之思者：以爲我民族上一奇異之現象。而不知其未入中國之前，我種人素帶游牧之風；既入中國之後，我種人久含農業之性。此則爲中國之地理所使然，我種人蓋食其福，而亦未嘗不蒙其害者也。夫謂吾上古之民，必爲游牧者，此亦非無可證也。自來關於天文之智識，其發源皆在人民游牧之時。蓋牧者之職，不問晝夜，常督牧羣，以起臥於曠野之間；而仰觀天象之運行變動，積久記憶，遂得一宇宙上經驗之理，而天文學卽由此而開。觀於古代迦勒底諸國，溯其天文學之嚆矢，無非由游牧時代爲之；而我中國自天皇氏已定干支，以天皇氏爲起於柱州崑崙之下，則當時實爲柱州游牧之民俗也。且古史不云乎？茹毛飲血，實爲游牧之先，捕獵之俗。由捕獵而游牧，由游牧而耕稼，此人類進化一定之階級，而捕獵游牧，往往多相兼并之事。且夫我種人之爲捕獵游牧也，非獨未入中國之先然也，卽既入中國之後，亦不知經幾時代，而尚沿此固有之風。觀

史稱：太皞氏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。於天地之外，獨有鳥獸之觀念，而以鳥獸與地宜連言，與後世以稼穡分地味之高下者迥異。又曰：始制嫁娶，以儷皮爲禮；又曰：結網罟以教佃漁。而太皞宓犧氏之稱，實以當日犧牲足於庖廚，而民說之，故曰宓犧，亦曰庖犧，此實一游牧王之稱號也。至神農氏始言稼穡，當日稼穡之種，不知何自而得？度亦幾經古人觀察，研究之力，於遍嘗百草之後，擇其甘和而可爲常食者，而使民播殖之。故淮南子云：神農之播穀也，因苗以爲教。而古史簡略，不能詳載種子之所自來，遂以爲天降嘉種，又以爲天雨粟，舉不知之事而一歸之於天，此固中國之古習也。而中國之得五穀者，必歸於神農，亦如日本之言得五穀者，始於天照大神。（註：日本書記神代上卷天照大神始得五穀而喜曰：是物者，顯見蒼生可食而活之也。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，以稻爲水田種子，卽以其稻種始殖於天狹田及長田，其秋垂穎八握，莫莫然甚快也。）又當時農器，蓋甚單簡，易稱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一農業草創時代之象，但粗製以代手足之勞而已。而觀於神農以前，先有宓犧，是卽我種人先爲捕獵游牧之民，而後爲農作之民之證也。夫農作之事，便於黃河流

域，淤泥沈澱，土壤肥沃。蓋中國之有黃河，實與古代迦勒底之有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，埃及之有尼羅河同。而游牧之事，實宜於中亞洲。當我種人初在柱州崑崙之上，既以畜牧為業，則必馳逐而求水草之所宜，而今日方下崑崙之丘，明日或沿黃河之濱，而由柱州以至神州，當日蓋不斷其交通，又不知幾經往復去留，而後乃始為中國土著之民。夫以中國之氣候和煦，山川淑麗，物產饒多，水漁山獵，食物既多，至於農業大定，根底始固，已無事再馳域外，復理古代畜牧之業。故史稱神農已上，有大九州；至黃帝以來，德不及遠，惟於神州之內，分為九州。此非真黃帝之德不及遠也，當神農之後，民既習農，居處安固，制度創作，他務未遑，故黃帝堯舜，務充足內部之實力，不得以後世之不勤遠略例之。而云神農以上，有大九州。則我種人未入農俗之先，尚事游牧，而與西方往來無隔絕之迹；其隔絕者，自神農以後，民入農業而不事游牧始。然則我種人由捕獵游牧，而漸進於農業，而捕獵游牧之時，中外通；農業之時，中外塞，不已昭然可觀也耶？

我種人之入中國也，首占居者，又實在黃河之南。觀於古帝所都，皆在河流以南，若太皞



都陳。（註：竹書紀年云都宛丘）神農初亦都陳，後都曲阜。而渡河而北，以布展我人種之勢力者，當首推黃帝，黃帝蓋都於涿鹿之阿（在今河北清苑縣）。夫中國地形，其外半環大海，而其中劈分江河爲兩戒，文化武事，常從此方面而生。其發展之順序，先河而江，而海。自古至漢，則黃河之發達史也；自漢以後，則長江之發達史也；至今與歐洲通，則海上之發達史也。夫溟渤汪洋，與天無際，我種人常望之而以爲地盡，自非蒸氣船之制發明，固鮮有能用海者。而以長江之安流，古人尙以爲天塹，而與天所以限南北之歎，然則當太古之初，對此洶湧險惡，流駛竹箭之黃河，必有臨涯興歎，而誓戒於不可飛越者。觀於暴虎之與馮河，同爲一時之險語，則古人涉河之非易事可知。而河以南之地，土脈平夷，氣候和淑，又較勝於河以北，故古代踪跡，率偏於河以南之一方（今陝西河南山東地），而居中國之中央部，即所謂中原是也。然至黃帝之時，一破此界限，而遂收河北之地，以歸版圖，我人種之疆界，至是爲之一廓。試探其理由，則以當日發明用舟之制故。古史稱：共鼓貨狄作舟，蓋皆黃帝之臣。貨狄見秋葉爲風所吹，浮於水上，有蜘蛛落而乘於一葉之上，遂悟造舟之理。貨狄或作化狐，或以爲卽伯益，

或又有以伯益屬堯時之臣爲疑者；然古人之同名而異人者甚多，如共工重黎羲和，皆屢見於史書，又何足以難黃帝之時與堯之時之同有伯益乎？或又以爲黃帝之臣有后益者，卽伯益，而貨狄別爲一人；又有以爲作舟之制，始於黃帝之臣虞姁者。要之，此可不具論，而舟之造作，則實自黃帝始。故易亦以剡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而以屬于黃帝氏有作之後。黃帝旣建都河北，拓地北方，遂有北逐葷粥之事。我人種之部居，治跨河而繁衍於其兩岸，至今蓋不能不仰黃帝赫赫之功。而若儒家（註：按中國分兩大教派：一爲道家，一爲儒家。道家與儒家，其所稱之人不同，道家稱黃帝，儒家稱堯舜。）所盛稱之堯，學者或隨聲贊揚而不能舉其絕特之事功。今觀堯之都居，已遠跡而至北方之太原。夫詩稱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，則長太原去堯後千數百年，尙介居華夷間，而爲防禦北狄衝要之點；而堯已進而轄治其地，不能不謂古人之雄圖，而可數爲陶唐氏之一大事者。而我種人之沿黃河而進，先居其陽，後居其陰，不可據是而定當時之歷史耶？

或問蚩尤爲三苗君黃帝戰，蚩尤於涿鹿然則當日苗族不已蔓，延至河北乎？曰：是

不然。據史言：蚩尤好兵喜亂，作刀戟大弩，以暴虐天下，並諸侯無度，炎帝榆罔不能制之，令居少顛。蚩尤益肆其惡，出泮水，登九淖，以伐炎帝。榆罔於空桑，炎帝避居涿鹿。軒轅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云云。夫炎帝之都，本在魯之曲阜，而空桑之地亦當在魯。（註：太平寰宇記，干寶云：徵在生孔子於空桑之地，今名孔竇，在魯南山之穴。高誘注淮南子云：空桑在魯。張衡思元賦注云：少皞金天氏居窮桑，在魯北。惟一統志云：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。或有兩空桑地，未可知。炎帝所在之空桑，當從魯地爲是。）帝榆罔迫於蚩尤之兵，乃北踰河而走涿鹿，爲據險自固之計。猶宋末世之避於厓山，明末世之避於緬甸等耳。蚩尤縱兵追躡，遂亦踰河而至其地。黃帝徵師諸侯，進攻蚩尤，遂以涿鹿爲戰場。自黃帝旣勝蚩尤，定鼎於此，而河北斯開闢焉。然其所以無黃河之阻，而帝都所在，交通往來，不苦其險難者，則以舟制發明，而渡河之便利，與古時不同故也。與夫榆罔之避難，蚩尤之窮兵冒犯險遠，而偶至其地，其事正自有別。當日盤據北方之族，蓋爲葷粥，故黃帝於其後逐之，而苗族蓋在江淮之間，不得以蚩尤用兵涿鹿，而爲苗族進

入北方之證。是則固可據史，而斷其理者也。

或曰：若是，何以解黃帝與炎帝戰阪泉之說乎？是疑炎帝亦在河北也。曰：此事古史所載，蓋多疑竇。夫攷古人用兵之地理，往往可以定古人之事實，故於何地用兵，則必於此地有古人事跡相關之故。今攷黃帝之戰炎帝，戰蚩尤，最可異者，其戰祇場出一地。括地志云：阪泉，今名黃帝泉，在媯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，出五里，至涿鹿，東北與涿水合。又有涿鹿故城，在媯州東南五十里，本黃帝所都也。晉太康地理志云：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，上有黃帝祠。又皇甫謐曰：阪泉，在上谷。張晏曰：涿鹿，在上谷。地理志：上谷有涿鹿縣。據此，阪泉之與涿鹿，距離甚近，同屬一區域之內。夫黃帝之戰炎帝，戰蚩尤，於史蓋有兩事，然則以何因由，而炎帝之與蚩尤，乃出於同一之地域，而與黃帝開戰爭之事乎？此其不可解者也。史記五帝本紀云：軒轅之時，神農氏世衰，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農氏弗能征。神農氏即炎帝，然則炎帝之末世，衰弱特甚。夫以不能征諸侯之炎帝，以黃帝之強而與之戰，何以云教熊羆貔獬豸虎？（註：此事未得確解，或係陣名，隊名，如後世龍虎

鳥蛇、白馬隊等之名耳。三戰然後得其志，一若與甚強之敵兵相對壘，持久而後僅能獲勝者然。此又其不可解者也。神農卽炎帝，與黃帝蚩尤同時代者，卽炎帝榆罔。史記五帝本紀文，前云：世衰弗能征諸侯，而後忽云：欲侵陵諸侯，其詞意蓋甚刺謬。且炎帝爲當日之天子，則討伐諸侯，自屬當然，出征收回中央集權之事，何得謂欲侵陵云云。一若越分行私也者。此在史遷行文，本多意理膠韜，而措詞無分解之能。（註：史遷文多犯此病，使左丘明執筆，便無之。左丘明時，古於司馬遷，而文之詳明，反過於司馬遷。以是知左丘明之文，勝司馬遷遠矣。試繙五帝本紀，開卷讀數十行，卽患其意理錯亂，有待索解。其餘史記全體，亦多類是，直可評爲文理不通，文法不通處甚多。惟我國學界，素種奴隸根性，前賢盛名之下，例皆附和贊同，斷不敢自出手眼，而評隲其是非，稍有敢論列者，不問其所言若何，已爲舉世之所不容，此數千年所以無進步也。史遷爲人，其思想獨往之處，昔人所評爲孤懷者，自高出於後世，史家萬萬不能不加推重，然其立論之處，可嘗議者極多，其見解實不及其父談，以不在本文之限，故不及一一論述之。）然其所據，蓋多

古書，古書中必兼有此兩說，史遷不能裁度而並存之，遂有此歧出之紕謬。此又其不可解者也。黃帝之與蚩尤，無合兵之事，即同一炎帝，決無兩亡之理。謂炎帝爲蚩尤之所逐而亡歟，則非黃帝之所滅可知；謂炎帝爲黃帝之所戰而亡歟，則非蚩尤之所逐又可知。然而古史曰：黃帝戰炎帝；又曰：蚩尤逐炎帝。此又其不可解者也。以炎帝榆罔爲蚩尤所逐之說爲假定歟，則炎帝當日，方自保之不暇，何能與黃帝戰耶？即黃帝亦何爲而與孱弱不能自存之炎帝戰耶？又何爲而待三戰也耶？此又其不可解者也。以黃帝與炎帝戰之說爲假定歟，又何爲同地而有蚩尤之兵耶？彼蚩尤果何爲而來耶？爲助炎帝而抗黃帝歟，蚩尤暴虐不用帝命，古未聞有蚩尤助黃帝之說也。爲助黃帝而伐炎帝歟，蚩尤爲黃帝之敵，而非黃帝之臣，古又未聞有蚩尤助黃帝之說也。（註：管子：黃帝得六相，而天地治神明，至蚩尤明乎天道，故使爲定時，此當別自一人，與苗族之蚩尤不同。）祇此數十里山川之內，既遇炎帝之師，何又忽逢蚩尤之軍耶？此又其不可解者也。雖然，於此種種不可解之中，而得一說以解之。則凡古書舛錯之記載，殆無一不可解。是何也？曰：炎

帝之末世，爲蚩尤所滅，而蚩尤實襲用炎帝之號。所謂黃帝與炎帝戰，卽與蚩尤戰，三戰皆黃帝與蚩尤戰之事。蚩尤逐炎帝榆罔於阪泉涿鹿之間，黃帝進攻蚩尤，故開戰卽在其地。逸書史記解曰：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，號炎帝，亦曰阪泉氏，應劭亦云：蚩尤古天子。然則蚩尤當日已滅炎帝，登天子位。（註：今錢唐夏氏亦主蚩尤曾爲天子之說。）而襲用炎帝之稱號矣。所謂三戰，今據事迹之可攷者：初阪泉，次涿鹿。涿鹿之戰亦未能勝蚩尤，故黃帝本行記曰：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，帝戰未克。至最後勝蚩尤者，爲中冀之戰。古史述當時之戰事。山海經：大荒東北隅，有山名曰凶犁土邱，應龍處南極，殺蚩尤與夸父。（註：爲蚩尤作兵者。）又云：黃帝令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，遂殺蚩尤。汲冢周書：黃帝執蚩尤，殺之於中冀。皇甫謐曰：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九黎（註：或作凶黎）而之谷。或曰：黃帝斬蚩尤於中冀，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。是戰也，應龍實爲元帥，蚩尤以是滅。故曰：三戰然後得其志。當日炎帝榆罔避蚩尤之兵，棄其故都曲阜，而走空桑，又走涿鹿。蚩尤之兵屢勝，遂滅炎帝，於阪泉卽天子位，稱真而號炎帝焉，故亦曰阪泉氏。蚩尤

當日師在阪泉，黃帝進攻，戰鬪開始。故初戰於阪泉，雖未能即勝蚩尤，而蚩尤之兵遇此強敵，傷損必多，遂不能久據阪泉，陣地移動，乃進而戰涿鹿。戰中冀，三戰卒擒殺蚩尤，故歸藏啓筮云：蚩尤出自羊水，登九淖，以伐空桑，黃帝殺之於青邱。伐空桑，爲蚩尤攻炎帝榆岡之事。據此，則蚩尤攻炎帝榆岡，黃帝乃進攻蚩尤，其間自無黃帝更與炎帝榆岡相戰爭者。青邱，山海經作土邱，當爲故名。九黎，凶黎皆戰勝蚩尤後之名，蚩尤九黎之君，故以殺蚩尤之谷爲九黎之谷，以蚩尤爲凶人，故亦曰凶黎。中冀之野，青邱之山，九黎之谷，黃帝戮蚩尤處，而登高眺望，訪古戰場，所謂阪泉涿鹿中冀三戰之故址，雖無荒碑斷碣之留遺，其情事猶歷歷如繪，而以其地皆相距不遠，知當日黃帝用兵，祇出於伐蚩尤之一事，尤可於此而得讀史之識者也。蚩尤既稱炎帝，故古史或稱其號，則曰炎帝，或稱其名，則曰蚩尤。後人不知，以爲炎帝自炎帝，蚩尤自蚩尤，遂至羣書互證，彼此違異，一篇所載，先後齟差。（註：如史記）試以此觀之，庶可以得其所會通矣。

我國古書所記，最荒幻奇誕而不可究詰者，莫如言西王母，然未可一概抹煞，以爲子虛。



附會，而與我人種西來之關鍵，尤有可印證者。今攷古來言西王母之說，有若指爲神者，有若指爲人者，有若指爲國與地者。博物記：萬民皆付西王母；惟王，聖人，仙人，道人之命，上屬九天君。山海經：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；又云：有三青鳥，爲西王母取食。淮南子：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。是皆若指爲神之詞也。山海經：西王母豹尾，虎齒，而善嘯，蓬髮；又云：西王母梯几（註：梯謂憑也）戴勝杖。（註：勝婦人首飾。荆楚歲時記：人日剪採爲花，勝以相遺，或鏤金箔爲人勝。杜甫人日詩有：勝裏金花巧耐寒之句。按此又以王母字面，解爲女體。故淵明詩云：王母怡妙顏，粲然啓玉齒。）穆天子傳：天子觴西王母，西王母爲天子謠，爲天子吟，有白雲在天，徂彼西土之詩。是皆若指爲人之詞也。瑞應圖：黃帝時，西王母來獻，珮雜書靈准聽。舜時，西王母獻益地圖。世本，尙書大傳大戴記，皆言舜時西王母獻玉。荀子，禹學於西王國。淮南子：西王母在流沙之瀕，爾雅：四荒有西王母。是皆若指爲國與地之詞也。而各書之中，亦或有若指爲神，若指爲人，若指爲國與地，雜然並列，而不可分別者。然則欲論西王母者，當何道之從乎？曰：古書中言西王母者，多連言玉，故欲攷西王母之所在，不能不兼攷產玉之所。今略舉古書

中言西王母之連言玉事者。瑞應圖：黃帝時，西王母獻白環。尚書大傳：西王母來獻白玉瑀。世  
 本：舜時，西王母獻白環及珮。竹書紀年：舜九年，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珮。大戴記：舜以天德嗣  
 堯，西王母獻其白瑀。晉志：舜時，西王母獻朝華之瑀，以玉爲之。漢章帝時，零陵文學奚景，於冷  
 道舜祠下，得白玉瑀一枝，咸以爲舜時西王母所獻云。意是時，王母以玉瑀獻舜，舜或賜象鼻  
 亭去冷道不遠，故於舜祠下得此。穆天子傳言：西王母宴瑤池。山海經云：西王母居玉山。而杜  
 甫詩亦有：王母晝降靈旗翻，芝草琅玕日應長之歌。是皆言西王母之爲玉相連屬者。而出玉  
 最著之地，莫如崑崙及其附近之地。爾雅：淮南子：皆言西北之美者，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。管  
 子經重甲篇：崑崙之虛不朝，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？淮南子：崑崙，珠樹玉樹璇樹在其西，琅玕  
 在其東，碧樹瑤樹在其北，旁有九井，玉橫維其西北之隅，又有玉樹在赤水之上，崑崙華邱在  
 其東南方，爰有遺玉。山海經稱：崑崙以玉爲檻，而下亦連言：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琅玕樹。又言：  
 崇吾之山，南望瑤之澤，又云：鍾山之東曰瑤崖，瑤澤瑤崖瑤谿皆在鍾山。張衡思元賦云：過鍾  
 山而中休，瞰瑤谿之赤岸。高誘淮南子云：鍾山，崑崙也，禹貢：雍州，厥貢惟球琳琅玕。禹貢：雍州，

包含西域，故下卽兼言崑崙。史記大宛傳：于闐，其山多玉石。于闐卽崑崙所在之地，漢說多以崑崙爲在于闐。楚詞：登崑崙而食玉英。大人賦：咀噍芝英兮嚼瓊華。張揖云：瓊華，生崑崙西流沙中。今西域見聞錄云：葉爾羌，回疆一大城也。其地有河，產玉石子，大者如盤如斗，小者如拳如栗，有重三四百斤者，各色不同，如雪之白，翠之青，蠟之黃，丹之赤，墨之黑者，皆上品；一種羊脂朱斑，一種碧如波斯菜，而金片透溼者尤難得。河底大小石，錯落平鋪，玉子雜生其間。採之之法，遠岸官一員守之，近河岸營官一員守之，派熟練回子，或三十人一行，或二十人一行，截河並肩，赤脚踏石而步。遇有玉子，回子卽脚踏知之，鞠躬拾起，岸上兵擊鑼一棒，官卽過硃一點，回子出水，按點牽其石子。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，有山曰米爾臺搭班，徧山皆玉，五色不同，然石夾玉，玉夾石，欲求純玉無瑕。大至千萬斤者，則在絕高峻峯之上，人不能到。土產釐牛，慣於登陟，回子攜具乘牛，攀援鎚鑿，任其自落而收取焉。俗謂之礮子石，又曰山石。每歲春秋，葉爾羌貢玉七八千斤，至萬斤不等。和闐所屬城六：曰和拉，曰玉璫哈什，曰噶拉噶什，曰齊喇，曰噶爾雅，曰他賀卜伊，稱之曰和闐，總名也，皆出玉子，多於葉爾羌云。葉爾羌爲崑崙附近之地。

米爾臺搭班山或即密爾岱山當山海經之崧(註：音密)山。姚元之云：和闐之西南曰密爾岱者，其山縣亘，不知其終，其山產玉，鑿之不盡，是曰玉山，恒雪，回民挾大釘巨繩以上，鑿得玉，繫以巨繩，繩下，其玉色青。今密爾岱，即崑崙也。此玉青色，即璆琳也。云云。山海經：崧山，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。其原沸沸湯湯，黃帝是食，是饗，是生元玉。黃帝乃取崧山之玉榮，而投之鍾山之陽，瑾瑜之玉為良，堅栗精密，濁(註：謂潤厚)澤而有光，五色發作。穆天子傳注及文選李善注，引此直作密山。合之其為密爾岱山，即米爾臺搭班山歟？未可知也。何其言山多產玉，古今之書，皆相同也！其曰崧山者，殆以其多玉而名之。穆天子傳：羣玉之山，先王之所謂策府。穆王於是攻其玉石，取玉石版三乘，玉器服物，載玉萬隻以歸。雙玉為穀，半穀為隻。曰玉山，曰羣玉之山，其取義皆同。而姚元之以密爾岱山即密山者，謂為崑崙。蓋崑崙為一方羣山之總名，其系屬之山，皆可謂之崑崙。然則言西王母必聯言玉，而言玉必聯言崑崙，則西王母之與玉與崑崙，三者實不能相離。而按其地望，徵之後世史冊所記之國，有甚與西王母近者。漢書：西夜國，王號子合，王治呼隗谷，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，戶三百五十，口四千，勝兵千人，東與皮山

(註：當即禹貢之織皮)西南與烏秬，北與莎車，西與蒲犁接。蒲犁及依附無雷國，皆西夜類也。西夜與胡異，其種類羌氏行國，隨畜逐水草往來，而子合土地出玉石。後漢書分西夜子合爲兩國，云西夜國，一名漂沙。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，今各自有王子子合國，居呼隗谷，去疏勒千里，領戶三百五十口，四千勝兵千人。魏書又以爲一國，而作悉居半。云悉居半國，故西夜國也，一名子合，其王號子合王，治呼隗，在于闐西。唐書朱俱槃，一名朱俱槃，漢子合國也，地直于闐西，葱嶺北，西距羯盤陀，北九百里屬疏勒。宋雲紀行：朱駒波國，人民山居，五果甚豐，風俗言音，與于闐相似，夫西夜子合也，悉居半也，朱俱波也，朱俱槃也，朱駒波也，與西王母皆一音之轉耳。子合治呼隗谷，卽爲其地山間谿谷，而當屬今之庫克雅爾。羯盤陀亦作漢盤陀，卽無雷，在葱嶺山中，爲入帕米爾之要道。宋雲當日，蓋由朱駒波入漢盤陀者，漢盤阿國正在山頂，由是峯巒重疊，益進益高，縣度頭痛之山在焉。古者以是爲日月所入，故云孤竹北戶。下西王母，謂之四荒。盛自西王母以西，有葱嶺帕米爾之高山，故以西王母爲極西之境矣。由帕米爾，葱嶺東出，高峯連延，卽爲崑崙山。其間曠野多沙漠，而近山多沃野，國其間者，多依山

麓；而宋雲紀事，亦以朱駒波爲山居之民，穴居山居，古今異言，要之皆山國耳。而其山則爲崑崙山之系體，故古書亦言西王母在崑崙山。河圖玉版：西王母居於崑崙之丘。竹書紀年：周穆王西征崑崙丘，見西王母。列子：周穆王別日升崑崙之邱，以觀黃帝之行宮，而封之以貽後世，進賓於西王母。以此見西王母之距崑崙蓋不遠。山海經：西王母在崑崙虛北；又云：崑崙之丘，穴處名西王母；又云：玉山，西王母所居。而裴松之注三國志，亦曰：赤水西有白玉山，白玉山西有西王母。白玉山或卽山海經之玉山，而屬崑崙山系之一山，皆可謂之崑崙。又山海經云：崑崙八隅之巖，非仁羿莫能上；而淮南子亦言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。又禹本紀（註：當是古書，今不傳。史記大宛列傳引之。王應麟曰：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；王逸注離騷，引禹大傳，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。）言崑崙上有瑤池。而穆天子傳亦言：觴西王母於瑤池，是皆西王母常在崑崙之證。而按西夜子合，亦當崑崙，其地在于闐西，疏勒莎車之南，于闐今和闐，疏勒今喀什噶爾，莎車今葉爾羌，則是西王母之地，當在今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之間。惟古代西王母疆域之所至，難以確定，或者參錯兼有，今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之地，亦未可知。要

之，崑崙產玉之所，此爲最著；而古代言西王母，必兼言玉，則玉必爲西王母國特產之物，而西王母所在之處，不能不以此斷定。惟指爲人名國名地名，不如指爲民種之名；若大夏月氏康居安息，實皆係民族之名。蓋古時民族，多聚處於一地，經久發達，漸成部落，遂冠以種族之名而稱之。西王母亦當同是例者。如是，則於古人之或指西王母爲人爲國爲地，其說皆無不可通矣。或曰：言西王母，必以玉與崑崙爲據，其立說固當；而山海經言西王母所在，曰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濱，赤水之後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，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，其外有炎火之山，投物輒然，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；而史記亦言弱水西王母；淮南子亦言西王母，在流沙之淵；是則弱水流沙炎山，亦皆與西王母有關涉者，更當以何說處之？曰：產玉之名所，與夫崑崙之所在，其地不能移易，故可因是以求西王母之處。若弱水流沙炎山，其可指之地甚寬。弱水決非限爲一處之水之專名，其散見於各書者甚多。尙書禹貢言弱水，其弱水蓋在中國之西方。而後漢書扶餘國傳：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，南與高句驪，東與挹婁，西與鮮卑接，北有弱水。又晉書肅慎傳：肅慎一名挹婁，在不咸山北，東濱大海，西接冠漫國，北極弱水。又讀史方輿紀

要：弱水在漠北。晉義熙十四年，魏主嗣命護高車中郎將薛繁，帥高車丁令，北略弱水而還。又  
 魏主叡神鼎三年，追擊柔然，至菟園水，又循弱水西行，至涿邪山而還。魏書蠕蠕傳：孝莊之詔，  
 陰山息警，弱水無塵。北史奚傳：登國三年，道武自出討，至弱水南，大破之。唐書奚傳：以阿會爲  
 弱水州。史記大宛傳，與漢書烏弋山離國傳，皆言：條支有弱水西王母。魏略：前世又謬以爲弱  
 水在條支西，今弱水在大秦西。後漢書：大秦國西有弱水，近西王母處。景教流行中國碑：大秦  
 國東接長風弱水。今學者以扶餘肅慎之弱水，爲卽黑龍江，漠北之弱水，爲卽弱洛水。而條支  
 大秦之弱水，今無確論，或實因弱水西王母之言而附會之；而所謂弱水西王母者，實當指爲  
 崑崙之弱水，故其地仍當以崑崙爲斷。惟其流傳之言，蓋多怪說。輿地圖云：崑崙弱水，非乘龍  
 不至，有三足神鳥，爲王母取食。玄中記云：天上之弱者，有崑崙之弱水，鴻毛不能載。以今學理  
 攷之，必無此水性者；惟既有崑崙之弱水，果當以何水當之乎？曰：是殆所謂泐澤者是已。山海  
 經云：泐澤，河水所潛也，其原渾渾泡泡。說文：泐澤在崑崙下，讀與歛同。地理志謂之蒲昌海。括  
 地志云：蒲昌海一名泐澤，一名鹽澤，一名輔日海，亦名牢關，亦名臨海。史記亦作鹽澤，又作鹽



水。大宛傳云：于闐之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，鹽澤潛行地下。又云：宛國相與謀曰：漢去我遠，而鹽水中數敗，正義以鹽水爲卽鹽澤。又條支下，正義云：弱水有二源，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，阿耨達山，卽崑崙山也。而山海經亦有泚水，杠水，敦薨之水等，注於水澤之說，今其水未能確攷。按今之水道，則若喀什噶爾河，（註：卽葱嶺水）和闐河等數水，皆會於塔里木河，而注於塔里木盆地，博斯騰泊及羅布泊。羅布泊卽渤澤，周圍皆繞沙磧，水流至此停泊緩漫，其力甚弱，弱水之義，或由此出。其西爲達固拉馬干沙漠，其東卽希爾哈沙漠，瀚海由此而起。漢志有白龍堆沙，有蒲昌海。史記大宛傳正義，裴矩西域記云：鹽澤並沙磧之地，水草難行，四面危險，道路不可准記，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識。以其地道路惡，人畜卽不約行。曾有人於磧內，時聞人喚聲，不見形，亦有歌哭聲，數失人，瞬息之間，不知所在。此卽弱水流沙之說也。炎山卽今之噴火山，於崑崙附近天山等處，多噴火山，所謂博山香爐者，卽爲噴火山形。陳敬香謂漢武有博山爐，西王母所遺者，是尤可爲西王母與炎山之一確證。而其地皆近崑崙，故古書之言西王母，多連及之歟。至今學者，言西王母，尙有數說，茲略舉之。其一以爲橫亘漢武威張

按酒泉敦煌四郡，迄其南小積石山，卽南山山脉，古時皆屬崑崙，而卽當爲西王母疆域之所。在據漢書地理志：金城臨羌縣西北至塞外，有西王母石室；僊海鹽池，北出湟，至允吾入河；西有須抵池，有弱水崑崙祠。又崔鴻十六國春秋：酒泉太守馬笈上言：酒泉南山，卽崑崙之體也；周穆王見西王母，樂而忘歸，卽在此山。山上有石室王母堂，璣珠瑤飾，煥若神宮云云。（註：日本久米邦武氏主此說。依田雄疏氏世界讀史地圖，亦置西王母於小積石山青海之間。）又有以條支有弱水西王母。而後漢書云：桓帝時，大秦國王安敦遣使，自日南徼外來獻，或曰：其國西有弱水流沙，近西王母處。遂以爲西王母原居之地，爲大戎所併，西王母東西四散，移住條支。大秦卽羅馬，而條支爲如德亞之名，今亞細亞土耳其之地。按是說也，所謂漢之武威卽涼州，張掖卽甘州，酒泉卽肅州，敦煌卽沙州，皆在玉門關以內。其南山脉，與祈連山連接，南有小積石山，元和志名唐述山。胡渭云：河北有層山，山甚靈秀，有石室，曰積書巖，時見神人往還，俗不悟其仙，乃謂之鬼，彼羌目鬼曰唐述。夫以南山山脉，至小積石山，與崑崙山同屬一幹，蜿蜒而來，稱爲崑崙，自無不可；惟產玉名地，當屬于閩之崑崙，而以與西王母相聯屬而不可。

離者，惟玉之一事，則以小積石之崑崙，指爲西王母之地，毋寧以于闐之崑崙指爲西王母之地爲較合。且所謂金城酒泉有西王母之石室，安知非後世好事者，附會西王母之故事，而爲之乎？豈真西王母之古蹟，留至後世，乃能確鑿可攷如是乎？至以西王母移居，乃至今之亞細亞土耳其地，又徒爲大秦西有西王母之一語，牽連以成其事；且果以大秦爲羅馬，則亞細亞土耳其之地，亦在其國之東而不在西，是固未可爲確證也。其一近人有著思祖國篇云：「西王母邦者，卽西人所謂亞西利亞國也。當周穆王時，國最富強，爲西方統一之國。穆王賓於西王母，蓋卽至亞西利亞都城尼微耳。」按是說也，所謂亞西利亞國者，亦作亞述，與迦勒底、巴比崙前後代興。而亞述之興，約當西紀前千三百頃，已在中國殷之中世；然西王母之名，已見於中國黃帝與舜之時。且當亞述之時代，其時西方史事記載已詳，若果有中華天子，駕八駿而親至其邦。而據中國史所載，又有西王母來朝之事，則當日亞述國史，必有特筆而記述其事者，固非若中亞洲一帶之山國，於古事茫無記錄者比；而以今日學者，多研究西亞古史，何以獨未發見其事，而僅見之中國之傳記乎？且於地名，其音亦遠，而云穆王所至，卽尼微。

固有不免失之擅斷者。其一以爲西王母，蓋卽蘇都沙那，或作率都沙那，又作蘇對沙那。（註：括地志率都沙那國，亦名蘇對沙那國）又劫布咀那，又蘇都識匿。（註：見唐書）又窣堵利瑟那。（註：見西域記）諸名，其音皆近西王母。夫史記不云乎？條支臨西海，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。又淮南子以西王母在流沙之瀨；又山海經以西王母爲穴居。據是，則西王母國必臨西海，又其間有沙磧，環以險惡之川，而居近高山可知。今攷蘇對沙那，居波悉山之陰，臨葉河，其西北亘大沙漠，直至阿拉爾海、西海，今諸家之說，皆以爲卽阿拉爾海，其間砂磧，卽今所謂噶爾孔之大沙漠。阿拉爾海其東南方，皆沙漠地，近海多沙島。西城記云：窣堵利瑟那西北，入大沙磧，絕無水草，途路瀰漫，疆境難測。蓋玄奘當日曾由窣堵利瑟那至颯秣建國，故記其途中之所見如是。又云：窣堵利瑟那，臨葉河，葉河出葱嶺北原，西北而流，浩汗渾濁，汨忽漂急。葉河蓋卽藥殺水。其下流入阿拉爾海。阿拉爾海，大風起時，波濤險怪，航行者甚危險。按此，在古人形容其險惡，則云不可舟楫，而指爲弱水者是也。波悉山爲阿拉伊山，中之高山，蘇都沙那，國於其陰，故古代有穴居之說云。按是說也，蓋取與西王母音近之國，而以西海爲據。至

所謂高山弱水，皆可移指；又所謂流沙，則西域本多沙漠，不能以一處爲斷；然所謂西海者，今亦尙無一定之論，雖有多人以爲漢西海卽阿拉爾海，而亦有以爲指黑海者。且古書言西王母，多主崑崙，又非可當以波悉山，而於玉事，亦無所證，其論據有不免失之薄弱者。是三說者，雖並舉其言，要未敢以爲討論之較得其真者也。至禹貢述西城，而以崑崙與織皮析支渠搜稱，織皮與子合相近，而析支渠搜約當漢之大宛康居。雖古今異時，疆域不無出入，要不離乎其地。織皮當卽皮山，在于闐西三百八十里，國王治皮山城，西南至烏托，西北至莎車三百八十里。魏書蒲山國，故皮山國也，居皮城。析支作柘支，亦曰石國，土語柘支爲石，又作者石，作赭時。魏書者舌，故康居國，在破洛那西。唐書石國，漢大宛北鄙，（註：史記大宛傳，其北康居與此合。）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，西南有樂殺水。西域記赭時西臨葉河，東西狹，南北長。此則略可推古代析支之所在，而漢之康居，蓋其地也。渠搜卽鑠汗，又作怖捍，又作拔汗那，又作破洛那，亦作洛那。隋書曉汗，都嶺葱之西，五百餘里，古渠搜國，東去疏勒千里，西北石國。唐時爲寧遠。唐書寧遠本拔汗那，或曰鑠汗，元魏時謂破洛那，在真珠河北。又怖捍，石國之東南，四環皆

山地膏腴多馬羊。而魏書謂洛那，故大宛國也。涼土異物志：古渠搜國，在大宛北界。此則以古代渠搜之國，其疆宇不及大宛之大；故但云在大宛北界，要之當漢大宛之地。而織皮崑崙爲葱嶺以東之國，渠搜析支，爲葱嶺以西之國。真珠河即納林河，亦名質河，下流爲藥殺水，亦名葉河，今西耳江，發源葱嶺，入阿拉爾海。所謂葱嶺以西，水皆西流矣。而禹貢之言西域也，獨不舉西王母，西王母之地，蓋當包於崑崙之中。而以織皮析支渠搜，皆在崑崙東西，其地勢迤邐相屬，而禹貢並納爲雍州之地。此又見我上世祖國，當在崑崙，故與崑崙一衡線所綴屬諸國，乃能連類而舉之也。

今歐洲人種學博物館中，有所謂斤之一物者，其製在斧與鑿之間，而爲古代人類所使用之武器。此武器所散布，遍於北亞細亞，中國，西伯利及歐洲中央北部諸國。其形質狀態莫不同一，爲一處所出之物無疑。歐洲人種學者，謂此器輸入之逕路，由裏海與烏拉嶺之間，非由平和之貿易所得，實當日闖入歐洲之種族，攜此武器，以征服歐洲之舊種族者也。而中國古代，亦同有此物。攷汲冢周書言：神農作斧斤，或者卽爲古代中亞洲所使用之物。而西則伴

阿安利人種，以傳入於歐洲；東則隨我人種，以傳入於中國。夫今日論人種者，多謂：中國人種及歐洲人種，在古代當同居於中亞洲，而其後乃東西遷徙，觀於同有斤之一物，即可爲此說之證。而我人種之與中亞洲有關繫者，當日或卜居崑崙，而由黃河發源之地，循黃河而展布其種族者也。

中亞洲高原，居全地球之高點。當日地球全面，俱爲海水所包涵；而首現陸地者惟此，故論者遂以爲萬國人類始祖發生之所。此其說之當否，姑置別論；而言人種始祖，多必指一高山，以爲從出之地。若巴比崙、猶太、希臘、印度（註：印度剎陀婆多婆羅門書、婆伽婆多富蘭那書、大戰書言之）古史，皆記大洪水後，舟泊高山，由此始生人類之事。而其所指之山不一，猶太人所指者爲亞美尼山，希臘人所指者爲巴奈斯山，印度人所指者爲喜馬拉亞山，而日本言人種者，亦必指高天原之所在。於各國古書，凡言祖居，皆屬高山，直發見有同一之例。良以太古之俗，多事獵捕，故以山林爲居；其後本派之子孫，日益繁昌，而族居之地亦漸開拓，遂由山谷而移居於平陸。此非獨太古之事然也，卽後世亦多帶有此性質者。如亞述始居巴比

崙北方之山間，而其後乃繁盛於美索不達尼亞之原。中國於周代剋業亦言岐山，而以高山爲天作焉。然則我種族當古背獵捕，支派簡單之時，此崙嶠崙崙之山，實同於猶太人之言亞美尼，希臘人之言巴奈斯，印度人之言喜馬拉亞，而亦同於日本人之言高天原焉。此可卽各國古書言人種之例，而援以爲我種人祖居崙崙之適證也。

丙之言如是。其述崙崙之事，猶之印度之言北俱盧州也。印度婆羅門教徒，以爲世界之天國，在喜馬拉亞山之北方，卽所謂北俱盧州。其語之所由來，實兼太古之神話，與其後人之理想而成。原夫印度人種，蓋從喜馬拉亞山之高原而進入者，其祖國蓋在喜馬拉亞山之北。後人不忘其祖，閱世愈久，傳說愈多，益以種種附會之談，此與夫中國之言崙崙頗近之。夫中國人種，其與崙崙，必有關係之故，其言誠然。然所謂與崙崙有關係者，其果起自崙崙之下乎？抑東來而道出於崙崙乎？夫中國之言崙崙，尤以涉黃帝之事爲最多，故仍不能探黃帝之行蹤。如日本有賀長雄之言，蓋謂黃帝起於崙崙之下，率其部族而東徙者，而如拉克伯里之言，則黃帝當道出崙崙之下。夫如古書載黃帝崙崙山採玉，赤水遺珠，而崙崙當太古之時，其玉榮



實浮出於地面，而呈璀璨煥爛之光，故古人過此，斐亶而不勝賞羨，遂以此爲華胥之國；而於古史，遂流傳於崑崙之上，有黃帝巡遊之宮焉。似黃帝非屬崑崙土著之君，且於崑崙之外，實又有黃帝之迹。如山海經所載：於西荒有軒轅之國，軒轅之邱，軒轅之臺；又言黃帝使冷淪自大夏之西，取竹於解谷，大夏卽漢時大月氏所移居之地。漢書言：大月氏西徙大夏，都媯水北爲王庭；媯水卽今阿母河，縛芻河會之。縛芻河隋書稱烏澹水，入阿母河而出阿拉爾海，其源發於葱嶺之北。然則以地勢言之，由大夏越葱嶺卽至崑崙，沿崑崙之北麓，進入中國，卽漢時通西域之南道；由大夏而西南，通波斯，卽至古代迦勒底之地。故若由迦勒底至崑崙，而入中國，則大夏實爲必經之道，而於古史黯黑之裏，已留有一黃帝之足迹於其間，是則其事之可異者焉。且中國古代，於亞洲西南隅諸國，實多有相接觸之迹，而與迦勒底相同之事尤多。如桔槔，莊子（註：天地篇）述其製，所謂鑿木爲機，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，數如洗滌，而其物原始，非昞自中國，爲中國最古時代機器之輸入，而於埃及之古碑中已見之。又山東紫雲山武梁祠石刻之古物，今攷見其爲亞述式，亞述蓋卽在古代迦勒底之地。又桃之一物，希臘稱爲

波斯之果。歐洲當古代時，蓋無桃；印度當梵語種族移住之始，亦尙無桃之名。希臘之有桃，蓋與斯波交通而得之。而中國古代，亦知有桃。（註：山海經：邊春之山有桃。）惟其始有，不知何時然則桃之一物，果爲中國之產物，而移植於波斯歟？抑由波斯移植，同於後世之葡萄，苜蓿，胡麻，胡瓜，胡豆，胡葵，胡蒜，胡桃，安石榴，撒夫藍，耶悉茗，茉莉花等。（註：南方草木狀記：耶悉茗，茉莉花，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，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。酉陽雜俎之野悉蜜，卽耶悉茗，爲素馨科之一種。）皆自外國而輸入於中國歟？而古代波斯，實兼有迦勒底之地。又與迦勒底，巴比崙相同之事，如巴比崙呼精靈之名爲<sup>𐎶𐎠𐎼𐎿</sup>，與中國神祇之祇音合。又中國古音呼鬼爲幾，列子說符篇：楚人鬼而越人禩，其音亦近。又若巴比崙古文之朴，中國爲北。巴比崙古文之金，中國爲金；而金字之音，兩地皆同。又迦勒底稱沙士，卽中國之甲子。（註：桃源張相文發見）此皆略舉之，而其相同之處，已若有不可解者。且於茫漠之古代，今當我國人類攷古之學皆未昌明，實無確實可舉之事；其可舉者，一爲古書，一爲言語，文字，器物，事迹。而若丙所言，但憑古書之一種，而徵諸言語，文字，器物，事迹，則與迦勒底實多有相同之故，縱所謂

言語、文字、器物、事迹之相同，未必卽爲人種同一之一鐵證；然其間必有若干關係之故，固無可疑也。且丙所言，又多主山海經；而拉克伯里以爲山海經與巴比崙一古史相同，今未能一較二者之書，然如拉氏所言，則其間必有相同之事者可知。夫丙之言，其於言進入中國而後之狀，固多可信矣；然於未入中國之前，雖未敢以迦勒底移來之說爲必然，亦終不能屏棄而付之不錄耳。

夫果以崑崙之下，爲吾祖國之所在歟？如是，而卽當有一繼起之問題焉，曰：屬何種族是也。據昔時希臘人所指中亞洲一帶之民種，蓋稱爲斯幾天（Skythen）斯幾天者，蓋從射箭之義而出。斯幾天爲獵射之俗可知。顧其所指之地域，甚爲廣漠；又其所包之種族亦多，殆若今人對於白種阿利安族，而稱黃種爲丟那尼安族相近。中國人種，其與斯幾天爲同種無疑；然此係一大種族之總名，而固未嘗析言之也。而於中國書之可攷者，當漢時，占布於崑崙附近，其最強盛之種族有二：一月氏種，一塞種。史記漢書俱言月氏始居敦煌祁連間，當秦始皇之時，月氏號稱強盛，其後爲匈奴烏孫所破。漢書匈奴傳：冒頓遺漢文帝書云：今以小吏之

敗約故，罰右賢王，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，以天之福，吏卒良，馬力強，以滅夷月氏，盡斬殺降下定之。又史記大宛列傳：冒頓攻破月氏，至老上單于，殺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。（註：按老上單于殺月氏王，當卽漢時，所謂烏孫崑莫自請單于報父怨，破攻大月氏事。以其爲報仇，故恨月氏王特甚，至以其頭爲飲器。觀下文過宛西，擊大夏，其事自明。蓋月氏一爲冒頓所破，僅走塞地，再爲烏孫借匈奴兵所破，始走大夏。史記於此事，文筆飄忽，失之漏略。今取漢書互攷，因定爲當日事迹如此。願與讀史人共詳參之。）漢書張騫傳：張騫言烏孫王崑莫父難兜靡，爲大月氏所攻殺。子昆莫新生，傅父布就（註：字也）翎侯抱亡置草中，爲求食，還見狼乳之，又烏銜肉翔其旁，以爲神，遂持歸匈奴，單于愛養之。及壯，使將兵，數有功。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，西擊塞王，塞王南走遠徙，月氏居其地。崑莫旣健，自請單于報父怨，遂西攻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復西走，從大夏地，崑莫略其衆，因留居。（註：史記傳張騫，不過五十六字而止。張騫此言，雖亦載於大宛列傳，然較漢書爲略。又以殺昆吾父難兜靡爲匈奴事，與漢書異。今從漢書。）由是觀之，月氏當日蓋已近漢，而在今甘肅之地，敗於匈奴，烏孫始棄其根據之敦煌祈連間。

地而走塞地；再棄其根據之塞地而走大夏。然以敗奔之衆，其始能擊走塞王，其後又能略定大夏，再立國家，而分建五翎侯，河山雖殊，而種族猶興，不可不謂月氏人種之特色也。又其時大旃西徙，而其餘民族仍多留遺而繁衍於其地，今猶可稽其痕迹於史冊之間。史記漢書並云：月氏遠去，其餘小衆，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。後漢書：湟中月氏胡，其先大月氏之別也，舊在張掖、酒泉地。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，餘衆分散，西踰葱嶺，其羸弱者入南山阻，依諸菴居止，遂與共婚姻。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，取西河地，開湟中，於是月氏來降，與漢人錯居。而與月氏互競爭者爲烏孫，烏孫種族始亦居於敦煌、祁連間，於中國古史，當爲允姓之戎。左傳襄十四年：昔秦人迫逐吾離於瓜州，昭九年：允姓之姦，居於瓜州。漢書地理志敦煌下：杜林以爲瓜州，師古曰：卽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，居於瓜州者也。其地今猶出大瓜。漢書張騫傳：騫言：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、敦煌間，小國也。大月氏攻殺烏孫崑吾父難兜靡，奪其地。荀濟論佛教表：塞種本允姓之戎，世居敦煌，然月氏迫逐，由是言之，敦煌古爲瓜州，烏孫古爲允姓，烏孫之與允姓，音旣相近，而所居之地亦合，而其種則當爲塞種。烏孫稱其君之名，其末

尾皆有「靡」之一音，或作「彌」。其義殆指爲君。烏孫昆莫，亦書昆彌；又有軍須靡，難兜靡，獵  
 騶靡。（註：昆莫名獵騶靡）泥靡翁歸靡元貴靡鴟靡星靡雌栗靡伊秩靡安犁靡烏犁靡  
 等；而吾離之「離」其音亦近靡彌。烏孫祁連敦煌間之根據地，爲月氏所奪，而其後烏孫還  
 破月氏，報仇而奪其地。卽漢書所載：烏孫昆莫借匈奴兵，攻破月氏，留居其地，而自立者也。（  
 註：按史記以攻殺烏孫王昆莫父爲匈奴事，又以爲二次攻破大月氏皆匈奴事。如是，則月  
 氏烏孫一無交戰；而漢書何現出月氏烏孫間一大波瀾。若從史記則漢書爲捏造，若從漢書  
 則史記爲疏漏。今頗不能從史記。）而其國境，漢時以伊列河以北爲伊列國，屬匈奴；河南盡  
 烏孫地。伊列後曰伊麗，曰亦列，曰益離，今作伊犁，當一音之轉耳。烏孫民族，當爲塞種。史記不  
 言塞種，而漢書言烏孫本塞地也。大月氏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縣度，大月氏居其地；後烏孫  
 昆莫擊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徙西臣大夏，而烏孫昆莫居之。故烏孫民，有塞種，大月氏種。塞種與  
 大月氏種，漢書已明分爲二，其爲異民族可知。今試略攷此二種族所建立於西域諸國。大月  
 氏種於大月氏外，有康國。隋書：康國，康居之後也，遷徙無常，不恆故地，然自漢以來，相承不絕。

其王本姓溫，月氏人也。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，因爲匈奴所破，西踰葱嶺，遂有其國。其國左右諸國，竝以昭武爲姓。唐書：康者，一曰薩末鞬，亦曰颯秣建，元魏所謂悉願萬斤君姓溫，本月氏人。枝庶分王，曰史，曰安，曰曹，曰石，曰米，曰何，曰火尋，曰戊地，世謂九姓，皆氏昭武。又有史國，隋書：史國，舊康居地，其王姓昭武，俗同康國；北康國，南吐火羅，西那色波，東北米國。唐書：史或曰佉沙，曰羯霜那，康居小王蘇蠡城故地。史國爲九姓之一，而安，曹，石，米，何，火尋，戊地皆各有國，其名均見於隋唐書，是皆爲月氏種族所分立之國。又康居之西北有奄蔡，與康居同俗。又後漢時，阿蘭聊屬康居，嚴國屬康居，粟弋國屬康居。魏書：謂粟特國，在葱嶺之西，古之奄蔡。是數國者，或與月氏爲同種族。而昭武城，在漢張掖，今之甘州，蓋月氏種族昔時居住之地也。塞種，於烏孫外，有休循，捐毒國。漢書：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，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又休循國，王治烏飛谷，在葱嶺西，東至捐毒，衍敦谷二百六十里。捐毒國，王治衍敦谷，東至疏勒，南與葱嶺屬，西上葱嶺，則休循也，北與烏孫接，民俗衣服類烏孫，本故塞種也。又有大夏，鬪賓，至南印度，及大宛以西諸國，又于闐人，亦當屬之。漢書言：大月氏西臣大夏，而塞王南君鬪賓，塞種分散，往

住爲數國。據此，則大夏雖爲大月氏所擊散，然其種族，仍南徙建國，而與大月氏種錯立於其間。蔓延及南印度。大夏之地，其後有吐火羅者。玄奘西域記，作覩貨邏，冊府元龜：唐開元七年，吐火羅國上表，獻通天文之人，大慕閣，稱其人智慧幽深，博學洽聞，問無不知，而其國與大月氏種史國，（註：卽大月氏種九姓之一之國）南北接壤。唐書：史國南四百里，吐火羅也。有鐵門山，左右巉峭，石色如鐵，爲關以限二國。今學者以吐火羅爲古代居波斯境上嶺葱山，中一有文化之種族，如是當與原居大夏之塞種爲同種。而自大宛以西，一大同俗，自當推爲塞種。又里台爾氏，從于闐，印度言語上之關係，而攷于闐人爲近於印度之阿利安種，自亦當屬之塞種者。此月氏種與塞種分國之大略也。又試進攷此月氏種與塞種，固當屬何之種族乎？大月氏種，學者立說，紛紛不一。或以爲月氏屬印度阿利安種之峨史（Gutis）種。按此說也，大都以月氏與烏孫同種，而烏孫今多認爲阿利安種，故亦以月氏屬之阿利安種。然月氏與烏孫，觀中國史所載，無同種之證，故烏孫雖可認爲阿利安種，而月氏又當自爲一種。或又以爲月氏與土耳其同種。按土耳其爲古之突厥，突厥爲匈奴之一支。周書突厥傳：突厥蓋匈



奴之別種，而匈奴即古之山戎，獫狁，葷粥。史記匈奴傳：唐虞以上，有山戎，獫狁，葷粥，居於北蠻。匈奴居中國之北方，而月氏居中國之西方。漢時，匈奴破月氏，匈奴種族始延及中國之西。又匈奴俗尙武，而淺於文化；大月氏反是，徙居大夏，樂其土地之肥，卒不復報匈奴之仇，而爲播宣佛教著名之國。（註：於佛教史上，有名之迦膩色迦王者，卽月氏國之君。）雖追溯其上，或與匈奴同出一種，然大種族或同，而漢時之月氏種，固與匈奴種有別。或又以爲月氏與西藏同種。是說也，蓋以古時湟中諸月氏羌，實蔓延於西藏；然中國古書有氐，有羌，氐羌亦自有稍別。惟西藏當屬羌種，而亦有月氏種混入其間者，事無可疑。然則以月氏爲與西藏同種者，固較有據歟。而烏孫種當屬塞種，其容貌有甚異者。漢書西域傳烏孫下：師古云：烏孫於西域諸戎，其形最異。今之胡人，青眼赤鬚，狀類獼猴者，本其種也。又烏孫卽古允姓之戎，允姓之戎其別爲陰戎，又爲陸渾之戎，自周襄王時，子帶召狄，由是始居於陸渾。（註：顏師古謂今伊闕南陸渾山川其地）晉文公攘戎狄，居於西河圖洛之間，號曰赤狄，白狄，赤白之名，蓋以其人種顏色而付之。古時亦概稱爲犬戎，中國古史稱其祖爲白犬，白犬有二牡，牡是爲犬戎云。

云。此雖醜詆之詞，非史實；然其為白色人種，於此可知。又史記云：自大宛以西，至安息國，雖頗異言，然大同俗，相知言；其人皆深眼多鬚鬣，善市賈，爭分銖，俗貴女子，女子所言，而丈夫乃決正，其地皆無絲漆，由是觀之，其人種之標識，既與我種人大異，而其俗貴女子，無絲，釀葡萄酒。（註：史記於大宛安息，皆云有葡萄酒；又云：宛左右以葡萄酒為酒，富人藏酒至萬餘石，久者數十歲不敗，俗嗜酒。）其文字畫革旁行。（註：史記安息畫革旁行，以為書記。）畫革與古代西洋之羊皮書同，旁行今西洋文字皆旁行也，其風俗文化殆無一與我相類，而與阿利安種接近。顏師古以塞種為卽佛之釋種。（註：漢書張騫傳師古曰：卽佛經所謂釋種者，塞，釋音相近，本一姓耳。又漢書西域傳闕賓下：師古曰：卽所謂釋種者也，亦語有輕重耳。）塞種近阿利安種，而佛本出自印度之阿利安種。又今人寶應劉氏以塞種為卽塞米的種，塞米的種蓋亦與阿利安種近者。然則以今人種分類之用語言之，而區別其大種族：月氏種蓋屬東洋之黃種，而塞種則屬西洋之白種也。夫我人種自移居中國後，固畫然自為一種族；然以大種族而言，固為東洋之黃種。且姑以崑崙之下，為吾祖國，當日移入於中國者不過其一支，而同族

之人，必尙多留居於其間。然則崑崙附近諸種族，與我種族上世，或有統屬相連之故。而攷之去古不遠之漢世，其間最強盛之種，爲月氏種與塞種。塞種或與我種殊異，而所謂大月氏種，果與我種人有關係與否，是則定崑崙爲祖國之說之後，而不能不加之攷亂者也。

(丁)丁之說曰：中國古代之開化，有主獨自發生之說者，有主自他傳來之說者。主自他傳來之說，又分而爲三：一以爲源於埃及，一以爲源於迦勒底，巴比崙，亞述，一以爲源於印度。特孟亞與愛米阿與部來墨爾諸氏，主獨自發生之說者也；而託凱內氏反對之，以爲支那之文化，自西方來，而斷爲埃及之殖民地云云；拉克伯里以爲由迦勒底，巴比崙傳來，累以其所攷證，登於雜誌；而西波與岱烏士亦主傳來之說，前者以爲亞述，而後者以爲印度。今日本學者，亦多言中國南方之文化，當受感化於印度，夫謂文化之傳來，與人種之關係，其間固稍自有別；然不無多含人種關係之故於其中。今略摭日本學者主張由印度說之一斑如下。

戶水寬人云：支那之開化，與巴比崙之開化，其相似之點固驚其多。例若十二律，巴比崙有之，支那亦有之；陰陽之說，巴比崙有之，支那亦有之；歷法，巴比崙之與支那又甚相近。然是

等文化，其源實本於阿加遜人。夫於中央亞細亞號為最古開化之人，非阿利安人種，非塞米的人種，而實屬於頭顱短廣，烏拉嶺，阿爾泰山語系之種族。其當為阿加遜與達羅毗荼(Dra-vid)人種乎？今學者多以為印度之文化，起於阿利安人種，實當歸於與印度歐羅巴語系無關係之達羅毘荼人。達羅毘荼人於未入印度之先，已有文化，入印度後，而更見發達。阿利安人之入印度也，受學於達羅毘荼人，此達羅毘荼人與夫阿加遜人，果有關係乎否乎？以其人種相似，而居住之土地亦近，其文化之相繼承，蓋可想像。假令支那之文化，源於巴比崙，必有關係於阿加遜人，而吳，楚，蜀之文化，與達羅毘荼人不無有相通之故。觀老子莊子之說，多與佛教相似，是固考其與達羅毘荼人或有相關係者矣。

幣原坦氏與霓川氏，原中國佛教之傳來，非始於漢明帝。其所證引，一，西方聖人之說。佛祖通紀法運通塞志：周昭王廿六年。（註：法運通塞志作三十六年，又有作九年，二十四年者。）四月八日，江河池井汎濫，宮殿大地震動，五色光氣入貫太微，偏於西方。王問太史曰：若何祥乎？對曰：有大聖人，生於西方，一千年外，聲教及此。王命鑄石，置之南郊天祠前。又穆王五

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，暴風忽起，發屋折木，山川震動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貫。王問太史扈多，對曰：西方大聖人終亡之相。廣弘明集引列子：孔子答商太宰之問曰：西方有聖者焉。（註：見列子仲尼篇）據斯以言，是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。二、文殊目連來周之說。佛祖統紀，法運通塞志引列子：穆王時，西極之國，有化人來，入水火，反山川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。穆王敬之若神，事之若君。臨終南之上，築中天之台，其高千仞。而引天人感通傳之記事以說明之曰：穆王時，文殊目連，西來化王。（中略）因造三會道場於終南山，築中天之台，其高千尺。王之第二子，於沁水北山石窟，造迦葉佛像。王又於鼓山迦葉佛舊寺，重建竹林寺，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居之。三、秦繆公石像之說。廣弘明集法運通塞志：周襄王三年，秦繆公時，扶風獲一石像，公不識，棄馬坊中，獲像神怒，令公病，又夢天帝責誠，以問侍臣。由余往視像，曰：佛神也。公卽取像，澡浴，置淨室，像忽放光，公大異之，召匠造一銅像。四、寶利房等來秦之說。朱士行經錄：秦始皇四年（中略）西域沙門寶利房等十八人，齋佛經來化帝，以其異俗囚之，夜有丈六金神，破戶出之，帝驚，稽首稱謝，以厚禮遣出境。五、始皇焚書之說。歷代三寶紀：始皇三十四年，所

有典籍，悉皆焚燒；惟醫方藥術，不在焚限，降此悉灰。緣是周代聖教靈跡，及阿育王造舍利塔，傳記湮滅，靡所知承。六、劉向佛書之說。三國佛教略史，引劉向列仙傳序：吾搜檢藏書，緬尋太史，撰列仙圖，自黃帝以下至於今，得仙道者七百餘人，檢定虛實，得一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，已見佛經矣。又二氏外，先輩有云：莊子，南越有邑焉，名爲建德之國，（註：見山木篇）建德卽印度，以此爲印度之名，早見於中國古書者。又兒島昌憲及其他諸氏，以爲黃帝從崑崙來，實先帶有印度之思想者，或又以爲黃帝從印度來云云。

有馬佑政云：支那之有孔教，老教，其根柢從人種上先天之差異，又從地理上後天之區別。孔教依漢族而起於北支那；老教依交趾支那族而起於南支那。漢族骨格長大，面貌黃黎，其意思強烈豪健，主實行；其地黃河河系，茫茫平原，氣候乾燥，流水污濁，地味粗惡，生民勞苦。而交趾支那族者，色白肉瘦，身軀短小，音吐清朗，富理想而多感情；其地揚子江河系，峯巒翠碧，風物鮮麗，氣候和煦潤濕，生產饒多，地味肥沃，居民安堵，得縱靜觀覃思。一者以北方思想爲孔教之根柢；一者以南方思想爲老教之根柢云云。

山下寅次云。支那巴蜀諸山，多關神仙之傳說。如謂：玉女山、閬山、緩山、牛頭山，皆神仙游集之所。又杜宇出天墮山，拉克伯里解天墮屬印度。又揚雄蜀王本紀，謂其初王蠶叢，後王尾由，皆於湔山爲仙。齊爾氏旅行四川，探湔山，於其山側，多發見土窟，當爲蜀王或後代求仙之人所居之遺穴；而此等風俗，惟印度婆羅門修鍊神仙之人獨有之。又攷其仙窟所有之年代，在尙不知文字以前，其所鐫刻於岩壁者，不過太陽等之形；又在穴中，有洗浴之小池；此又足證爲婆羅門修業者之確據。由是言之，蓋由印蜀交通，而印度人早有移居於蜀中者，遂至有在山間爲神仙生活之人。而在支那可稱爲神仙思想發源之老子者，生於楚，而楚爲蜀之東鄰，故易與印度思想相接，得無受印度蜀交通之餘澤者歟？

丁之說如是，今試取諸說而略證辨之。夫謂印度之開化，首自達羅毘荼人種，而阿利安人種之文化，由學於達羅毘荼人種而得。幾若塞米的人種，入於底格里士，幼發拉底兩河間，學於迦勒底阿加遜人種，遂聞有巴比崙之文化者然。按印度古代之住民，最先者有從西藏緬甸入之一黃色人種，次則訶拉力種（*Proto-Aryans*），從喜馬拉亞山東北之峽路，入於印度，而

漸蔓延於各處；次則達羅毘荼種，從印度西北峽路，侵入印度之彭士浦。夫異種族間，以生存競爭之故，其競爭之禍必烈，此為古今之同例。當其時，先入之訶拉力種，遂為後入之達羅毘荼種所壓倒，而失勢四散；然達羅毘荼人，雖勝訶拉力人，亦尙無敵視訶拉力人之心，相與並居而送日月。其後以素住中央亞細亞與波斯同祖先一優勢之民族，從印度之西北，印度河之上流，而入印度，即所謂阿利安種族是也。自阿利安種族之入印度，以種族間生存競爭之故，一時印度之舊種族無不受其擊打，經幾多劇烈之戰爭。觀於梵文羅摩衍那（*Romayana*）之敘事詩，甚言當日舊民族之勇猛敢戰，然卒為優勢之阿利安種所勝，一時印度之舊民族，或敗而逃入山林，或被捕而為奴隸。阿利安人與土人以二個之名號，其在山林，尙有反抗之餘力者，曰「歹腥斯」（*Dasyas*），即所謂敵人也；其被捕而降伏者，曰歹赦斯（*Dassas*）即所謂奴隸也。此等名稱，嗣後數千年至今日，土人尙有以為姓者。而又分為三蕃，全從者為上蕃，表從裏不從者為中蕃，內外皆不從者為下蕃；而四種族之階級，亦因之而生。此種族之原語，為伐刺拏蓋色之義，猶中國有色目，脚色等名。阿利安人自尊其為白色，其餘名為黑色，而



醜惡之。此四種族之中，婆羅門與刹帝利與吠舍，皆屬阿利安種；而所謂服賤役之首陀，則舊土人也。蓋印度之階級甚嚴，而其階級由種族而生，其種族實與阿利安與非阿利安種成。達羅毘荼人，顏色黑，毛髮柔，鬚髯多，屬於非阿利安種之中，固阿利安人之所征服而賤視者；而攷其當日之文化，能結團體，立會長，有農桑牧畜，又稍知貿易及建築等事。而攷梵文古書，謂其原始住民，亦頗有宗教之觀念，或依儀式，有欣求來世之想；然達羅毘荼之宗教心實爲蠻劣，其所崇拜者爲蛇，又信生殖之威力，至拜男根；此與夫訶拉力種崇拜森林之靈，其智識實相等。阿利安人宗教之思想，蓋已具於未入印度以前，居住中亞洲時；（註：或謂原居在阿母西耳兩河之間。）至入印度而後，益以地利豐沃，發達其固有之宗教心，而成婆羅門教。其構成宗教之原質，固非得之於達羅毗荼人；當日有所學於達羅毘荼人者，惟行政收稅之組織，曾延用其風俗而已。故阿利安人之於達羅毗荼人也，固非若巴比崙之塞米的人，大有賴於阿加遜人，以造成其文化；不過若中國漢人之於苗人，古時中國之苗人，固不得謂之無文化者，其巫風既延及於漢俗，其五刑之法亦爲漢族所取用；然漢人文化之大體，固自漢人

出，而無所賴於苗人。且謂印度古代之住民，已有文化，則又不僅當舉達羅毘荼人也。與佛教並峙者，耆那教之開祖跋陀摩那，其像顏面圓而短，鼻頗低而身體矮小，可證其屬非阿利安人種，而耆那教實行於訶拉力人種之中，故有謂其開祖當屬訶拉力種者。是固不當以印度古代之開化，專屬之達羅毘荼人也。且佛敎果有關係於達羅毘荼人否乎？夫佛敎實革新印度諸家之說，故九十六種佛敎皆視爲外道。雖以釋迦幼時，飽讀婆羅門之訓典，然其敎實破婆羅門之說。又當其求道之時，曾訪阿羅邏迦闍與鬱陀羅摩子，而研究數論派，然亦不足於數論派之所言，及其成道，迥出於數論派之上。蓋佛敎實爲釋迦獨力悟入之敎，不藉他人何等之影響。彼達羅毘荼人，果何益於佛敎之涓滴乎？且達羅毘荼人，寧可謂與佛敎相異，而爲佛敎之敵。當佛敎已經發達數世紀後，印度人以混入達羅毘荼人之思想，遂至病態百出，而佛敎因之而仆。佛敎之不盛於印度，則達羅毘荼人爲之也；而新婆羅門敎，則達羅毘荼人與有力焉，其與夫佛敎固不相合矣。且謂道敎之與佛敎有相似之點，尤不如道敎之與優波尼沙土，其相似之點尤多，余嘗論中國之道敎，與印度之優波尼沙土，其思想甚同，以非本論之

限不及論；推兩者之間，固無彼此關係之迹，且又無與於達羅毘茶人也。夫達羅毘茶人之與中國人種，果有何接觸之證耶？方達羅毘茶人之爲阿利安種所迫逼也，退於印度極南之海濱，而謀生息於太平洋數島嶼，攷其言語，有可認爲達羅毘茶人種者在。其種族所移遷之道線，及其所占布之區域，與漢人種之一範圍少交錯之迹。若謂於最初未入印度之先，與漢人種或有間接之關係，則固徒逞想像，而無一事實之可據。且若是，則舉達羅毘茶人，毋寧舉古時從西藏、緬甸進入印度之一黃色人種。此人種之言語分二十種，多支那蒙古語之散在；其住於阿薩地方之奈加斯族，所用三及水之語，與廣東市音全同，論者謂此爲祖先同居時代所遺留之言語，惟其關係之故，今尙不可攷。若夫達羅毘茶人，則固不能舉其有若何相同之痕迹也。

又謂：中國南方之文化，啓自印度；而老子之學說，其源或本於佛教。此在西人，亦有爲此言者，如雷米薩氏，多格蘭士氏，拉費多氏，罇噴胥爾氏諸學者，皆唱是說；然雷米薩氏，於後已改變其初說。然則老學之淵源，固當自何出乎？曰：道教者，中國最古之宗教；而老子者，傳中國

最古之學術者也。而此最古之大教主，誰乎？曰黃帝是也。史記稱黃帝順天地之紀，幽明之占，死生之說，存亡之難，此已明示一大教主之宏規，而所謂宇宙觀，人生觀，天人之故，性靈之奧，悉包括於其中，而惜也。黃帝之書，今多不傳，即傳者，亦糅贗參半，或失其真。以我種最偉大之人物，而聽其湮沒若此，非特我種人對於祖宗之罪，其對於歷史，對於宗教，對於學問，其責又烏能道哉？而攷漢書藝文志，其所載黃帝之書頗多，以是知當漢時黃帝之書尙多流傳，人固有及見其書者，而其絕滅之故，自西漢世主之尊儒教，而自漢以後，儒教一統，聰明才傑之士，於儒教範圍以外，不敢涉獵，而黃帝之言固爲儒教之所刪也。然冥沒數千年，而至今猶可想見黃帝之爲人者，則以道家皆尊稱黃帝。觀列子莊子之書，皆屢引黃帝，此已明示以學術淵源之所自來。而老子之書，井上哲次郎氏謂其中多韻語，斷爲古代口傳之言，而非出自老子之所自著。老子欲出關，關令尹喜強邀老子著書，老子乃書其所暗誦之語，而其中無韻之章句，或出自老子，其所寫錄暗誦之古語，卽爲黃帝之書。今觀老子書，谷神不死一節皆韻語，而其語竝見於列子之天瑞篇，列子於此數語之首冠以黃帝書曰：明此數語，出自黃帝。由是言

之，則老子之言，其多爲黃帝之言也。按是說也，其證據固甚確鑿。今考以老子之言爲黃帝之言者，又非獨列子而已。莊子知北遊篇，歷載今老子書中所有之語，如曰：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，禮者道之華（註：道之華三字，今本老子作忠信之薄）而亂之首也；又曰：爲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也；又言：聖人貴一而皆冠以黃帝曰字。莊子，列子，當日蓋親見黃帝之書，故其所引不曰老子，直曰黃帝，若今日但知其爲老子語耳。蘇子由古史曰：黃帝之書，戰國之間猶存，其言與老子相出入，誠有識之言哉。又以語體別之。列子天瑞篇有云：黃帝曰：精神入其門，骨髓反其根，我尙何存，與老子書中有韻語者文體同一。又其他述黃帝語，文體亦多相似。是黃帝遺書，簡古而多有韻，爲其文體所特有之標識，而於老子書中似此若尤多。又老子書中，屢云：吾何以知此哉？以此若老子對己之言，此爲贅語，而不合詞氣，夫亦安知其非述古人之言，故以此語結之也？又道經爲一古書之名，荀子解蔽篇，有引道經語云云，其語亦古質有韻，其書今不可考，而爲荀子所稱引，則其爲古書可知。與夫老子之書，亦有相關係者否乎？又試考諸家論老子之所自出，有以爲本於史

官者，有以爲本於容成者，有以爲本於易者，而其實則本於黃帝。史官之說，蓋以其曾爲柱下史，故云。容成，黃帝之臣。博物記：容成氏造歷，黃帝臣也。竹書紀年：黃帝召史卜之，史曰：臣不能占也。其問之聖人，帝曰：已問天，老力牧容成矣。列子湯問篇：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，同齋三月，心死形廢，容成蓋與黃帝同道者，於列子數語可見。易則古時有歸藏。周禮三易，干寶注曰：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；杜子春曰：歸藏，黃帝易；世譜等書：黃帝又號歸藏氏，黃帝得河圖，商人因之曰歸藏。歸藏蓋集古易之大成。而周易實兼有歸藏，是則謂易固有黃帝之哲理存可也。出於容成，出於易之說，其源仍當歸於黃帝。又考漢書藝文志，於道家書，有黃帝四經四篇，黃帝銘六篇，黃帝君臣十篇，雜黃帝五十八篇，是則道家之開祖，固爲黃帝，而老子實保守黃帝之說，而傳其學者。老子之學說，既出自黃帝，明甚，則與佛教，無何等之關係也。亦明甚。且以老莊幽玄恬漠之思想，與中國實質派之趨嚮大異，而以此爲南方學派所有之特性。南方地近印度，印度文化之傳來，先及南方，而老子實先受其感化。按是說也，先不可不一考老子誕生之地。夫以老子爲南方之荆楚學派者，大抵誤於以老子爲楚人之一語，而其語實出於史

遷。史記傳老子云：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按此直史遷疏於考古之誤語耳。後人多承用其說，而冠老子以楚籍，如邊韶撰老子碑，以爲楚相縣人，葛洪神仙傳，以爲楚苦縣人，惟皇甫謐已發見其誤，而改正之，此固今日可珍之說也。（註：古人中皇甫謐顏師古之言，今漸知其可貴重。）皇甫謐之高士傳，蓋以爲陳人，而續博物志，亦云：生陳國陸德明經典序錄，亦云：陳國苦縣厲鄉人；段成式酉陽雜俎，亦曰：老君生於陳國苦縣厲鄉，渦水之陽，九井西季下。按苦縣本陳地。據左傳：魯昭公八年，楚滅陳；經六年，復封陳；至哀公十七年，全滅之，而陳始全屬於楚。是苦縣屬楚，當在老子誕生以後之事。然則老子又安得云楚人耶？閻若璩辨史記之誤云：苦縣屬陳，老子生長時，楚尙未有此地；陳滅於楚惠王，在春秋獲麟後三年，孔子已卒後。况老聃乎？史冠楚於苦縣上，以老子爲楚人者，非也。顧或有爲史遷辨者曰：高帝十一年，立淮陽國，陳縣苦縣皆屬焉。淮陽國，景帝三年廢。至天漢修史之時，楚節王純都彭城，相近，疑若此時屬楚國，故太史公書之。按言古人無直書以後世之國籍者，然則在唐時傳老子，豈得曰：唐某縣人；在宋時傳老子，豈得云：宋某縣人耶？或又云：太史公之言老子，疑有三人焉。故云：自孔子死

之後百二十九年，有周太史儋，或曰儋卽老子。據此則其時地已屬楚矣。按同傳載孔子見老子事，又云：老萊子與孔子同時，是則史遷所疑之老子三人，其二人已明言與孔子同時，其生時地固屬陳；如以書楚爲指太史儋之老子而言，則固不合於老聃、老萊子，其誤固仍在也。且所疑者三人，而以一人之國籍冠三人，是於文例又誤也。況於同傳，史儋不言爲何國人，而老聃則冠以楚，老萊子則亦曰楚人，是於傳首所謂楚某縣某里人者，專指老聃之老子而言明也。是皆不足爲史遷辨。又史遷傳老子，有老聃，有老萊子，有太史儋，迷離惝恍，令人疑老子之猶龍，而神仙家固不可方物矣。其實老子卽老聃，別無他人。觀莊子、列子累言老聃，可想見其人物，非老子不足當之。舉其尤明白者，莊子寓言篇：列子黃帝篇皆言楊朱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至梁而遇老子，是明言老子爲老聃。又下述其言曰：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，今見老子書，是著老子書者，卽老聃也。又莊子天下篇：老聃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列子黃帝篇：老聃曰：兵彊則滅，木彊則折，柔弱生之徒，堅彊者死之徒。又韓非子：老聃曰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又呂氏春秋：老聃則至公，又老聃貴柔。其語皆見今老子，而



諸家均以爲老聃，是周秦時人，以老聃爲老子，幾若鑄鐵。至史遷作傳，遂若老子有一體三身之觀，而又不加別白，使人不知孰爲真老子。無惑乎後世若抱朴子，有一名雅字伯宗，一名志字伯光之歧說，而別史且以爲九名九字矣。後世固有以此而賞史遷文章之神化者，固不敢妄加贊成者也。夫老聃卽老子，而當老聃誕生之時，陳地尙未滅於楚者，此尤有鐵證焉。列子周穆王篇：楊氏使秦人逢氏，過陳訪老子。又仲尼篇：陳大夫曰：吾國有聖人，老聃之弟子，有亢倉子者，得聃之道。是皆明言陳在。且陳大夫至見老聃之弟子亢倉子，然則當老子生時，豈得謂苦縣之已屬楚而非陳耶？而因史遷冠老子以楚之一字，遂令後人因楚而聯想荆楚，因荆楚而聯想江漢，因江漢而聯想南方，是又不可不一考苦縣之地之所在。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：苦縣，在亳州谷陽縣界，有老子宅及廟，廟中有九井尙存，在今亳州真源縣也。考之太康記：一統志，讀史方輿紀要等書，則苦縣厲鄉，在現今之河南省歸德府鹿邑縣東七十里。是其地固與鄒魯接近，而去江漢反遠，當屬之爲黃河流域，而不當屬之爲長江之流域也。非獨老子，卽莊子亦屬北方之人。劉向別錄云：宋之蒙人。漢書藝文志注：宋人。括地志：漆園故城，在曹州。

宛句縣北十七里，莊周爲漆園吏，卽此。按其地古屬蒙縣。水經注：汜水又東逕蒙縣，故俗謂小蒙城也。西征記：城在汜水南十五六里，卽莊周本邑也。爲蒙之漆園吏。方輿紀要以小蒙城爲在今河南歸德府南二十五里。據是，則莊子之生地，在今河南歸德；而老子之生地，亦有考爲在今河南歸德者。以今語言之，老子莊子，實爲同鄉，而其道里相距，不過山川數十里之間，故其學術若是其相同，其居處固甚近而受感化易也。而朱子以莊子爲楚人，朱子語類：莊子自是楚人，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。按朱子此言，直爲英倍根所訶斥一種枚舉歸納法之論理 (Induction by simple Enumeration)。彼見楚多畸人，而莊子亦畸人，遂枚舉而歸於楚人之中，其言之一無價值，自不足辨。非獨莊子，劉向敘錄云：列子，鄭人，列子居鄭圃。卽圃田。一統志方輿紀要，以爲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之西北七里，爲純然黃河流域之人。而與老子莊子之鄉里，皆相接近者。且卽謂老子雖北人，而其學多行於南方，故謂之南方學派。此尤不然。漢書藝文志述：道家之人物，有伊尹，有太公，有辛甲，有管仲。淮南子繆稱訓：老子學商容。(註：說苑敬慎篇作常從) 在老子之先，道家之學派，已早行於北方，卽老子之

友與其弟子，及傳老子之學派者，若關尹、楊朱、公子牟（註：魏人）、田子捷、黔婁子（註：皆齊人）等，亦未必盡屬南方之人。夫中國文化，為歷史上之分期，而區為黃河流域、長江流域，其立說固當；然固不得舉老莊為南方學派之始，甚者至謂道教依南方交趾支那族人種而起。是尤大違事實，而為言人種者所不可不辨者矣。（註：上考老莊生地，多採桑原隴藏及岡田正之之說；惟以作者之說夾叙其間，故不能標為誰氏之說。）夫老子既非南方之人，而其學派又為中國北方所固有，則固有何關係於印度也耶？且謂老子之學，或受影響於佛教，此尤不可不一考老子與釋迦之年代。夫論佛之生滅，諸家異說，至有五十餘種之多。其最古與最近兩極端之說，相差至二千五十四年。最古之說，與中國黃帝同時，今學者多以此為不足置信，而於史學上認為較有價值之說者，約有五六，其時代當前歷之五世紀或四世紀，要之尚無確論。而老子之年代，於歷史有事實之可證者，為與孔子同時，而較先於孔子之人。以孔子與老子相見，而老子之弟子或與孔子同時（註：列子仲尼篇魯叔孫氏曰：吾國有聖人，為孔丘。陳大夫曰：吾國亦有聖人，為老子之弟子亢倉子）或與孔子之弟子（註：莊子

寓言篇：列子黃帝篇：楊朱對老子自稱弟子，而楊朱篇引有孔子弟子原憲，子貢之事。及孔子再傳之弟子同時故也。（註：列子楊朱篇：楊朱見梁王。梁之稱王始惠王元年，而孟子亦見梁惠王。）然此亦僅舉其較有依據者言之耳，其確鑿之歲月亦不能定。夫老佛之年代，今學者尙不能下畫一之斷辭，則固無由知佛之生，果先於老子歟？抑老子之生，先於佛歟？而所謂老子受影響於佛教之說，又何能成立之有？且據今日佛教傳播史之可確考者，釋迦滅後迄二百年，大小二乘不分，其教亦不出於國境，然則舉折衷之說，而定佛與老子為同時期，而相先後之人，而佛教固尙未傳播於老子時代之中國者，其事略可想定。彼佛祖統紀，法運通塞志，廣弘明集之說，不見於他之古書，而獨於佛教徒之書載之，安知非出自後世佛教之徒之點竄而附會之歟？如列子聖人之說，未有確指，而云為佛，非其添設者耶？又如劉向佛經之說，寬川氏亦疑之。而引洪興祖之言曰：梁孝標注新語，引列仙傳序，言七十四人，已見佛經，今書肆板行者，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經。是豈非點竄之一證乎？惟謂中國之有佛教，始自漢明帝之夢金人，則均否認。如海台爾氏以下二三學者，皆以為始自秦始皇時，幣原坦氏亦主是

說。蓋以始皇時與阿育王時代相當，阿育王派遣僧徒，傳教於東西各國故也。而三國佛教略史引魏略西戎傳：前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憲，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，則寬川氏信之，蓋以此時，略與迦膩色迦王時代相當故也。然其時則已在老子之後。且中國佛教傳來之逕路，多由西域入中國之西北方。即如穆王時之化人，繆公時之石像，其言固未足爲據；即令其事果真，亦在中國之北方。是則所謂中國南方以近印度，先受佛教之感化者，謂全屬想像之說，而與事實違反可也。夫佛教廣行，盛於道教，故學者多謂：佛化老子；然在道家，則推崇其教祖，亦曰：老子化佛，所謂老子出關，西行化胡是也。要之，佛自爲佛，而老子自爲老子。佛之成道，源流明白，毫無與於老子之事；而老子之道，即傳中國最古之學派，其間授受之源流，大較可考，亦毫無與於釋迦之事。至追溯太古，而謂黃帝之至中國，已帶有印度之文化而來，則可取以爲證者，固甚茫漠，而其說自不足存立者也。又謂太古時代，印蜀已通，蜀中有印度人移來之跡，此則或可云中國之人種自蜀出者。近章氏煊書述元和汪榮寶之言：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，提地與圖伯特一音之轉；華陽國志謂：巴蜀本人皇之苗裔，是人皇由衛藏

入蜀也云云。按古書亦云：人皇出谷口。谷口地未詳。而考竹書紀年：黃帝接萬靈於明庭，今寒門谷口是也。箋引史記封禪書：黃帝接萬靈明庭。明庭者，甘泉也。所謂寒門者，谷口也。正義曰：九變山中西謂之谷口，卽古寒門也。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。漢書音義曰：黃帝仙於寒門。索隱：服虔云：寒門，黃帝升僊之處。小顏云：谷口，中山之谷口，漢時爲縣，今呼爲冶谷，去甘泉八十里，盛夏凜然，故曰寒門。漢書地理志：谷口縣屬左馮翊，九變山在西。廣韻：醴泉縣本漢谷口縣也。人皇所出之地，自當指此。其地在黃河上流，與中國古書多言古帝王出陝西事合。（註：中國古書載古帝王所出，屬今陝西及其附近之地爲最多。如庖犧母居華胥，謂在今陝西藍田縣。庖犧生成紀，謂漢志天水郡有成紀縣等是也。）刑馬山提地之與谷口，不可不同出一地。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，有云：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，其或於人皇時始有自中國之北方分居於蜀者，而不可謂漢種族之自蜀出歟？人皇事以芒遠姑置。據中國史之明白可考者，竹書紀年：顓頊生若水。蜀國春秋：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嫫，生乾荒；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樞，生顓頊。（註：山海經曰：昌意降居若水，生韓流。郭氏曰：竹書昌意降居若水，產帝乾荒，乾荒卽韓

流也。是顓頊爲黃帝之曾孫，昌意之孫。然家語孔子曰：帝顓頊者，黃帝之孫，昌意之子也。史記：昌意生高陽，高陽卽顓頊，中間缺去乾荒，乾荒或韓流之一代。未知孰是。又楊雄蜀王本紀云：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也。生於石紐。括地志：茂州汝川縣石紐山，在縣西七十三里。此爲中國產蜀之古帝王。然攷之史，禹之父鯀，鯀之父帝顓頊。顓頊之與昌意，未知昌意爲顓頊之父歟，抑爲其祖歟？史有兩說，而昌意爲黃帝之子，降居若水。是此一派，由中國之北方，移居於蜀，系統甚明，非由蜀出者。又若山海經云：西南有巴國，太皞生咸鳥，咸鳥生乘釐，乘釐生後照，後照是始爲巴人。姑無論其事若何，要亦爲中國北方古帝之子孫而移居者。如今越南人自作史，稱其祖先之所自來曰：神農三世孫帝明生帝宜，南巡至五嶺，接得嫫嫫女，生祿續。帝宜治北方，祿續封涇陽王，治南方，號赤鬼國。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龍，生務龍君，名崇纜。崇纜娶帝宜子帝來之女曰嫫嫫，生百男，是爲百粵之祖。諸子從父母，各王一方，五十子從母歸山，五十子從父居南，故今蠻酋有男父道，女父道云云。同例，皆言其種族從中國北方之古帝王來。夫印獨交通，觀張騫在大夏，得見邛竹杖、蜀布，云賈人市之印度，則其通道之久可知。蜀之有印度

人種，或古帝杜宇等屬印度種人，事未可知。雖然，蜀又不止有印度種之雜居已也。漢書西南夷傳：徙菴都，冉駹等，皆氏類也。是氏種亦早有移住於蜀中者。然中國漢種族，古代居於北方黃河流域事實甚彰，使由蜀出，則必先繁衍於長江流域，必無舍南方溫暖之處，而反先處於北方寒冷之地之理。彼日本之清山良山氏，固有謂日本之種族，自印度移來者矣，然在中國古代，雖於四川或有印度人種，而與中國北方漢種族之大體，固無相干涉也。

(戊)日本岡本監輔曰：中國古代之帝王，皆生於東方。世史類編述異記：盤古生於大荒。大荒者，大海淼茫無際涯之狀。又三皇出谷口。谷者，陽谷，一書有一曰陽谷語，凡古書專言谷者，皆陽谷。周書：習習谷風，爾雅：以東風爲谷風。(註：按此說未免迂曲，谷口自是一地名，詳見上。)柏皇氏之記曰：登出扶桑，駕六蜚龍而上下。龍者，騰黃之類。雲笈七籤，軒轅本紀：騰黃，其色黃，狀如龍，背上有兩角，出日本國，壽二千歲。黃帝得乘此物，以周旋六合，故曰乘八翼之龍，遊天下。拾遺記：春皇者，庖犧之別號，所都之國，在華胥之洲。華胥者，海中之島。山海經：少昊之國在東海之外，其母女節，生少昊於華胥，枕中書曰：扶桑太帝治東方。十洲記曰：扶桑在東



海之東岸一萬里，東有碧海，扶桑在碧海之中，地方萬里，上有太帝宮。太帝，史記作泰帝，正義索隱皆以爲伏羲。（註：按史記作泰帝，亦作太帝，亦作泰皇。泰帝太帝，竝見封禪書。昔泰帝興神鼎，一師古以太帝卽太昊伏羲氏。又太帝使素女鼓瑟。索隱亦謂太昊正義曰：太帝謂太昊伏羲氏。又始皇本紀古有泰皇。索隱一云泰皇太昊是史記不專作泰帝也。）帝王世紀：神農之母女登，生神農於尙羊。尙常通，淮南子：東南爲常羊維。玉海：伏羲之樂扶桑，黃帝之樂咸池。咸池者，東方海外之地名。山海經：東海之外大壑，少昊之國。列子：渤海之東有大壑焉。莊子：將東之大壑。帝嚳一名俊，大荒南經：東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，有女子名曰羲和，爲帝俊之妻。帝嚳有四妃，元妃姜嫄，生后稷，其地爲扶桑。春秋元命包曰：姜嫄遊閼宮，其地扶桑，履大人跡而生后稷。扶桑者，日所出，房所立，其耀盛，蒼神用事，精感姜嫄而生。又云：筑後國生葉郡石室中大岩刻二十六字，其形如樽彝，人以爲尊廬氏之書。壹岐島石室刻字，土人稱鬼書，今攷以爲三皇大文之類云云。

戊之言如是。按是說也，於事蹟一無實證，而徒據眞贋糅雜之書，又從其字面之文義，依

附以立說者；至刻石類古文，後人亦可爲之，不足爲古人遺迹之證。原夫岡本氏之立說，毋亦以日本人之故，故所見無一而非日本者歟？其說無足信憑，自不待一一辨析之。然既有此言，固當搜探及之，以備我國言人種者之一說焉。

## 第七章 崑崙山

崑崙山之與我人種相關係也，不啻於歷史曉雲之裏，而留一至高之標識；然其區域則漫無一定，或疑為荒誕而非實，或指目一處而亦不得多數確切之證。以其所在之差異，而攷求人種之準的，或因之而多歧。今試檢覈古書，而定為數攷案。以求崑崙之所在。其所定之攷案如左：

- 一 河原所出；
- 一 數水分出而統歸於河；
- 一 產玉之地；
- 一 其接近有火山；
- 一 有障亘東西之高峯；

- 一 其山以數成，而成居地中而為一大分水嶺；
- 一 為往來之孔道；
- 一 山上有大湖。

則試依諸攷案而證求之。漢使窮河源。天子案古圖書，名河所出山曰崑崙，此為後世定崑崙之始。古圖書未知所指，或云即禹本紀。禹本紀今不可見，而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所引。或謂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，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，又鄭君注尙書引禹所受地說書，其與所謂禹本紀為同一書歟？而禹本紀言：河出崑崙。河圖：黃河出崑崙東北。

山海經：崑崙之邱，河水出焉；又云：出於崑崙之東北隅，實惟河源。爾雅：河出崑崙虛。雖然古書所記，渾言河源，而河源又自有別，蓋即有所謂潛源之說焉。山海經：崑崙之虛，河水出東北隅，以行其北，西南又入渤海，又出海外，入禹所導積石山。淮南子墜形訓：河水出崑崙東北，陔，貫渤海，入禹所導積石山。水經：河水出崑崙東北陔，屈從其東南，流入於勃海，又出海外，南至積石山下。後人譏水經，以為號稱精詳地理之書，而有此不經之談。按水經之說，蓋本於山

海經與淮南子，山海經與淮南子自不誤；後人渤海失解，遂以爲不經耳。高誘注淮南子：渤海，大海也。非是。勃海卽渤海，塞外多以大水之停居者爲海，故渤海亦稱蒲昌海。近人畢沅亦解渤海爲蒲昌海，惟畢沅解海內崑崙，以海內爲在肅州，非是。海內言禹澤以內之山，卽指于闐、帕米爾諸山而言；海外則渤海以外耳。觀出海外，入禹所導積石山，自明。渤海卽渤海，山海經：渤海，河水所潛也。其原渾渾泡泡，渤海二名鹽澤。蓋水至此，爲沙所束，無流出之水口，從山地流來之水，其中含有鹽分，而獨水氣蒸發，其鹽分滲下沈澱，故次第增鹹，遂成爲鹽水湖。而其位置形狀，古今時變，以湖畔砂磧四圍，暴風起砂，砂漲壓水，湖勢因而遷改。故今之地理探檢，發見有舊羅布泊，新羅布泊，北羅布泊，南羅布泊，或爲東西長形之湖，或爲南北長形之湖，或在北緯四十度半，或在北緯四十一度，而又分爲數湖。其水源自塔里木河來，此卽所謂河之潛源也。然試進而求之，所謂渤海之潛源，其上流之水，果發自何地乎？漢使窮河源，河源出于闐，是以于闐爲最上之河源，而于闐崑崙之說出焉。然是後言河源者較詳，知河源不僅于闐，於是有葱嶺于闐兩河源之說焉，此實漢時言西域地理之一大進步。史記僅言于闐河，而漢

書西域傳云：河有兩源，一出葱嶺山，一出于闐，于闐河北流，與葱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。其所言條流明晰，與今地理悉合。其所謂葱嶺河，言其著者，卽今之喀什噶爾、葉爾羌等諸河是也。其所謂于闐河，于闐河蓋總名。其上流之河，言其著者，玉璫哈什、噶拉哈什等諸河是也。其云于闐河，與葱嶺河合流，卽今之塔里木河是也。而山海經云：邊春之山，多葱，杠水出焉，注於泐澤。邊春之山，卽穆傳之春山。師古漢書注云：西河舊事，葱嶺，其山高大，上悉生葱，故以名焉。然則山海經所云：邊春之山，多葱者，當爲葱嶺。所謂杠水出焉，注於泐澤，其當今之塔里木河乎？否則必爲葱嶺河中之或一河，固可知也。此泐澤上流，所謂于闐葱嶺之兩河源也。今乃欲進求此兩河源發脈之山之所在。其一葱嶺河，言葱嶺河，則又不得不舉佛教書中所指中國之河源，是卽所謂徙多河是也。徙多或作私陀，或作冷河，佛教述四大河，以徙多河發源爲中國河。今試一攷徙多河之所在。宋雲紀行漢盤陀國，在葱嶺山頂，城東有孟津河，東北流向沙勒。孟津河卽徙多河，沙勒當爲疏勒之誤。玄奘西域記：竭盤陀國，周二千餘里，國大都，基大石嶺，背徙多河，周二十餘里，山嶺連屬。魏書：渴盤陀國，在葱嶺，朱駒波西，河經其國東北流，有高山，夏

積霜雪。唐書西域傳：喝盤陀，或曰漢盤陀渴館檀渴羅陀，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，不忍嶺，六百里，其國也；直朱俱波西，南距縣度山，北抵疏勒，治葱嶺中，都城負徙多河，西南即頭痛山也；葱嶺俗號極疑山，環其國。今按漢盤陀，即漢書之無雷，於今爲賽里克勒（Bariq-qol），其都會今爲塔什霍爾罕（Tashkurgan）塔什霍爾罕，石城之義，玄奘西域記謂其國大都，基大石嶺者指此。賽里克勒之北方，山脉圍繞，即玄奘所謂周二十餘里，山嶺連屬。而其北方山脉中，則帕米爾之最高峯在焉。（註：參觀下文）其都城西南隅發源之一河，即徙多河。又從帕米爾最高峯之西麓，有哈拉蘇河，南流與徙多河合。溯哈拉蘇溪谷，隔一嶺，有哈拉庫爾，布隆庫爾等湖，改子河由此發源。漢書渾言葱嶺河，而不言葱嶺河發源之地，今合以釋典之徙多河，而以今之地理攷之，是則所謂葱嶺之河源者，居葱嶺高原，而直發於其最高峯之下，固可謂最初之河源也矣。又其一于闐河，于闐河合數河而成，而據今人之探檢，玉璫喀什河（Yung-kash）之水源地，發於崑崙之一山脉，其山脉至今尙無測量。於一八六五年，載於容戎氏紀行之圖。於一八九八年，葉希氏於海拔約一萬六千尺之高地發見水源，而斯泰因氏

以爲源在主山脉與崑崙第五峯之間，是則所謂于闐河之高源，當在是矣。（註：以上言河源所出。）雖然，舉兩大河源，則曰葱嶺，曰于闐，若其分源，此崑崙一大山彙所盤旋，所謂兩山之間必有川，千溪萬谷，出水正多。宋雲紀行：葱嶺人民，決水而種。今地理學家謂：葱嶺山間之人，皆注水於田野，而事播植；聞中國待雨施種，大奇之，以爲天如何爲衆人而降水乎？此諸水所出，或停於山間而爲湖，或出合諸水而爲河，故其流派蓋多。而古書言水之出崑崙者亦多。河圖：崑崙有五色水。山海經言：崑崙所出之水，有赤水，河水，洋水，黑水，弱水，青水。然是等諸水，無獨流歸海之理，會合于塔里木河之盆地羅布泊，潛行地下，再出爲中國河。故謂葱嶺于闐間之諸水，雖涓滴皆所以助成中國之河源可也。（註：以上言數水分出而統歸於河。）中國古書言河源之地，多連言產玉，而產玉莫着於于闐。漢時，漢使窮河源，河源出于于闐，其山多玉石，采來。李時珍本草注：琅玕生於西北山中。陶宏景云：琅玕在崑崙山上。玄奘西域記：瞿薩旦那國，產白玉、紫玉。唐之瞿薩旦那國，卽漢于闐。（註：一統志：漢于闐國，後漢時併有諸國地，自疏勒十五國皆服屬焉。唐爲瞿薩旦那國貞觀中內附，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，明爲于闐。）



又今人地理學家旅行家之書，亦累記和闐產玉，卽所謂崑崙之玉，土人以作箱，瓶，碗，煙管，腕飾等用。抑古書所謂崑崙有五色水者，幾疑其言之誕妄而不可解；然在今日思之，則固有可得確解者在。據近今地理家所探檢，玉璫哈什者白乾璫（White Jade）之義，乾璫者，玉之名，以其產於河邊，遂取以爲其河之名。噶拉哈什（Karkash）者，黑乾璫（Black Jade）之義。然則古人之所謂白水者，產白玉之河；黑水者，產黑玉之河；赤水者，產赤玉之石。玉有五色，故水亦分五色。毫無怪誕之意於其間。于闐產玉，而尤以玉璫哈什，噶拉哈什兩河爲尤多。玉璫哈什河，猶云白玉河。而中國古書謂：河出崑崙，虛色白。離騷：朝吾濟於白水。戴氏注：白水卽河源。然則中國古時之所謂白水，河源者，或卽指出於崑崙第五峯之玉璫哈什河歟？（註：以上言產玉之地。）山海經：崑崙之邱，其外有炎山。今按葱嶺與天山相屬，通例以阿賴山谷間爲界。天山，一名白山，一名阿羯山。隋西域圖：白山一名阿羯山，常有火及煙，卽是出礪砂之處。唐書西域傳：茲下北倚阿羯田山，亦曰白山，常有火。古賴伯陀氏，從語言上攷究，解阿羯爲火之義，阿羯山卽火山，學者稱爲十九世紀一大發見。又龔柴天山南北路考：天山別名騰

格里，中有火山一座，高約三百二十丈，南界崑崙云云。又今天山山脉最高峯博克達山附近，  
 尙有辟襄（Pisab）之休息火山，是則所謂炎山者，指爲天山中之火山，固理之當然歟（駐  
 ；以上言其接近有火山。）史記引禹本紀云：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  
 明也。史遷疑禹本紀說爲妄，後世附和史遷之說，至駁之以爲：如禹本紀言，則日東循山而天  
 下曉，當以地理之遠近，漸次而曉；日西轉山而天下昏，當以地理之遠近，漸次而昏。營之東日  
 出以寅，則幽之西，當以午；幽之西日沒以酉，則營之東當在晝。今地理不問遠近，出沒皆以寅  
 酉，何也？云云。其說之是非，至今日不待再辨。夫所謂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者，不過狀言其山  
 之高，若杜甫詠岱宗詩所謂：陰陽隔昏曉者，理至尋常。惟吾人於此得一解焉。曰：日月所相避  
 隱，意其山高峻之蜂巒，必走南北向而障隔東西，如是則不能不當以今之帕米爾。帕米爾之  
 山脉蓋南北走，而障隔東西，至于闐始東西走。今試攷帕米爾之高峯，於賽里克斯（卽漢盤  
 陀）之北方有名達格爾瑪及瑪斯泰達之兩大山。達格爾瑪爲帕米爾山系之最高峯，於一  
 千八百九十六年，帕米爾境界決定委員報告，達格爾瑪峯高二萬五千三百英尺。此兩高峯

即在賽里克勒與隔賽里克勒溪谷之克西卜陀一羣山脉中。據今地理學者之言，此兩大山脉，皆走南北向。夫以如此之高峯，遙列障蔽於其間，則日在山東，在山之西者，不可得見；日在山西，在山之東者，亦不可得見。所謂日月相避隱者，正謂此耳。淮南子天文訓：日至虞淵，是謂高春；至於連石，是謂上春。春者，當指葱嶺、虞淵，或指哈拉庫爾等湖而言。連石，當為葱嶺一高峯之名。又山海經有鍾山燭龍，視晝瞑夜之說。高誘注：淮南子以鍾山為崑崙。穆天子傳之春山，即鍾山。穆王北升此山，以望四野，曰：春山，是惟天上之高山也。當即今賽里克勒北方之最高山脉歟？又淮南子有：不周風闔闔風。闔闔即崑崙之一峯。古以不周當西北位，闔闔當兌體西位，是亦言崑崙有亘西方之高峯也。（註：以上言有隣隔東西之高峯。）爾雅：三成爲崑崙丘。郭璞注：崑崙三重，故以名。淮南子：崑崙虛增城九重，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闔闔之中。崑崙之丘，或上倍之，是謂涼風之山；或上倍之，是謂懸圃；或上倍之，乃維上天，是爲太帝之居。水經注：崑崙之山三級，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桐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閼風；上曰層城，一名天庭。又水經：崑崙地之中也。又山海經淮南子俱言崑崙之阪，出河水，赤水，泮水等。今按帕米爾高原，稱世界

之屋極然其山峯，從谷間拔出，或不過三四千尺，而以地勢積累成高，山上有山。宋雲紀行所謂自發葱嶺，步步漸高，乃得至嶺，實半天矣。世人云：是天地之中，蓋紀其實也。古時猶太人區畫世界，分爲帕米爾以東之人，帕米爾以西之人，與現在以烏拉嶺分歐亞之界線同，蓋以此爲居地中，而擘分東西也。漢時張騫使西域還，具爲天子曰：自于闐之西，則水皆西流，其東水東流。今舉其著名之大河，若西耳河，阿母河，皆所謂葱嶺以西西流之水也；若喀什噶爾，于闐諸河，卽所謂葱嶺以東東流之水也。近時或謂西方挪亞之洪水當日蓋越帕米爾高原，氾濫中國，卽爲中國堯時之洪水。按帕米爾高原，出海最早，當堯時必無復爲洪水沈沒之理。淮南子乃以息土填洪水，掘崑崙虛以下地，虛者山下基，掘崑崙山下之基，則崑崙固未爲洪水所沒。而禹之治水，於古書無有至崑崙以<sub>西者</sub>，然則亦崑崙爲之障隔歟？（註：以上言山以數成而成，居地中而爲一大分水嶺。）淮南子：昔者馮夷，大丙之御也，蹈騰崑崙，排閭闔，淪崑崙門。離騰：遵吾道於崑崙兮，路修遠以周流；又吾與重華游於瑤之圃。登崑崙而食玉英，又登天崑兮四望。心飛揚兮浩蕩；又馳騫於杳冥之中，休息乎崑崙之虛；又忽吾行此流沙兮，遵赤水

而容與；又朝吾濟於白水兮，登閼風而縹馬；又鄉吾路兮葱嶺。屈原雖非親至崑崙，然其所據多古書，古書必多言游歷崑崙之事，故屈詞及之。而紀行之最詳者，莫如穆天子傳云：天子宿崑崙之阿，赤水之陽。（中略）吉日辛酉，天子升於崑崙之丘，以觀黃帝之宮。（中略）夏季辛卯，天子升於春山之上，以望四野。（中略）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，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，以詔後世。（中略）辛卯，天子北征東還，乃循黑水。癸巳，至於羣玉之山。其云升春山，東還循黑水，至於羣玉之山，卽由帕米爾取道于閼而還，其行程甚明。漢書西域傳：自玉門陽關出西域，有兩道：從鄯善，傍南山北波河（註：師古曰：波河循河也。）西行至莎車，爲南道；南道踰葱嶺，則出大月氏安息。自車師前王庭，隨北山波河，西行至疏勒，爲北道；北道西踰葱嶺，則出大宛，康居，庵蔡，焉耆。月氏爲烏孫所敗，南越縣度，徙大夏，卽由帕米爾往者。漢時張騫至大月氏，還竝南山，雖不明言踰帕米爾，然是時大月氏居大夏地，在帕米爾西，而南山卽于閼。漢書：于閼在南山下，由大月氏出于閼，以越帕米爾來爲最順。然則騫歸時，或由此道歟？而法顯之行，則從子合，南葱嶺山，到於摩國，尙可攷見。又古來經由此道，其最留有名之著述，爲今學者所

珍貴，則北魏時僧宋雲，唐時僧玄奘，元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，宋雲由朱駒波入帕米爾，其時爲八月初，共行十六日，至葱嶺漢盤陀。玄奘往時，由北道，越凌山，而歸時，則由此道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，於千二百八十年至元朝，其紀行中所謂遠達世界第一之高嶺者，卽此道也。夫以男勦峻嶒，若崑崙，苟非爲通道所在，則雖古人好奇，必不能時逞其遊觀之志，而觀古書，於荒古時代，已見足迹之頻繁，一若於此山有特別之關係者，其必爲交通之要道可知。而徵之後代之地理，其事迹適合。欲蓋由西之東，由東之西，多不能不取由此道，而於長途行旅之中，登此最高之山，呼嘯倚天，心神晃朗，曠觀東西，俱在足下，印奇感於腦中，而欲記載其形勢，此固人情所同。抑古人亦何獨不然乎？由是，故崑崙之事，早爛熟於中國之古書，蓋有由也。（註：以上言爲往來之孔道。）史記引禹本紀：崑崙上有醴泉，瑤池。山海經：崑崙南淵，深三百仞。穆天子春山之澤，清水出泉，溫和無風，飛鳥百獸之所食，先生所謂縣圃。淮南子墜形訓：崑崙疏圃之池，浸之黃水，黃水三周復其原，是謂丹水。夫縣圃在崑崙之上，以高山之巔，而有若此奇異之池，是則當爲今之何地乎？曰：此則更爲指今之帕米爾無疑。帕米爾山上有數湖，在北方

者爲哈拉庫爾湖，在東方者爲倫古庫爾湖及小哈拉庫爾湖，在南方者爲薩雷庫爾湖，在東西者爲額斯庫爾湖，而哈拉庫爾湖爲最著，此湖大顯名於古時，而流傳種種之異說，卽在佛教書中所謂阿耨達水是也，亦云無熱惱。阿耨達者，蓋從梵語阿那婆答多而出，暗黑無熱之義。於佛教書中，稱此池水，流出天下，爲四大河：卽池東面銀牛口，流出殑伽河；南面金象口，流出信度河；西面琉璃口，流出縛芻河；北面頗胝獅子口，流出徙多河，爲中國河源。僧惠生、玄奘及馬可波羅之紀行中，皆記載此湖。魏神龜元年（註：西歷五百十八年）十一月冬，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，與敦煌人宋雲，向西域取經。其紀行中有云：登葱嶺山，復西行三日，至鉢孟城。（註：卽帕米爾）三日至毒龍池。西域記：商彌國東北踰山，至波謎羅川。（註：卽帕米爾）中有大龍池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十餘里，據大葱嶺內當瞻部洲中，其地最高也。水乃澄清皎鏡，莫測其深，色帶青黑，味甚甘美。潛居，則鮫鱗魚、龍、鼉、魚、鼈、浮游，乃鴛鴦、雁、駕鵝、鷓鴣、諸鳥大卵，遺殼荒野，或草澤間，或沙渚上。池西派一大流，西至達摩悉帝國東界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，故此已右，水皆西流；池東派一大流，東北至佉沙國西界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。

故此已左，水皆東流。今人誌地理者云：馬可波羅在元時，過帕米爾之高原，謂此原爲天下最高之區。揆其形勢，據兩山之間，有一河，水甚清冽，其源出於大湖；其地生草肥美，甲於他處，瘦畜食之，十日，體卽豐腴。此水，阿母河也；大湖，卽今西利格湖也。厥後一千八百三十八年，英國將士烏德氏歷險至此，遂證馬可波羅所言。謂帕米爾之原，高於海面一千五百六十丈，土人呼之爲地頂，前有大湖，在西方發流，爲阿母河，土人呼之爲草肥澤；此草食瘦馬，不至二十日，卽膘壯力健云云。西利格湖、龍池、毒龍池，皆同一湖。據傳說：古時於湖中住有毒龍，有商賈數人過此，張幕湖邊，龍怒，盡殺其人。漢盤陀之國主憂之，乃遣其子於北印度，學婆羅門咒，經四年，得其術以歸。國主使往湖中治龍，龍則化人，出而乞罪，王乃放之於距二十里許葱嶺之與。故有龍池、毒龍池之名，今據地理家所考究，此湖居嶺頭一萬三千百九十尺之高，雪山四繞，周圍凡二十七八里。中有大島，島長二里半，幅二里，從北岸有狹帶之一土可通；然水漲，則狹帶土沒，與陸地斷絕。水含鹽氣，然少苦味，畜類好之，湖畔諸溪多草，爲土人之好牧地，水中有魚，又禽鳥衆多，環集湖邊。年中大概無雨，而多雪霰，惟古來謂此湖水四出，分爲世界之四大



河流於千八百七十六年所測量，此湖實無一出口，四山冰雪融化之水，成大小十數之溪河，入於湖中。有稍大之均斯烏河，從南方之谷間來，然近湖又轉而西南流。而舊時則稱均斯烏河會與湖出入，又或有謂改子河會由此湖所出，是則古今異勢。其湖有無出水，不能確斷。而以今人所考：湖水為畜類所喜飲，諸溪多草，適為牧地，禽鳥衆多，環集湖邊；與馬可波羅所謂瘦馬食此澤草而肥，西域記所謂：鴛鴦鴻雁諸鳥，遺卵渚澤，其言悉合，而最奇者，穆天子傳所謂：春山之澤，清水出泉，飛鳥百獸之所食，其言又悉合。又以今人所考：湖水含鹽氣，而少苦味；又西域記謂：味甚甘美，而呂氏春秋本味篇：伊尹曰：水之美者，崑崙之井，其言又悉合。是豈得遠號古書說崑崙之池，其言贗造而概無徵耶？而其水即佛典中所謂阿耨達池，而今之所謂哈拉庫爾湖是也。（註：以上言山上有大湖）由此數考案求之，而崑崙之地略可定。當漢時，以河源與玉俱出于闐，遂以于闐為崑崙，此由武帝所名，以今語言之，所謂漢時欽定之崑崙也。其較他人之言崑崙，為較得要領，今地圖亦以于闐山為崑崙，然崑崙為古時所著稱之高山，不應專指于闐山脈，而於近接于闐之葱嶺帕米爾，反非所指。今據古書所言崑崙之諸

要點，旁證以釋典及今世之地理，而定爲葱嶺，帕米爾，起喀喇崑崙，東出起于閩山，此一大山，彙盤踞中亞洲之中，卽古之人所謂崑崙是也。

古人多以河源定崑崙，然言河源者其說不一，而崑崙之所在亦因之而異。試略徵諸家之說言之。或曰：黃河發源於青海之西南，北緯三十五度，東經九十六度之巴顏喀喇山。其東麓流出諸泉，爲哈屯河，阿爾坦河匯之。而注於星宿海。星宿海者，百泓鋪列，望之如列星，故有此名。蒙古稱鄂屯塔喇。其泉流一道，注查靈海，又入鄂靈海。查靈海周圍凡五十里，匯上流諸泉，從其湖口東南流出，合查克喇峨山發源之水，行數里而爲鄂靈海。鄂靈海成瓠瓜狀，西南廣，東北狹，其大與查靈伯仲。元史所謂阿刺腦兒是也。湖水再從其東北角流出，抵甘肅而爲黃河。巴顏喀喇山者，從喀喇崑崙山起，山勢高峻，其最高處，盛夏積雪不消，蜿蜒奔騰，爲一大山。其東幹起大雪山，四時戴雪，青海以南諸山，此爲最高，其山勢從西向東，走黃河之北岸。其東南之一幹，沿黃河之南岸，爲西傾山。綿亘甘肅省河洮岷諸州，與四川松潘界諸山連接。由是言之，河始發源，爲巴顏喀喇山，而古書言河出崑崙，然則巴顏喀喇山，卽古之所謂崑崙歟？

是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之一說也。或云：河源在吐蕃之大積石。唐太宗時，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，又達於柏海，北望積石，觀河源之所出，是指吐蕃之大積石也。而唐時以爲崑崙在吐蕃，卽紫山。穆宗時，劉元鼎使吐蕃，會盟使，踰湟水，由洪濟梁，西南行二千里，水益狹，春可涉，夏乃勝舟；其南三百里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，直大羊同國，古所謂崑崙者也。虜曰悶摩黎山。元時，以朶甘思東北之大雪山爲崑崙。元志：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，名亦耳麻不莫刺，其山最高，譯言騰乞里塔，卽崑崙也。山腹至頂皆雪，冬夏不消；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，岸狹隘，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。按此處山，卽與其東之西傾山相對峙，而繞流之河，卽從查靈鄂靈海所出者。以其水狹觀之，當非禹貢所謂浮於積石之積石。元初窮吐蕃河源，定積石於此；而以湟水之積石爲小積石，而此則稱爲大積石，是以吐蕃之大積石爲崑崙之一說也。或云：河洲有小積石山，卽禹貢浮於積石，至於龍門者。括地志：積石山，今名小積石山，在河州抱罕縣西七里。漢書地理志：師古曰：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。又地理志：金城郡河關下，積石山，在西南羌中，河水行塞外，東北入塞內。後漢志：河關故屬金城，積石山在南西，河水所出。唐高宗儀

鳳二年，於澆河故城置積石郡。澆河者，元和志所謂積石軍西臨大澗，北據黃河，即漢之金城郡抱罕縣也。今有積石關。此處兩山如削，河流其中而西，至蘭州與湟水會。山海經：積石之山，其下有石門，河水冒以西南流者，常指此。畢沅以石門爲在今甘肅河州西南，積石山之南麓。山海經：禹所導積石之山，在鄧林東，河水所入。當亦指小積石。近人閻百詩，胡渭以大積石爲夏書之山，小積石爲唐述窟；元和志有唐述山，當卽爲唐述窟。又漢書地理志：臨羗下西北至塞外，有西王母石室，僊海鹽池，北則湟水所出，東至允吾入河，有弱水崑崙祠。師古曰：西有卑和羗。以此數語證之，今之地理，僊海卽青海。一名卑和羗海，亦曰西海，又曰鮮水，今之庫庫諾爾是也。鹽池當爲今之達布遜淖爾湖無疑。攷達布遜淖爾者，蒙古語鹽湖之義，地在青海之西南湖畔，積數寸乃至一尺餘之鹽層，土人多事製鹽業。青海、蒙古、西寧縣等，並各種蕃族之食鹽，皆仰給於此。湟水，元和郡縣志：湟水亦謂之樂都水，出青海東地亂山中。漢書地理志：金城郡浩疊下：浩疊水東至允吾入湟水。浩疊，卽今之大通河；允吾，卽今蘭州。又有不以河源定崑崙者。地理志：敦煌廣平縣有崑崙障。又十六國春秋酒泉守馬笈上言：酒泉南山，卽崑崙之

體，周穆王見西王母卽此山。又一統志：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，南與甘州山連，其巔峻極，經夏積雪不消，世呼雪山。括地志：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。張守節云：肅州卽小崑崙，非河源出者。是以禹所導之小積石山及與小積石山連屬之南山爲崑崙之又一說也。綜是三說，一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，一以吐蕃之大積石爲崑崙，一以小積石及連屬之南山爲崑崙。此數說中，惟除以南山爲崑崙者，不言河源外，其餘皆以河源爲定崑崙之要點。按黃河會塞外諸水而成，其源本不止葱嶺于闐兩河；於查靈、鄂靈之先，追溯其所自來之哈屯河，而歸本於巴顏喀喇山之東麓爲最初之源，此固爲言河源者所不可不備之說。使古書之記崑崙者，除言河源所自出外，而其餘一無事迹之可證，則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之說亦誰得議其非？然試以前數攷案求之，於河源一事之外，餘皆無可印證。則專舉巴顏喀喇山爲崑崙者，其證據究不免單簡。雖然，謂古人所言崑崙，其包賅之地域必廣，此巴顏喀喇山實自喀喇崑崙而來，而與于闐之崑崙山脈連屬，不過南向分一支而出，當並在古人所言崑崙圈界之中，固未始不可。然如是也，必稍加別白，謂巴顏喀喇山爲葱嶺于闐崑崙山彙中附屬之

一山則可謂有獨立之資格，而以古人所稱之崑崙，限爲是山之專名也，則未免失之僭專者也。至所謂積石崑崙者，蓋以河出積石，而古書有河出崑崙之說，於是合兩說爲一說，遂定爲積石卽崑崙，崑崙卽積石，而積石之說不定，有大積石小積石，而崑崙之說亦不一定，有小崑崙大崑崙，海內崑崙，海外崑崙，河水所出之崑崙，非河水所出之崑崙，敦煌崑崙，酒泉崑崙，肅州崑崙。實則積石非河源所出，所謂禹導河積石者，以積石爲施功之處，非以積石爲發源之處，如是，則積石之無與於崑崙明甚。彼大積石之河，其源既自喀喇崑崙山來，而小積石之河，又自大積石之河來，而與浩疊諸水會耳。欲於其間，求古書崑崙之所在，其相去亦遠矣。若鄧展云：（註：其語見史記大宛列傳注，又見漢書張騫傳注。）漢以窮河源，於何見崑崙乎？尙書曰：導河積石，是爲河源出於積石，積石在金城河關，不言出於崑崙也云云。其謬可謂已甚。古書言河出崑崙，其語具在，鄧豈一未之見乎？而遽下不言出於崑崙之斷詞也，是可謂庸而妄者也。或者不脫儒家拘虛之習見，言古書必以尙書爲斷，尙書之所不載，則古書皆疑其僞，而以爲不足取，是又蔽於一偏之見者也。然於此紕說之中，而亦可攷見一理，卽於積石所在

之區，而無崑崙之可尋是也。然則河源自出於崑崙而非積石，而積石不當名爲崑崙而言兩積石爲崑崙者，其說可決其皆非也。至外此有以敦煌、酒泉、肅州諸說，而認南山爲崑崙者。夫但渾言南山爲崑崙，亦自不得議其非。何則？漢時言南山，自葱嶺之山南出，起于闐山迄於終南山者，皆謂之南山。漢書西域傳：于闐在南山下。又史記大宛傳：漢書張騫傳：張騫自月氏還，竝南山。其所謂南山，卽于闐之崑崙是也。漢書西域傳：葱嶺，其南山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焉。史記大宛傳：正義云：南山卽連終南山，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。雖然，此僅以其山脈橫走，連接京南之終南，故統號之爲南山耳。若析言之，于闐之南山，漢時已定爲崑崙，今從之；肅州南之南山，漢時謂之祁連山，而終南等山，又各自有名。然則崑崙所在，不得以同屬南山山系，而爲汎廣無界限之稱。除于闐之南山，以河與玉所出，可謂之崑崙；若肅州南之南山，其得稱爲崑崙者，當由後世附益之名，而古書所言之崑崙，殆不在此。而又有極廣汎性而無着落之說，鄭玄注禹貢，別有崑崙之山，非河所出，蓋不知其所指。或曰：鄭玄蓋以河出於崑崙爲疑。許慎說文：河出敦煌塞外崑崙山，發源注海。旣言河出崑崙，而其所指，渾言敦煌塞外，無界段。

玉裁因此，至云塞外之山，至高大者，皆可謂之崑崙，則更可謂茫漠之至。夫古人云：崑崙之墟，方八百里，此一大山彙所盤踞，其範圍決非狹小；雖然，其地域雖廣大，而決不得謂之無界劃。若曰：塞外高大之山，皆可謂之崑崙，幾若古書之凡言崑崙者，不過言高大之山云爾，而無所專指之地。則何得以出河產玉，其高幾里，其廣幾里，而有某水出其何陬，某水出其何陬，且有涼風，縣圃，層城等之分名耶？古人之必有所指，而非渾言高大之山，彰彰明甚，彼段氏之定崑崙界說也，其不當於論理，固甚易見。而近人且有稱許其說者，其所見殆非吾人之所知也。夫指崑崙爲巴顏喀喇山，爲大積石，爲小積石，爲南山諸處，亦皆各有其依據之點，但其所依據者，似不免寡薄。若夫汎廣性而無段畫之言，則直不足置存於學界者也。

古來言崑崙諸說，其中握莫大之勢力，而其所關係者不僅崑崙，大造影響於歷史上人心之觀念，則太史公之說是也。太史公蓋持無崑崙說者也。史記大宛列傳，太史公贊曰：禹本紀言河出崑崙（中略）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？董份曰：觀此云惡觀所謂崑崙，則前云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口崑崙，蓋譏之也。此就其事實以觀，不過疑



崑崙爲虛妄已耳；然因此而世人所聯起之理想，因崑崙之虛妄，而遂責武帝爲好大喜功徒，事遠略而又斥張騫貪一身之利，逢君之惡，散漢之財力，以事四夷。觀趙昉、黃震、茅坤、丘濬等所論，其言不若是哉？夫武帝雖多可議，然通西域，結漢烏同盟，斷匈奴之右臂，匈奴由是遂衰，而不爲漢族患，於民種史上，厥功甚偉。而其事能告成，則以當日有天才上一大冒險家之張騫在。以功論張騫，固常在銅像記念之列，雖近世赫赫在人耳目間之哥倫布，亦何以遠過之。然而哥倫布之名，芬芳於世人齒頰間；而張騫鑿空，冒萬險不顧一死，乃不免爲足不出閨闈，掉弄筆鋒一二儒者所呵，冤哉！冤哉！不獎勵挺特之士，而務壓抑之，此固我國數千年來之所以無進步也。然如趙昉、黃震等所論，實自史公啓其端。史公不快於武帝，故於武帝通西域之事，多含諷刺，隱約於字句之間，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觀史記雖述西域事，然取漢書比較之，則史記所載多疏漏。且史記漢書皆述張騫言，然史記所載略於漢書。向嘗竊怪以爲史遷時代近張騫，而騫言有爲史遷所略者，班固反詳述之，此何耶？繼而通觀史記全體之用意，乃知其撰作之主義，不在敘述而在諷戒，此其所以疏略而不爲意也。史記之成，當時以爲謗書。

然一般人心之間，大傾倒於史公之論。即以崑崙言，武帝明詔，定于闔山爲崑崙；而史公反對之，以爲無崑崙。故鄭玄注尙書，已示疑崑崙之意；許慎論文，亦但泛記崑崙；段玉裁云：馬班皆不信禹本紀，山海經之言，而許言出崑崙者，許從漢武帝所詔也。夫事關學術，不論帝王，帝王之所勅，學者拒之無不可；然亦不無有學者之言爲非，而帝王之言爲是者，要當論其理，不論其位耳。許懷疑意，而姑從武帝所詔，是漢代儒者之陋耳。然表面從武帝所詔，而隱實然史遷之言，以是見史公所論，已大占勢力於漢代學者間。夫古書言河出崑崙，而其所狀寫崑崙，係一高大之山嶽。今追溯河源，固有若于闐連接葱嶺之大山在，是豈得議古人之言爲捏造？學者不務求地理之實，而信其經見者爲有，不經見者爲無，此其理與今之腹地人，不見輪船鐵路，以爲怪而不可信者等耳。然此等論說，最易見重於我國之人心間，是何也？則以我國數千年社會間之教化，以經常中庸爲美德，而新奇剽闢爲妄說故也。噫！吾獨不解號稱好奇之史公，耕牧龍門河山之陽，曾南遊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浮沅湘；又嘗西過空峒，北過涿鹿，東涉汶泗，漸於海，奉使巴蜀，略卬笮，昆明，足迹幾遍中國。而至涉筆域外，其眼界之拘墟若此。

抑夫後之文章家，賞其烏略所謂乎等搖曳數虛字，以爲有神，因尊信其文，從而尊信其說，而不敢一加之討論者，是亦爲文字之所魔焉而已。吾輩今日亦勿爲此烏略所謂乎數字之神光所眩，仍返而實攷崑崙之所在，以斷其有無可也。

今人則有以喜馬拉亞山爲崑崙之一說焉。南昌沈氏於書目提要云：喜馬拉亞山，爲大地第一高峯，積雪皚皚，今爲世望。近日我國學者，謂卽古之崑崙。此說一傳，幾爲定論。又云：世界地理志之譌者，如謂長江、黃河皆出於崑崙，而以崑崙與喜馬拉亞山分而二之。按崑崙祖山，載籍所重，然峯巒何屬，指實爲難。羣書所稱，世俗所目，皆未必爲典要。惟近日新化鄒氏，始以喜馬拉亞當崑崙，以高度準之，差爲近似，故人多從其說云云。鄒氏之書未見，未知其證據若何，無從縣論。惟如沈氏所謂，以高度準之，差爲近似，吾不知何所據以爲準也。按禹本紀言崑崙，其高二千五百餘里。淮南子：崑崙墟有增城九重，其高萬一千里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水經：崑崙高萬一千里。廣雅：崑崙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水經廣雅與淮南子說略同，爲本於淮南子無疑。山海經：崑崙之虛，方八百里，高萬仞。或謂：此言其虛基廣輪

之高卑耳。自此以上，二千五百餘里，有禮泉瑤池，見禹本紀。要之，其所言高度，尺寸里步，必不能持與今合；惟可知其為高山之一義耳。且以此而必推為世界第一之高山，謂足以相當，是猶不免擅斷。蓋古人雖狀言崑崙之高，固未嘗明言全地球之山，無有過於是者；然則舉一全地球至高之山，而欲以之定崑崙也，其論之危險亦甚矣。且以喜馬拉亞山當崑崙者，即採用古人以阿耨達山為崑崙之義。阿耨達山，今學者間有解為喜馬拉亞山者；然則謂以喜馬拉亞山當崑崙，為古人已有之義可也。史記大宛列傳正義，引括地志云：天竺，在崑崙山南，大國也。又云：阿耨達山，亦名建末達山，亦名崑崙山，水出一名拔扈利水，一名恆伽河。自崑崙山以南，多是平地而下溼，土肥良，多種稻，歲四熟，米粒極大。是其所言，明係今印度之喜馬拉亞山。今人或言阿耨達，建末達與喜馬拉亞同，故阿耨達山當為今之喜馬拉亞山。使是說而果可據也，則阿耨達山可定為喜馬拉亞山，而不得與中國所言之崑崙混。寧有舍出河產玉，居亞洲中，為東西往來足迹所經，及其他事亦多可與古書相印證之帕米爾于閩之山，而反認偏處印度，於古書無可符合之一山耶？又有論者，謂阿耨達山即印度人之所謂喀拉斯（Caras）。

Log) 山，西藏人之所謂乞射 (Tise) 山，而卽載於中國書之岡底斯山。郝懿行據一統志云：西藏有岡底斯山，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，乃西域記，水經注所謂阿耨達山也。又有論者謂：阿耨達水與夫阿耨達山，理自不能分爲兩地，於阿耨達水之所在，卽可定阿耨達山而阿耨達水，卽今帕米爾之哈拉庫爾湖，則阿耨達山亦必當爲帕米爾之山。而佛典中言阿耨達水，在雪山之北，雪山卽喜馬拉亞山，在喜馬拉亞山之北，則非喜馬拉亞山自明。而帕米爾之地，實卽在喜馬拉亞山之北。是二說者，俱不以阿耨達山爲喜馬拉亞山。其以阿耨達水與夫阿耨達山，理必同在一地，爲立論之要點，以視謂阿耨達音近喜馬拉，而古書有言阿耨達山卽崑崙者，於是合並牽混，而立崑崙卽喜馬拉亞山之論者，固遠過之矣。且夫爲一人種所稱道之山，必與其人種有關係之故。或盤踞於其人種居住之地，而高大峻嶒，時觸動其觀念；或據形勢扼要之區，而巍峨雄峻，拔起於一方。若喜馬拉亞山矗立印度，自照著於印度人種之心目間，而中國人種與之無何等之相涉。而帕米爾之山，居黃河發源之高極處，障隔中外，而爲東西交通惟一之孔道，爲古時中國人種進入中國必由之路。漢時分其道爲二，北沿

天山南沿于闐，卽所謂南北道。而古人往來，多從南道，循于闐，登帕米爾，古書所記崑崙之事，蓋多在此。若欲至印度，登喜馬拉亞山，由取道西域而往，必先踰葱嶺，觀後世入印度之人，若宋雲玄奘等行蹤自明。斷無古人踰葱嶺帕米爾，睹此高拔巍特之山而不記，而反於喜馬拉亞山記載獨詳之理。且喜馬拉亞山，僅爲印藏交通之一隘道。卽由西域至印度，果以何事而必登喜馬拉亞山耶？若果登喜馬拉亞山，不能不以其歸途，將取道西藏進巴蜀，出中國之南方爲假定，而古人豈有是行蹤之可證耶？又若往時不踰葱嶺，而得直登喜馬拉亞山，則亦必由中國南方，取巴蜀而進之一道；而此道者非他，卽漢時張騫所欲通而不得通者也。史記漢書竝載張騫言曰：臣在大夏時，見卽竹杖蜀布，問安得此，大夏國人曰：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。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，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，居漢西南。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遠矣。今使大夏從羌中險，羌人惡之，少北，則爲匈奴所得，從蜀宜徑。（註：師古曰：徑直也，宜獨當也，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）天子以騫言爲然，迺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，四道竝出，出驪出荂，出徙卽，出夔，皆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閉氐荂，南方

閉崑崙，昆明，終莫得通云云。是蜀道之難，艱阻梗塞，在漢時猶如是，況古代乎？其間兩處毗連之土着，或相交接，以流通賈市之物，而非爲往來交衝之大道，故雖以漢之國力，終莫得達。又非獨漢時，然自佛教宏通，中國人至印度求經，及天竺僧之來中國者，皆取道西域，其後或有改從南方之海道者，而從藏，蜀間往來者絕少。蓋西藏雖至今日，尙爲世界之祕密國，而進入甚不易。中國古人，取何道線，而得屢登臨喜馬拉亞山耶？况攷之古史，而求古帝王有取道南方，由巴蜀而上崑崙，直無一蹤影之可認，然則指崑崙爲喜馬拉亞山，而中國古時，於偏居印度之一高山，獨屢言之不一言，其理由直無從解釋。沈氏又駁中國民族，從亞西移來之說，其言曰：果出自巴比崙等處，則漸被之跡，首在南方，何以滇、粵諸邦，教化之遲，文物之絀，乃反後於各地，此其未必可據者矣云云。夫謂中國民族，自亞西來，固不足爲不易之論，學者有懷疑於其間，自當抒其所見而辨正之。然如所謂自巴比崙來，漸被必首在南方，此其理果何所據，豈以爲巴比崙與中國南方，於輿地上畫一平行線之差度近，而於中國之北方遠耶？不知從亞西至中國，其通道皆越亞細亞中央之高嶺，而進入中國之西北方，觀後代羅馬販絲之隙

商，猶取此道。夫自來道途，皆依山川之脉絡，故多曲而不直，又豈能指畫紙上之輿圖，而較遠近，而強人之足迹，爲亦必如此耶？若如沈氏所言，從巴比崙至中國，必當滇粵，則其間所登臨之崑崙，自必爲喜馬拉亞山，而無如中國之開化，不先滇粵，在沈氏已疑之矣。然則古人所登臨，又豈必爲喜馬拉亞山耶？而云自定崑崙爲喜馬拉亞山，學者多從其說，吾未知其可從之理固何在也。

中國古書言崑崙，而印度經典，則言須彌，於是有須彌，崑崙之說出焉。拾遺記：崑崙山者，四方曰須彌山，道經：崑崙之山，乃天之中嶽也，在八海之間，興起行經。崑崙者，則閻浮提地之中心也云云。其以崑崙爲在八海之間，又以崑崙爲閻浮提之中心，蓋皆以佛教之須彌言崑崙也。而又有反對其說者，如黃震之論曰：太史公云烏睹所謂崑崙，嗚呼，太史公之論善矣。然後世展轉沿襲之妄，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。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，又因崑崙之說，附會之爲須彌山，而更加張大，謂周須彌之山，爲世界者凡四。然天下安有是理者哉？又曰：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，雖從西域來，實皆譯之者，附會中國非聖之書，以張大之，而不復計



其事之實也。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並及之云云。今按諸說，以須彌爲崑崙者，固失之牽混。而反對其說，直視中國之言崑崙，皆爲非聖之書。而以爲印度須彌之說，由中國崑崙之舊說而張大之者，此其見解，直與今日譯西人之言民權平等，皆視爲非聖之言，而以爲由新黨之所捏造，其持論正復相等。要之，皆未究兩者之說，其所指之山，果當何屬，與夫兩者所指之山，果爲同一與否？然則崑崙須彌之說，究其實果當若何乎？崑崙出我國之書，而須彌之說，傳自佛經，是不可不就佛教之言須彌者而一攷之。夫佛教之言須彌也，其在尊信佛教者，以爲此佛之天眼通，能觀徹小中大三千世界。故其爲宇宙論也，以須彌爲中心，日月星辰，皆繞之而行，以今科學言之，天體諸恆星，各依一總樞紐而旋轉，而此樞紐之所在，爲昴宿六，然則佛之所謂須彌，卽宇宙之總樞紐。而卽今天文學之所謂昴宿者歟，此一說也。而在菲薄佛教者，以爲佛教之說須彌，九山八海，四寶合成，不脫古時代幻想之宇宙論，在宗教家或有迷信其說，要不過牽強附會，而不足當科學者之一瞥，此又一說也。是二說者，各得其理之一端，而吾人欲攷求須彌者，先不能不一探其須彌之說之所自來，故當先立此攷案曰：須彌之說，始

於佛教乎？抑非始於佛教乎？今攷佛教之言須彌，有華嚴經，（註：佛昇須彌山頂品）金光明最勝王經，（註：四天王護國品）妙法蓮華經，（註：序品第廿五普門品）維摩詰經，（註：不思議品）大乘大方等日藏經，（註：昇須彌山頂品）大寶積經，（註：六界差別品轉輪王品）起世因本經，（註：閻浮提洲品，四天王品，三十三天品，住劫品）長阿含經，（註：閻浮提洲品）正法念處經，（註：觀天品，畜生品）佛說阿毗曇論，（註：地動品，大三災品等）瑜伽師地論，（註：本地分中意地）阿毘達摩大毗婆娑論，（註：大種蘊定蘊）阿毘達摩俱舍論，（註：分別世間品）顯揚聖教論，（註：攝事品）大智度論，（註：初品中現普身）諸書。然試進而攷之，此須彌說，不僅見於佛典，而實為印度婆羅門之古說。須彌或作須彌樓，或作蘇迷盧，出定後語，須彌樓山之說，皆古來梵志所傳。迦文特依以說其道。又云：須彌世界者，是梵志初說，佛國曆象辨妄序，須彌樓山，外道舊說，迦文因之以論心地。印度藏志，大地之中央處稱蘇迷盧，其高頂云忉利天上，其北方云俱盧國，元在四韋陀論中，婆羅門相傳之古語也。蘇迷盧即須彌，音譯偶異耳。智度論外書所說須彌，純一金色，

佛所說爲四寶所成，是言外道亦說須彌，其所異者惟外道言爲純一金色，佛言爲四寶所成而已。釋教正謬，如須彌山如來菩薩六通羅漢皆由無漏定正慧眼所觀視也。得定外道婆羅門仙，亦各髣髴視之說之，故印度諸外道，雖疑佛智，不敢疑須彌。蓋外道以佛說與己說異，故疑佛智，而須彌爲古說，佛與外道同所稱述，故不必疑也。又須彌山頂之帝釋天，及其上下諸天之說，皆見於毘陀神典中。又據西人之研求印度學者，亦均以須彌說爲印度古代所有，多孫氏入須彌之說於印度神話字典中，卡拉陀氏印度古典字林，以須彌附近爲印度阿利安人種之原住地，至占領印度後，其名尙留於人種之古傳記中。富蘭那所記位七山中心之金山者，卽此。達多氏印度古代文明史，論印度古代地理，引婆羅門神話中所說七大海七大陸與佛教中須彌說大同小異。然則合而攷之，佛所說之須彌，與古代傳記諸外道所說，不過稍有參差，而其說之不始於佛，固甚確也。蓋佛之說教也，意在開悟愚衆，故不能不假其所記憶之事以爲指點。而衆人所最印於腦中而不忘者，爲一種社會上相傳之神話古說，借此以引誘其興，則吾之言易入而足動聽，而又不苦於理境之艱深。佛當日深悉此理，故其說教之中，

引舊日之神話甚多，不僅須彌，而須彌亦爲其中之一事。夫須彌之說，既非始之自佛，則尊佛說，以爲佛以天眼得見宇宙之全體者非，以爲佛說幼稚，不合於今科學之言，亦非也。由是而欲一進攷須彌之所指，爲果當何地乎？卡拉陀以須彌當喜馬拉亞山之北方犍鞞之一高地，而或者以爲指帕米爾。是則合印度諸說觀之，頗多齟齬。何則，印度人傳說之俱盧洲，以爲在喜馬拉亞山之北，而佛典中亦以俱盧洲爲在須彌之北，俱盧洲當帕米爾正合。長阿含經云：須彌山北有天下，名鬱單越，有阿耨達池，出四大河，今帕米爾之哈拉庫爾湖，古說出四大河，當阿耨達池無疑。而云在須彌之北，又云在喜馬拉亞山之北，是則須彌之與喜馬拉亞，當爲同一之地。以印度人所見之高山，莫近於喜馬拉亞山，以喜馬拉亞山爲一定點，而分畫四方，以記認世界之大勢爲順便，此須彌之說所由生。須彌蓋卽指喜馬拉亞山也。今日本井上圓了亦以須彌爲喜馬拉亞山，其所攷證：一閻浮洲，在須彌之南，今印度在喜馬拉亞山之南，閻浮洲爲我人住處，正印度人自指其住處。二閻浮洲之地形，與印度之地形同。閻浮洲北廣南狹，三邊同量，各二千由旬，南邊三百由旬半，今印度地形，北面負山脉地廣，南方張出海中地

狹，三閭浮洲之縱廣，與印度之面積均，閩浮洲蓋共六千三百由旬半。（註：一由旬當三十里）以是合之，閩浮洲者，印度之異名，而須彌者，喜馬拉亞山之異名也。又雷克刺士（Reclus）說：喜馬拉亞山之地理，曰須彌山之理想，殆離人寰而從此高山峻嶺之中起者，是亦以須彌山爲即喜馬拉亞山。然則印度之所謂須彌，與夫中國之所謂崑崙，固各異指而非屬同一之山矣。

由是而崑崙之地域可定。然則古代居住於崑崙者，當屬何民族乎？荒古遼漠，無可詳考，今可見者，惟古史所載之西王母時與崑崙山有相關係之故。西王母，今爲東西各國研究支那學者，熱心考察之一問題。蓋以西王母爲窺測中國古史，與外域交通之一要件，其解說西王母之言頗多。自一八八九年，愛台爾氏英譯穆天子傳，或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詩史，引波斯古傳，襄西陀（Jamshid）王與摩訶晉王穆罕（Mahang）婚，而以摩訶晉爲大秦，即支那穆罕王爲穆王襄，西陀王爲西王母，或以阿剌伯之西亞婆（Shebaor Saba）女王爲西王母，而拉克伯里以爲即烏孫民族稱其君爲昆莫之古譯，引中國古音王音近昆爲證。西王母

者蓋卽烏孫之君。而最近學者之說，以爲西王母卽圖伯特語又濃坡 (Tsoungob) 之音譯，而蒙古語之庫庫諾爾 (Kokonor) 卽青海之義也。願以吾人所見，則寧謂古時一人種之名爲當，而若以崑崙爲帕米爾，于闐間一大山爲假定，則西王母卽居住於其間之民族。然進而考之，果當屬何之種族乎？是亦遼難臆斷。章太炎煊書云：穆天子傳言西膜者，塞米的族，舊曰西膜，亞述及前後巴比崙皆其種人。前巴比崙卽迦勒底，（註：按此說稍誤迦勒底諸國不僅塞米的人，尙有屬丟那尼安種之阿加迭思米爾人種，已見本文上論亞西種族篇。）又云：西王母者，西母與西膜同音，王問音也。西膜民族，始見猶太舊約，本挪亞子名，其後以稱種族云云。按是說也，是以西王母爲卽塞米的種也，而其所論，別無證據，徒以西王母之與西膜，西膜之與塞米的，音相近似，而斷然西王母之與西膜，古書兩列其名，不應以同一之詞，一書互異，而欲別定爲屬何種族，則古史實少事實之可證，不得已據漢時住於帕米爾附近種族言之。則天山南北麓及帕米爾西，多塞種，而帕米爾山中，當爲氏種。漢書言烏孫本塞地，蓋塞種人所居住之地，又今熱海，於天氣晴明時，水底見有家屋之迹，且時時有人骨破瓦古器之

類漂於灘際，土人相傳，上古有一都府，其中有井，一日井水溢出，沈都府於水中。又云：相傳古時住於此湖旁者，爲一種綠眼之人民，故今考熱海，古爲烏孫領地無疑。又今之哈薩克人，卽黯戛斯，今人所考爲黃白之合種人也。而於古卽爲堅昆。西陽雜俎云：堅昆人民，髮黃目綠，赤髭髯，其髭髯黑者，爲雜胤，此數語，今大顯其價值。蓋與今人所考爲黃白之雜種者悉合，其所謂目綠髮黃赤髭髯者，蓋卽塞種，又漢書以休循捐毒之屬，爲皆塞種，又言鬪賓塞種，而大夏原住之人，亦爲塞種，然住於帕米爾山中者，與此異。漢書西域傳，蒲犁及依耐無雷國，皆西夜類也。西夜與胡異，其種類羌氏，是皆指住帕米爾山中者。無雷卽前述之漢盤陀，在葱嶺頂上，西夜爲其間著名之一族，故曰皆西夜類也。而漢書明言與諸胡異，其種類羌氏。胡者卽指碧眼諸胡，羌氏種者，黃種也。若以漢之西夜子合，當古之西王母，而西王母之名，尙見於周代，周距西漢時代不遠，若周漢之間，果無人種之大變遷爲假定，則漢書之所謂西夜類者，卽西王母人種，而其種類羌氏，則非屬塞米的種，而寧屬爲黃種。於大種族上言之，固言我種族爲同種者也，雖然此必以西夜子合爲卽西王母，又必周漢之間，西夜子合無人種之大變遷。此二

案假定，而後西王母之爲氏種，卽屬大種族上之黃種，可以推定，若此二考案未能遽斷，則西王母之果爲氏種與否？亦未能決，姑留其說，以待考求可也。



## 第八章 結論

迄終而附以一言曰：以今日我國地質之尙未發見，而研求人類學專門之乏人，不能得幾多實迹之徵驗，而徒憑藉古書與近時各國學者研究之說，而欲剖晰此一大問題，殆不自量。而所謂如蚍蜉撼大樹者，其間所說之不當，或不能證明其訛誤與否？或不免陷於幼稚之見，而爲後世學術大明之後，所廢棄而補正者，不知凡幾，然使果有此一日也，雖大遭呵斥，幸甚。何也？吾人所欲究明者，此一事之真相若何而已，苟得見真相，則說之出於己與人，又何擇焉！且因得見真相，而棄己之說以從之，又何靳乎？非特此也，卽尙不獲見此大發明之一日，而學問以考而日進，他日者，人或進於己之說，固將舍己而從之。卽在己而後日之所見，有異於今日者，亦當自棄其前說而改定之。然不自度其今說之膚淺，而或輯人說，或標己見，而先開述其區區者，蓋以蒸民之性，莫之思念其祖，水源木本之所自來，而安於昧昧然而不之求。

也。則夫所貴乎人智者，又奚爲耶？况乎自地球大通以來，種與種相見，因種族異同之間，而於一方，交際之情大開，於一方競爭之念又起，交際者所以盡待人之道，競爭者所以樹自立之基也。兩者交相爲用。然則當種族並列之日，而講明吾種之淵源，以團結吾同胞之氣誼，使不敢自慚其祖宗，而陷其種族於劣敗之列焉。其於種族保存，與夫種族進化，有取於是焉。必鉅矣。抑昔人有言，前輩不生吾輩老，恐令遺憾又千年，以是不敢辭謏陋，而姑任其一蚊一蠅之勞。又語有之曰，疑團者，研究之母也，今之掇拾，固此志爾。

抑猶有一言於此，則我人種定名之難是也，於標識上，最易區別者，莫如名漢族。雖然，漢者一朝之名，以一朝之名，而爲我全體種族之名，於分固不當爾。或曰，其支那種乎？夫如世之以支那字爲禁品者，其言曰：支那者外人稱我之名，以外人稱我之名，而我亦從而自名之，其爲我無名乎？是大不可禁之便，是固失之過當，雖然，支那者我固未嘗定爲我國之正名也，既未嘗定爲國之正名，又何能定爲種族之正名乎？夫曰支那種也，毋寧曰中國種。居中國者，雖不僅吾人之種族，然數千年來，於中國土地之歷史上，其爲主人翁者，固我種人也。則名爲中

國種者，從其主者言之，固無不可。雖然，中國固國名也，以國名爲種族之名，雖有時可用，而有時仍不能不用種族之專名，蓋至於必當別白之處，勢不能不捨統詞，而用專詞。（註：例若文中云：上古居中國者有苗人種，而其下之一語則指我種族而言，其時勢不能云上古居中國者有苗人種，有中國種，於此必擇一易區別之名用之，如云：上古居中國者有苗人種，有漢人種，則詞方明晰，然至是則已不能不捨棄中國種族之名而不用矣。）而無適當之專名者，復於此而感其大不便也。或曰：我種皆黃帝之子孫，可名黃種。然黃種白種，爲大種族上之名，其詞易混。且嘗思之矣，黃帝之子孫，莫如名曰姬種。雖然，中國全體人種中，蓋尙有神農炎帝之子孫在。（註：神農炎帝屬何種？族於中國古代諸民族篇論之）固不當僅以姬姓限之。近錢唐夏氏主左傳戎子支駒之言曰：我諸戎飲食衣服，不與華同，以華爲我族之眞名。雖然，此亦他人對我而爲區別之詞之名，而非我種之自名，且若遽云華種華族，於見聞上尙未洽熟。卽用之於文字間，亦尙有杌隉未安之處，而較之諸名詞中，已不能不謂之稍憾。夫既不能以己意定一新名，而舊名之諸未足當意者，又若是，是知欲定我國之國名固難，而欲定我

種族之名亦復不易。固知蒙愚，思淺見隘，大雅諸士，亦幸審酌而有以匡其不逮也。

茲以本篇結論諸點略揭於左：

- (一) 挪亞時之洪水，與堯時之洪水不同。
- (二) 設令中國種族，果由巴比崙來，當屬迦勒底之阿加遜人種，而非塞米的種。
- (三) 以上古中外隔塞，由農業大定之故。
- (四) 以上古漢人種，先居黃河之南，而後居黃河之北。
- (五) 以戰版泉涿鹿，皆為黃帝與蚩尤之事。
- (六) 以西王母地，當漢之西夜子台。
- (七) 以西王母為種族之名。
- (八) 以塞種為白種，以氐種為黃種。
- (九) 以白狄等為白種。
- (十) 以匈奴老上單于攻月氏事，為即烏孫借匈奴兵復仇事。

- (一)以黃帝爲最古之教主。
- (二)以老子爲老聃，非有他人。
- (一)以老莊爲同鄉。
- (一)以人皇出谷口，爲卽寒門之谷口。
- (一)以崑崙爲帕米爾兼于闐之山。
- (一)以葱嶺河源爲徙多河。
- (一)以于闐河源爲玉璫哈什河。
- (一)以崑崙之五色水由玉色分。
- (一)以山海經之杠水，爲葱嶺河之一水。
- (一)以山海經之炎山，爲古之天山中之一火山。
- (一)以漢書地理志之鹽池，爲今之達布遜淖爾湖。
- (一)以密爾岱山，爲山海經之崑崙。

- (一) 假若西夜子合卽爲古西王母，而周漢間種族不變，則西王母當爲氐種而屬黃種。
- (二) 伸漢書而抑史記。
- (三) 顏師古段成式皇甫謐等之言復活。

## 中國民族西來辯

我國立國以來，有至遠之歷史，至著之事蹟。其進化之序，由神話時代入於事實時代，由自然時代入於人爲時代，由單簡時代入於繁雜時代。一稽上古記載，凡諸事實，無不一一與我中華地域互有根據，互有關聯，始終一貫，歷歷可指。如人之由幼而長，而壯，胥不出乎家庭關係，非如養子入贅，突乎外來，有前後際之可尋者也。遍尋我國古書，曾無片辭隻語，認我族由域外遷入。不意有史至今，五千餘載，我種姓人，一聞他人之有是說，嗒焉若喪。彼本無稽附會之語，我復不惜搜集斷簡殘字，凡可以依附其無稽者，靡不張之皇之，若遠在西方小亞細亞，近在西域于闐之間，確有我民族發源之迹也者，斯說之興，不過十餘年間，起於一二文人好奇心，遂乃染遍全國。新學青年之子，尤所欣聽，今乃學校教科書，有垂爲定說者，吁，可異矣！

而我嘗舉以證我國人，亦未有能確答之者。我國人不過外人云然，我以云然而已。夫使我種果自外來，即逕認之，亦非便不愛國。今歐美列強，古初移殖之事，彼亦何諱於此而斤斤致辯，轉爲不達。然如上述，在我既爲有據，忽乃棄己以從。如人於祖宗事迹，既自有其族譜系牒，曆禩信守；忽有人云公之族姓非甲也，實由乙來，尋其論據，亦不過就我族譜強爲牽附，而其子孫遽不敢自認爲甲，其爲謬妄，豈有倫比。故今人於我種族，其事實之錯誤，害猶小；如此大事，乃亦可以冒昧從人，甘自棄其根本所由來，曾不少惜，其根質之輕淺，志義之薄弱，斷不能自存於天演物競之中，其害乃更大也。我爲此懼，不能不辯。

西來說之最新奇，最無價值，而我國學者所最樂爲推助波瀾者，莫如法人拉克伯里氏所著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。我且先辯之，而後及於他說。彼以中國民族，爲在紀元前二千餘年以前，自小亞細亞迦勒底而來。其論據：

一曰：中國黃帝爲有熊氏，熊字之音，正合於迦勒底名王那昆德（一譯曰奈亨臺）據西方古史，紀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，有該王率巴克族東徙之說，東徙即移住中國。氏所據古史，



惜予未及見。不知彼所謂東徙者，嘗記其路程，及其歸着地，云由某地至某地，終乃至於中國乎？如僅曰東方云爾，由迦勒底至中國本部一二萬里，中間地域多矣，何處非東，安能即指爲中國？舊約所載：紀元前二千年間，摩西率以色列族，出埃及，至加南，中間歷諸艱險，垂四十年，僅將得達。彼由埃及至加，不出紅海濱一隅，平衍無阻之地耳，其難如此。摩西之與那昆德，時地相去，皆屬至近，情形應無懸殊；而謂那昆德即能率其種族，飛渡此一二萬里之地，中歷無數峻嶺沙磧殊俗異族。安然及身至於中國乎？據西史：伊蘭國於巴比倫東北，紀前二二八六年，其王科特那昆德，侵巴比倫取之，掠各廟神像，運至蘇撒（伊蘭都城）是該王固一時英傑，功績赫然，其率族移殖他方，復立一大帝國，尤爲奇績，人所艷道，於個人或少數人私自旅行，事迹易致湮沒者大異。果中國即其殖民地，必早已轟傳於彼國史中，豈有率族東徙以後，寂然無聲，至於今日，始勞拉克伯里氏之表揚乎？此猶就彼一方，既無確據，姑爲理想上之立論也。反而觀於我國，史乘昭然，反證之迹，更爲的確。史載黃帝事，數見不一。其生地則在壽丘。壽丘之地，於魯東門外，今曲阜縣東北六里，（或曰在隴西上邽縣。）其世系，則炎帝時諸侯有

熊國君少典之裔，少典娶有嬌氏女，而生黃帝。有熊之地，則在河南新鄭，其得天下也，在由有熊進兵冀北，擒殺蚩尤，遂以定都涿鹿，是皆在中國境內，相去不出一二千里者也。我國五帝以前，所傳古說，容或茫漠難稽。伏羲以後，生卒始末，已可窺尋。黃帝去虞夏文物燦備之時較近，遺迹尤詳。書雖斷自唐虞，而大戴禮記，猶傳帝繫姓事，其他散見於百氏之篇尤夥，曾無黃帝西來事。史記五帝紀，乃至斷自黃帝，雖伏羲神農，猶不敢加入，去取何其審慎，而所載黃帝事，亦絕無西來痕迹也。且帝時已有文字，已立史官，若果其前半生未帝中國時，已卓爲西方名主，史臣方鋪張之不暇，詎有一切沒却至此？今拉克伯里氏，既硬主一西來見於胸中，其說而不得，乃無端鑿空，以我國有熊之國號，牽合那昆德之名，可謂徒勞而可笑者矣。其他謂：彼那昆德前，所謂莎公一世（一譯薩罔第一）者，紀事用火燄形之符號，卽我之炎帝；所謂但克者，嘗製象形文字，卽我之倉頡；其牽強無稽，大略稱是。

一曰：中國古典，百姓二字，百卽巴克之音，姓卽種族之謂，百姓蓋言巴克種。巴克者，迦勒底首府及都邑之名，彼其民族，卽用爲自呼之稱號，故百姓二字，卽中國人自呼其種族由來

之元音。我國人依附之，而引虞書「平章百姓」之言以實之，曰：書文由九族，而百姓，而萬邦，而黎民。顯有種族階級之別，百姓誠其當時由亞細亞同來之種族，如阿利人之入印度，分爲四級，前三級屬其同種，後一級屬於土人。今別百姓於黎民者，黎民卽其原來土著之人也。我考百姓之義，我國舊說，有曰百官（鄭注）者，有曰庶民者。前者之說，以古有賜姓之事，受姓者當然貴異，與平民別，以言貴族，則誠是矣；然與種族之義，相去則遠。今各國於同一種族中，分貴族平民者不少，非必以其異於土人也。虞書所云百姓，縱從前說乎？例亦何異。况百姓之爲百官族姓與否，猶有疑問。今姑不必遠引，同書之言百姓不一，曰百姓不親，曰百姓如喪考妣，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。此又對何而區別？我國百字，亦別無他義，惟有屬定辭者，有屬不定辭者。屬定辭者，如個十百千，幾百幾千之類，屬不辭者，定其例尤夥。今亦不必遠引，同書之中，如曰允釐百工，曰百揆時叙，曰百僚師師，百工惟時，曰百志惟熙，曰百獸率舞，皆舉其大數，猶言一切之意。卽屬於不定辭者，此何有絲毫種族之義存乎其中？同一書中，不應於「平章百姓」之「百姓」字，獨自歧異；同一書之「百」字，不應於「百姓」之「百」字，獨自歧異。拉克伯里氏不

引我古典則已，既將附於古典，則其論據何能自存？善夫！德儒夏德氏之言曰：「百姓」二字，始見虞書，去黃帝已千餘年，（蓋本我國有黃帝以後，顓頊以前，少昊氏一系傳八世五百年之說，）尙未知黃帝當時，有百姓之名辭否？斯言誠有味哉！（夏德氏著有中國太古史，不主張西來之說）。

一曰：崑崙卽花國之謂，黃帝西來，道經於此，既達東方，追念其地豐美，將示後世不忘，遂以自名其國，卽所謂中華。今人復引黃帝夢游華胥以實之，謂此卽帝之不忘故迹。夫我國五千年前，是否自名其國爲中華，於史無見。故今人且有謂我國自古無國名，有朝名，卽以朝名爲國名者。無已，求之距黃帝最近之信史，惟有虞書，稱曰：「蠻夷猾夏，」自此國人對外之辭。每曰諸夏，是言夏較爲普通；其他有曰華夏者，未嘗單言華也。左傳：戎子支駒曰：我諸戎飲食衣服，不與華同。始有單言華者。而說者猶曰：華夏二字，古音相近，言華猶其言夏。是則強我於五千年前，自認其爲中華，已屬不當。况我縱自認爲中華，亦未嘗認崑崙爲花國。我國自來注崑崙二字，每爲高山之意；蒙古語謂崑崙爲橫，言其山東西橫列，此皆毫無「花」字之義。既不認

崑崙爲花國，則雖自名爲中華，亦與彼毫無因果關係，至華胥二字，我國有可考者。竹書汗，謂在陝西藍田縣，其與今人所謂崑崙，相去絕遠也。卽曰：黃帝所夢者，另有一華胥，其地卽屬崑崙。又於何處見我人種卽嘗經此而來？此猶僅就我國一方觀察也。使彼國旣移一大民族於此，則爾後交通必不能斷；縱間因障礙（今人謂後因洪水汎濫）以致通而復閉，亦不應於人種移着之地，並其國名而不知。今之主張西來者，且謂黃帝以前，種族已東，至黃帝始爲一大計畫；則彼地應早知有我國名，更可不問。而我翻觀外史，當紀元前，外人之稱我國者，其名有二：一曰賽賴斯，一曰支那。賽賴斯之義，謂爲絲絹，其名始見於彼籍者，在希臘史紀前五六世紀間；說者謂發明蠶桑，我國最早（皇圖要覽伏義作蠶桑）爾後由間接貿易於彼國，彼卽以此名我，支那之稱，見於印度佛典，其義有二：一曰支那卽秦，以秦時始通也；一曰支那當是中國南方一地名，彼之初着地，曰支那也。而賽賴斯之與支那，所以各異者，一則西洋之交通由陸路，出乎中國之西北；一則印度之交通由海路，出乎中國之西南；二者各不相謀，故稱謂遂互歧云。要無論如何，紀前之外國人，絕無有自我爲中華者，此昭然也；彼不自我爲中華，實因我

未自名為中華，更昭然也。今乃無端以數千年後之所謂中華者，強名於數千年前，不足，又強附於崑崙之為花國。其去人種移殖之義，不知幾千萬里。拉克伯里氏之說，不甚左乎？

其他，氏嘗據彼古史，發見中國天文律歷文字，及天皇地皇十世紀次，與夫其他人事，多有與彼相同之點，遂以推定中國古代文明，由彼而來，即其人種西來之證。查中國之有天文律歷等，原非始自黃帝。史稱伏羲作甲子（漢書律歷志）歲起甲寅（三墳記）漢書藝文志載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，是皆在黃帝以前者。若志載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，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，路史以泰一即循蜚紀之泰一帝，則又遠在紀前幾萬千年，斯時西方文明，或尙未萌芽矣。文字之興，亦不始於黃帝。韓詩謂古封太山，禪梁甫者，萬餘家，仲尼觀之，不能盡識。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，夷吾所識十有二。此萬餘家登封勒石之文，至為孔子所不能盡識，則為遠在黃帝前可知。我國肇作文字者，遂古之時，無從考矣；見於書傳者，始有禪通紀之倉史星氏，繼有伏羲氏，繼乃有黃帝史臣倉頡氏。文字之道，每因時遞變，趨就完備。伏羲之於史皇，倉頡之於伏羲，安知非如後世史籀李斯程邈之流，遞有變化，一新體字出，舊體必漸就

溼，後人奉行其最新字體，遂以爲肇作文字矣？我國文字之興，且遠在迦勒底立國以前，無論能否類似；而云傳自彼國，是何說也。然而氏且又以我所據之天皇地皇，及十紀世次，其書自彼來矣。氏以中國天皇地皇，年數四十三萬二千年，與巴比倫大洪水前，諸王年數正合；其下九頭，五龍，循蜚，因提，禪通等紀，及伏羲之號，符合之處復多。謂卽彼種移來時，攜其古史，隨之傳於中土。由氏之說，是黃帝以前所傳諸帝，悉在彼地也。而我獨未知彼史所載，與我古帝類似之點，爲彼固有之古事乎？抑自數千年前我國之說已輸入彼地，彼遂用以記載乎？歐西紀前五六世紀，見於彼史者，已有我國絹物；張騫之通西域，至大夏，亦見有漢物。當其前時，我物之流在彼地，已不知幾何年？則凡諸古典，謂爲自我傳彼，固非必無之事。但我亦不欲穿於虛論，黃帝以前諸帝，若果在於彼地，則必彼有確證，我無實徵而後可；否則兩無可以徵證，亦可姑作疑案。而我國古史所載諸事迹，乃多有地域可稽，何也？古帝王有僅傳其遺迹者，以五龍紀之五龍氏，在廣施縣有五龍山，漢宣帝且因以建祠也。循蜚紀之距龍氏，出於汾隄，華陰縣北有廟也。焦明氏，涿光氏，犁雲氏，山海經有焦明，涿光二山名，又有犁雲之尸也；大隗氏，有秦

隗山，在河南密縣；雲陽氏，有雲陽山，在茶陵西南十里；因提紀之有巢氏，在於石婁，即今鄆邳也；禪通紀之無懷氏，當管仲時，封禪泰山之文猶在也。有國都可考者，禪通紀之史皇氏，則都陽武（河南開封縣）；大庭氏，則都曲阜；赫胥氏，則都朝陽（章丘）；有巢氏（此又一有巢，前者教民巢居，此革前有巢之化者），則都盤嶺也（在長安）。有都城葬地具明者，禪通紀之祝誦氏，都鄆，葬衡山之陽；陰康氏，都榮原，葬驪山是也。有僅知葬地者，如尊盧氏，葬肺山之陰是也。肺山在藍田，且傳有氏塚也。此皆在伏羲前，今人所指為洪荒之世者，而事迹昭然如此。彼西史果如拉氏所言，與我十紀符合乎？彼傳自我乎？我傳自彼乎？何須多辯。我方於我古史所載，多所懷疑；果彼西史又有此說，轉見我史之猶可信矣。然而拉克氏所據西史，彼其古代風教，及諸人事，又往往有與我類似者，何也？彼古代所云，我姑不疑其僞；然人事類似，竊以為無關於文明之傳播，更無關於人種之移殖。何以徵之？徵於今人所考查，南非南美及諸海島各新開地，往往其地亘古不通聲化，一考其俗，類似於他古國者不少，此非必相學，人類至靈，性道同根，循情勢之當然，亦自有其相同者。今鳥之為巢，獸之為窟，何嘗相學？東海之鳥獸，



與西海之鳥獸，乃不謀而相同。必如今人之說，偶見兩地人事有類似者，不曰自彼傳此，則曰自此傳彼，是以人爲鳥獸不若也，其安可乎？

以上拉氏諸說，其不足據也如此。氏之全書，予惜未見，不知尙有進於此者否？而今人所引，率本斯義，意其大者，或卽此矣。若今人尙有以桔槔見於埃及古圖記，以黃帝生於姬水，謂卽亞西亞之底格拉河；又以我古諸侯夙沙氏，在山東地域，煮海爲鹽，指爲卽伊蘭國都蘇撒；其他，以人事之類似，及音語之偶同，支離附會，尙不一而足。其通義，上文已言，無須毛舉條辯。惟西來之說，此外尙有二派：一以爲自印度來，一以爲自崑崙來，是又不可不辯也。印度說最弱，早有辯之者。崑崙之名，及其事迹，見於我古書也獨多。今人所信爲西來者，次於亞西說，卽爲崑崙說，故我今專就此而辯之。

爲斯說者，必先有諸前提，而後撫拾崑崙之事，一一爲之依附。其一必曰：世界人類，無不自外移來也；其二必曰：移來之地，無不自乎高原，我國高原在西北也；其三必曰：帕米爾爲歐亞兩洲最高原，世界人類無不發源於此也。此諸前提之中，又必有其前提焉：則其一，當爲人

種一原說；其二，當據大洪水說。主斯說者，又不出乎創世紀之神話，此即根本錯誤之點也。

創世紀以天地初生亞當，爲人類最初始祖，繼降大洪水，人類悉泯，惟存那亞一家，以爲華乳，而分居於四方。說者以亞當降生之地在伊甸，謂即伊蘭，去帕米爾西麓不遠；又以亞當長子該隱，被逐東去，而各國歷史，溯其祖先，多非土著，遂聯想附合，以該隱之東去，謂即始居崑崙，漸而入於中土，而崑崙西來說興焉。查創世紀之神話，自近世科學昌明，達爾文等諸哲學家出，早已爲所否認。生物進化之序，其遞變之迹，人類實後於萬物，不惟今日科學，實驗有然也。孔子曰：有天地，而後有萬物，有萬物，而後有男女。是我先哲，亦已有言之者。人類既由動物進化而來，則其所由來之動物，當不能同出一祖。（今人攷見亞非兩洲類人猿有數種，而一場說可以不攻自破。洪水絕泯人類說，尤爲無理。創世紀所謂洪水，或曰當紀前三一五五年，或曰二三四九年，正當我五帝之世。時西東洋各古國，已漸臻於開明時代，而謂世界人類，僅存那亞一家，有是事乎？創世紀所云，係叙其種人一族之事，意其祖先，誠有此阨，而以其後來教力之盛，即以一家之阨，謂爲全世界之阨，各國歷史具在，何容沒也？一源說及洪水沒

人類說，既不足據，則謂世界人類，悉始於帕米爾高原，其說亦可不攻自破。然而今地學家，謂地球之始，表面盡濕，今之低地，在昔悉屬海底；則謂人類由高而下，我祖由西北高地，遂漸趨居東南，斯說或可存乎？我於此亦不能無疑。地學家所云，就始有地球言之，非就始有人類言之也。今之言地球年齡者，或就海水含鹽分量，而為推測，有云二千六百萬年者，有云二千四百萬年者；或就月球從地分出，計其繞地年月，有云五千六百萬年者，凡茲計算，雖未敢概謂的確；而予姑取其至少數二千四百萬年之限，以視發見始有人類之時，其相去尚太遠也。今之由地質內發見始有人類痕迹者，以為不出二十餘萬年，是地球於人類發生之前，已經過二千三百餘萬年矣。而謂在此二千餘萬年之長歲月中，仍大地皆水，我祖僅有帕米爾或靠近帕米爾之一隅高地；在此二十餘萬年之短歲月中，地球遽有長足進步，生西北以外如許之高山平原，有是理乎？意地球至有人類，其時地面縱不如今日平土如此之廣，而如中國三大幹脈，諸崇山峻嶺，及其各處高平地，必自昔悉具，是固南北東西，無處無地，即無處無草木禽獸；無處無草木禽獸，即無處不可發生人類，非所限於一隅者也。

人類既不擇地而生，則謂必由外種移來，其根本已不成立。縱各國溯厥祖先，多有其事，亦祇可視為偶然，不可視為必然；祇可視為或然，不可視為當然。即相對的，非絕對的；變態的，非恆態的也。且今所論者，邃古時代，非近古時代，則其時情形如何，人事如何，歷史上所言移徙之迹，其程度至於如何，不可概屏弗顧；而逕以今日之狀態，律於彼時者也。今歐洲諸國，如希臘英法德意迹其先世人種移來之地，其遠者，僅曰自小亞細亞，或曰自北方蠻族，計其地之相去，如我國此省至彼省耳。阿利安人之入印度，亦在烏拉嶺南，由中央亞細亞地，漸而南下；舊約載雅各率希伯來族徙埃及，住尼羅河口某地，亦不出千數百里；如我南北人之互有遷徙，又如今直魯諸人，移居東三省，至尋常也。美洲及各海島之為白種人移殖，乃在近數百年來，未足據以論古；而歐人至美，有攷見中美某國，自昔政治組織，已有足觀者，亦未聞其先自何國來也。（近美人有掘地得中國錢者，或即據謂美洲土人，始由中國往，其據亦薄弱，此僅可謂自昔已交通耳；種人移植，又一事也。）此猶曰有重洋之隔也。埃及立國最早，與小亞細亞間，自古交通至近，至頻繁，亦未聞埃及人叙其古初，謂自何處移來。（有謂自小亞細亞來

者；惟據埃史，立國且在其前，故多不認是說。若上埃及與下埃及間，侵襲之迹固有之；然正如上言，猶我國此省與彼省耳。蓋古代遷徙合併，每爲族與族爭，故惟其較近之地，始生利害恩仇關係。其爲時彌遠者，其部落彌繁，既各有其部居，縱農業未興，逐水草爲游牧，亦當各於所占域內，自爲馳逐；加以榛莽未闢，舟車未興，生活簡單，人煙稀少，老氏所謂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」者，雖其所言，未必卽爲定律，而不可謂古無其事，其情勢不能有所遠征，亦時爲之限矣。古代移殖之程度又如此，合上數端，今人所據諸前提，其不能成立也，已甚明瞭。我茲詳說崑崙之義。

今之主張崑崙說者，亦未嘗不旁搜古籍，苦心綴合。計其所指爲與人種有關者，（一）從歷史上觀察：（甲）在天皇之世，以天皇出於柱州無外山，古有崑崙爲天柱之說，又有無外山卽崑崙之說也。（乙）在黃帝之世，以崑崙之上，稱爲帝之下都，斷爲帝卽黃帝；崑崙取玉，軒轅有邱，斷爲帝之不忘舊國，嘗游其地；其他如西方軒轅之國，又斷爲此卽黃帝未帝中國之前，嘗立國於此也。（丙）在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帝丹朱之世，以崑崙之上，有此諸帝之臺，斷爲諸帝亦

嘗游巡其地，一如黃帝所爲，踵舊志也。(丁)在周穆王之世，以嘗升崑崙邱，觀黃帝宮，亦踵舊志也。(戊)以崑崙之上，有先王之策府，先王之懸圃，斷爲歷代帝王，嘗祕藏寶書，經營別囿於此也。(二)從地理上觀察，以我古初人種，實繁殖於黃河兩岸，由西而東，溯河之源，始於崑崙，而崑崙又遠在中國本部以外也。因上諸義，聯想所及，故有云西王母之邦，卽我舊國者；以言書言崑崙，恆並及西王母；穆王見西王母，且用賓禮，蓋如子國之於母國，更聯想而求西王母之邦，以爲卽漢書之西夜國也。有以我之舊國，卽大夏者；以大夏在西域，去崑崙不遠，我種人入中國後，猶自名曰夏也。以上諸義，頗有可資辯論之值，我且詳之。

說者之從歷上觀察，其甲說，謂天皇出自崑崙，所據者緯書也。緯之爲書，可否爲據，姑勿論。第以柱州卽崑崙之言，惜說者急於引證，摘其一二語，而掩其各緯全文耳。我今抄供閱者，春秋元命苞曰：天皇被蹟在柱州崑崙山下；又曰：崑崙爲天之中柱，故曰柱州。河圖括地象曰：崑崙山爲柱，氣上通天，崑崙者天之中也，地下有八柱，柱廣十萬里，有三千六百軸，互相牽制，名山大川，空穴相通；又曰：崑崙高一萬一千里；又曰：崑崙有柱，其高入天，圍三千里。河圖始開

圖曰：崑崙山北地轉下，三千六百里，有八玄幽都，方二十萬里。遁甲開山圖曰：天皇出於柱州，即無外山。鄭康成注云：無外山即崑崙東南萬二千里。據上所云，我且毋以今日天文地球之說，重責作緯者，第如舊日思想，彼未嘗周覽四角，而遽以崑崙爲天地之中，亦太强斷矣。猶未也。曰下有八柱，柱廣十萬里，是共廣八十萬里，有此巨柱在地下也。曰崑崙高一萬一千里，又曰柱高入天，圍三千里，是以天去地一萬一千里，其柱圍徑三千里，是幾合我回部各地悉爲所占也。曰山北轉下有八玄幽都，方二十萬里，是出於北冰洋之外也。曰無外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，是將伸出洋海之中也。緯書所謂柱州，所謂崑崙如此，我可不加是非，閱者應知何處有此柱州，有此崑崙，爲我天皇被迹之所矣。故古無天皇被迹無外山之言則已，如有此言，我意當如尙書「光被四表，迄於四海」之義，斷非如緯書所云。况曰被蹟，不曰發迹，被者自我及彼之意，何得强爲自彼來乎？

說者之乙丙兩說，指黃帝，帝堯，帝嚳，帝舜，丹朱與崑崙關係之事，所據者山海經也。古稱是經，爲帝禹伯益之書，誠不似緯書之無足徵信，然其中時涉殷周之事，據其地名可考證者，

計其里數方域，又多不合。（山海之里數，若以周尺算之，似不甚差，俟再詳攷。）先儒以為必多後人攙入，正如孟子所謂「我於武成，取二三策」者，是在讀者信其所可信，疑其所當疑耳。今亦無暇論此，說者既引為據，我即仍以是經正之。我又有先告讀是經者數事：一是經雖曰伯益之書，其所傳來，當為最古。觀五臧經所載，每經之末，必言祀神，其神必雜鳥獸蛇蟲怪象，蓋與各國人類最榛莽時，同一階級，意必遠在黃帝以前，未嘗絕地通天之世。又載諸國人種，毛民，羽民，長臂，結胸，無所不有，又必遠在我種未發達時，此等歧形不適生存之類，尙未經淘汰絕蔑於世，蓋一見知為傳自最初神話之時也。（予別有論。）知此二義，以讀山海經，然後疑信始有所準。今經所謂「崑崙之山，實維帝之下都」（山海經之崑崙，疑不在西域，詳下文）帝豈即黃帝乎？西山經有天帝山，北山經有帝都之山，又有幽都之山；至東山經，青要之山，實維帝之密都，尤與崑崙下都之辭，同一類例。以下都之帝為黃帝，其他當作何解？凡經之言山，必兼言神。我國自古雖拜多神，而多神之上，又必獨尊上帝，祀衆神於衆山，祀帝則必於其方最高之山，舜巡四方，所至方嶽，必燔柴祀天，則古代祀帝，必擇高山，而又不一其所，從可知也。故



幽都，密都，下都，不過隨地異名，其爲祀帝之所，一也；猶之曰青帝，赤帝，白帝，不過隨時異稱，其爲上帝之名一也。惟其爲祀帝之所，以爲帝之時所式憑，故尊之而曰都也。知此，而黃帝與崑崙關係如何，已思過半。而經言取玉之事，我尋其言，又與前後文辭不類，何也？其文曰：

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，其源沸沸湯湯，黃帝是食是饗，是生玄玉，玉膏所生，以灌丹木，丹木五歲，五色乃清，五味乃馨。黃帝乃取崑崙山之玉榮，而投之鍾山之陽。璿瑜之玉爲良，堅粟精密，濁澤而有光，五色發作，以和柔剛。天地鬼神，是食是饗，君子服之，以禦不祥。由是觀之，黃帝之於崑崙，其爲祀天饗帝而往乎？抑爲服食求仙而往乎？彼其用玉膏也，

一曰：「天地鬼神，是食是饗。」再曰：「君子服之，以禦不祥。」必有一舉而並驚者矣。道家之言，每託黃帝，莊列之輩，尤喜道之，此段韻語，其爲周秦諸子所攬入乎？抑原書自有乎？予尙不能無疑。而要與舊國之思，毫無關係，可斷也。軒轅之稱，屢見書傳，或曰：以其制軒冕，故曰軒轅。（史記裴駟集解引張晏說）是不以黃帝之前先有軒轅之地也。或曰：黃帝單名曰軒，軒轅乃另一帝號，在黃帝前。（路史禪通紀有軒轅氏）是且不以軒轅爲黃帝也。但黃帝之爲

軒轅，已見於大戴禮記及史記等書，予亦無須更爲異議。惟黃帝居軒轅丘，一見帝王世紀，一見史記索隱及集解。索隱曰：黃帝生於壽丘，長於姬水，居於軒轅之丘。集解曰：黃帝受國於有熊，居軒轅之丘。是其居軒轅丘也，乃一在生長之後，一在受國之後。壽丘，姬水，有熊，皆內地。其不能轉以立國荒服之外，是可斷也。黃帝既未嘗立國荒服之外，則在彼不論何丘，何國，名曰軒轅，不問可也。彼之名曰軒轅，姑爲之解，亦不過因巡游崑崙，或嘗過化，或出遠方慕義，因以名其地也。且若必因西方偶有斯名，遂加以舊國之思，北山經中亦有軒轅之山矣，是又何說乎？黃帝之於崑崙，事既如此，然則帝嚳，帝堯，帝舜，丹朱諸帝，縱有臺於彼，當同斯義，可無更爲煩說。而我猶有不能釋然者，則因諸帝之中，忽有虞賓在位也。尙書載堯讓位於舜，是在堯未崩時，名分已定，丹朱應無稱帝之事，今經有帝丹朱臺，何也？予姑求其義。孟子曰：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竹書亦曰：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，舜讓不克，朱遂封於房，三年，舜卽天子位。然則此三年中，舜未卽位，帝號卽屬丹朱，似尙可說。獨丹朱縱嘗稱帝，而在諒闇之中，百務未遑，乃卽遠道而至崑崙，則於理斷所無有。丹朱如是，彼三帝者，遂可信其果至崑

雖乎？意彼地縱曰有臺，或自黃帝以後，傳其爲上帝所降，百神所都，神宮玉府，寶光燦爛，帝王受命，必遣人致祭，以昭虔誠；諸帝踵其故事，因而留有臺基，此或可勉爲說耳。要其與故國之思，絕無關係，又可斷也。

丁戊之說，所據者，穆天子傳也。是書晉時，出於汲冢，簡策斷殘，前後多不可屬，稍可讀者，又多夸大之辭。其中河伯傳上帝命，穆王方生之時，呼爲穆滿，其屬後人攙入之文，尤爲顯著。宜晉人當時，已嘗譏其不典。（晉荀勗校定穆天子傳序）但我亦猶前例，書之是非，姑不論。論穆王縱升崑崙是否與人種有關，傳載穆王得八駿馬，將使天下必有車轍馬迹。開元占經引紀年曰：穆王東征天下，二億二千五百里，西征億有九萬里，南征億有七萬里，北征二億七里。紀年之言，固夸湯不可信；然足見穆王所馳騁者，實非一方，與傳所言正相符合。蓋其遠征，乃出於侈心驕縱所爲，非必斤斤崑崙一區，斷簡之中，乃適存此獨詳耳。予觀之書，載其朝會諸侯，及與西王母謠答之辭，或如後世秦皇漢武，馳心域外，復有慕求長生久視之意，史載祭公謀父之諫，祈招之詩，觀其所云，略可識矣。其與故都之義，可謂漠不相關。否則黃帝而後，穆

王以前，聖君英主不乏矣，西歸好音，絕不嗣嚮，水源木本之思，乃獨讓於穆王，必不然矣。若夫懸圃冊府之迹，縱曰有之，觀上乙丙丁三說所辯，可通其意。

歷史之觀察，其不足據也如此。無已，則地理之觀察，其或近乎？而崑崙之爲崑崙，久爲後人誤指，又使我不能默然。由今人之說，其首必先認崑崙爲山，其次必認崑崙山爲河源；又其次，必認真正河源，謂卽于闐之河源，而後其所謂崑崙者，乃卽于闐南山之崑崙。如此而於人種遠自崑崙移來之義，乃能適如其量。我又且順次辯之。

(一) 古人稱崑崙，是否卽山名乎？崑崙始稱，見於禹貢。其文曰：織皮，崑崙析枝，渠搜，西戎卽叙。孔傳：織皮，毛布，有此四國，在荒服之外，流沙之內，羌毳之屬，皆就次序，美禹之功。(孔傳以渠搜分爲二國，鄭注已正其失。) 查竹書載帝堯十六年，渠搜氏來朝。禮三朝記云：北發渠搜，南撫交趾。司馬彪曰：河水屈而東北流，經折支之地，是謂河曲羌。應劭曰：禹貢，折支屬雍州，在河關之西。二國之爲國名，已甚顯著。崑崙爲國，雖未旁見，要由經文觀之，其與析支渠搜，應同一例，傳注之義，誠不可易，而說者曰：崑崙雖爲國名，或始爲山名，繼乃因以名國。予謂斯言

未可以說禹貢，何則？崑崙之國，既爲禹功所及，則非不奉朝請之邦。禹貢曰：西被於流沙，崑崙既在流沙之內，果因山名國，其山又如後人所稱，與河源最有關係，則禹之導河，不應始自積石；禹貢導山皆由雍西而東，亦不應於是山獨遺。以是知禹時如崑崙者，尙無名山之事。傳記所著崑崙山名，或後人因國而名山耳，未可以果爲因也。禹時如此，則禹以前可知。我國遠古，且不認崑崙爲山，其去人種由河溯源遠及於崑崙之義，可謂遠甚。

(二) 崑崙縱有山名，古人卽認其爲河源乎？言崑崙爲河源者，最古之書，當爲山海經。禹本紀。山海經，當漢時猶有古圖，武帝名于闐河源曰崑崙，所按古圖書，或卽本此。而此二書之價值何如乎？史記大宛傳贊，太史公曰：禹本紀言河出崑崙，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，其上有醴泉瑤池，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，惡賂所謂崑崙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尙書近之矣。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史公去古較近，其所參校古書，當較後人詳博；而於二書也，已有微辭如此。禹本紀，早亡佚，無從識矣；山海經之書具在，駁雜不純，有目共見。太史公無鑒古之識則已，否則我後人何苦於正經信史以外，取彼所不敢言者，轉

以相難乎？我又考大宛本傳及漢書張騫傳，同載漢使窮河源，其山多玉石，采來，天子乃按古圖書，名河所出曰崑崙山云。以是知史公云惡賭所謂崑崙者，其言尤信。由傳之言，是于閩南山，其在西域，初無崑崙之名，雖以張騫之鑿空，亦未敢加以何號，固可知也。及騫歸告武帝，帝始以己意名之。武帝之所以名，以其出玉，古圖書言崑崙山者，必連言玉，即以玉故，從而名之也。（漢書補注，王氏曰：爾雅：西方之美者，有崑崙墟之球琳瑯玕，故以玉石名河所出山爲崑崙。）張騫之徑以于閩河爲河源，已武斷矣。（詳下文）武帝復僅以玉故，而加崑崙之名，我見彼君臣之相爲誇蕩，史公目擊其妄，不敢斥言，用以歸責於圖書之不可信，意正非僅責圖書也。夫于閩河源，既昔無崑崙之名，而崑崙又已名山，其山當何在乎？我讀漢書地理志，金城郡屬臨羌縣下，顏注：西有弱水崑崙祠；酒泉郡屬廣至縣下，顏注：宜禾都尉，治崑崙從障；崔鴻十六國春秋載：酒泉太守馬笈上言，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；括地志曰：崑崙在酒泉縣南八十里；是亦崑崙之所在矣。諸書所載，雖地域間有出入，要在流沙以內無疑。與鄭注禹貢，崑崙在流沙以內正同，不過在禹時爲國名，後乃因國以名山，如我前所云耳。按其地望，臨羌、廣至、酒泉，

不惟去于闐河源遠，其去青海河源亦遠。是崑崙之山，不與河源相涉也。說者疑我偏信以上諸書，故屏山海經乎？三危之地，在流沙以內，自古以來，無異議者也；而山海經之叙積石也，在崑崙之西，其叙三危也，又在積石之西，是又何也？今人信山海經爲河出崑崙，而山海經且又自露其地點，爲在流沙之內，如之何其使予信也？以言于闐河源則如彼，以言崑崙之山則如此，然則自有山海經及武帝以來，其間諸子各家，及諸傳記小說，所載河出崑崙之言，非出於誤會，則出於訛以傳訛可斷也。因其傳訛，馴至今日，展轉相尋，溯人種於河源者，並藉百家崑崙之說，以爲附合，人種也，河源也，崑崙也，混合而不可分，遂構成一古初之天地，若我厥初生民，真從羣玉之山，翩然披髮，東下而臨大荒矣。

(二)真正之河源，果在西域乎？我上二說，崑崙之義，亦已明矣。而說者猶必有辭曰：河必有源，養必有山，山川之稱謂，彼此無妨各殊，而地域之本然，古今終不可改。苟爲河源所在，縱前無崑崙之名，後人名曰崑崙可也。後人縱不名曰崑崙，苟于闐確爲河源，卽人種遠來之說，猶可幾也。而真正之河源果在乎？書載導河自積石，說者謂禹治水施功之所，是積石以上，

禹末嘗蒞也。自禹以後，閱二千年，始有張騫之窮河源，而考騫列傳，騫實未經青海之地。漢書言：河自蒲昌海，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是漢人之於河源，僅西見有一澤，東見有一河，卽以爲此河卽彼澤，積石以上，其上如何，漢人亦不知也。我讀西域傳，竊驚漢人之果於妄作，後儒之甘心盲從。河至積石，已成巨川矣；西北去蒲昌，陸地且一二千里，未相啣接也；此巨川之南來，未嘗親溯其地也；卽敢斷爲此河卽彼澤，後儒復於其毫無情理之說，如奉神勅，雖以桑欽、鄼道元輩，猶且祖師其說，相沿以至於今。（中間如黎洲黃氏今水經，河水斷自星宿海，已爲千古卓識；而因重源之處，不置一辭，故桑、鄼之說，至今復興。）天下事之可怪，孰甚於是，然而真源具在，終不得祕，歷唐、元、清，所探得者，遂久而彌詳矣。茲錄其事，併爲論次如下：

唐書：太宗時，侯君集追吐谷渾王伏允，至星宿川，又達於柏海，北望積石，觀河源所出。又穆宗時，劉元鼎使吐蕃還，奏稱：西南行二千里，水益狹，秋夏乃勝舟，其南三百里，山中高四下，曰紫山，直大羊同國，古所謂崑崙者也，虜曰悶摩黎山，距長安五千里，河源其間，水流澄緩，下稍合衆流，色赤，行益遠，他水併注，則濁。



以上唐人所尋，已較張騫有進。然以閻摩黎山爲河源，所差尙遠。豈其時吐蕃叛服無常，其內地，唐人有不能深入者乎？再觀元人：

元史河源附錄，（前略）至元十七年，命都實爲招討使，佩金虎符，往求河源，是歲至河州，州之東六十里，有寧河驛，驛西南六十里，有山，曰殺馬關，林麓穹竊。行一日，至山巔，西去愈高。四閱月，始抵河源。（中略）按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部，有泉百餘泓，沮洳散漫，弗可逼視，履高下瞰，燦若列星，以故名火敦腦兒，火敦譯言星宿。羣流奔湊，近五七里，匯二巨澤，名阿利腦兒，自西而東，連屬吞噬。行一日，迤邐東驚，或川，號赤賓河。又二三日，水西南來，名亦里出，與赤賓河合，又三四日，水南來，名忽蘭，又水東南來，名亦里朮，合流入赤賓河。其流浸大，始名黃河，然水清，人可涉。又行一二日，歧爲八九股，名地孫幹論，譯言九渡，通廣五七里，可渡馬。又四五日，水渾濁，土人抱革囊騎過之，聚落糾木幹象舟，傅髦革以濟，僅容兩人。自是兩山狹束，廣可一里二里，或半里，其深叵測。朶甘思北，有大雪山，名亦耳麻不莫刺，其山最高，譯言騰乞里塔，卽崑崙也。山腹至頂皆雪，冬夏不消。自

八九股至崑崙，行二十日（下略）

按上言亦耳麻不莫刺山，即唐書之悶摩黎山。自此以上，元人所探，尙有二三十日之程，一千餘里之地，爲唐人所未及到。河源至此，大略已具；然星宿海以上，又未詳也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，高宗命侍衛阿彌達窮河源，還奏星宿海一河，名阿勒坦郭勒。蒙古語，阿勒坦，即黃金；郭勒，即河也。河水色黃，回旋三百餘里，入星宿海。阿勒坦郭勒之西，有巨石，高數丈，名阿勒坦葛達素齊老。蒙古語，葛達素，北極星；齊老，石也。其崖壁黃赤色，壁上爲天池。池中流泉潰涌，醜爲百道，皆作金色，入阿勒坦郭勒。又高宗御製河源簡明語，載：青海水清，黃河狹之以流，始微淡，後爲純黃。又高宗文集載：阿彌達稱河源皆土山，無石。

以上清之所探，更由星宿海上溯三百餘里，至由天池而下，河源至此，可謂窮盡無餘。惟中有與元史異者，都實所探，至赤賓河，水猶清；又行七八日，至九渡以下，始渾濁。阿爾達所探，河水始出已黃，而唐書所稱濁流，又遠在悶摩黎山之下。三者皆親歷所見，何殊異至此！我姑

臆爲之說，水源無有不清，故元鼎都實之言，信也；然阿彌達何以曰始流已黃，彼曰源皆土山無石，又曰崖壁黃赤色？我於此可悟二義，苟其源挾土沙而下，則又無有不濁，或由唐迄清，土質時有鬆縮，今固有不必同於古者，此一義也。或水本無色，因周圍崖壁，黃赤反映，色亦能黃。我嘗游日本櫻嚴瀑布潭下，見四壁山皆蒼翠，水成青藍色，及流出山，與他水無異。河源倘亦同此，此又一義也。第此不具論，我論河源。

據上所言，其源流狀態，未見與他水源，有何異也。高山之麓，衆泉騰沸，亦時有之，未見其足駭也。黃河真源，確在於斯，可謂毫無疑義。然而自漢以來，重源之說，牢不可破。雖以清高宗之世，考驗的確，猶必歸本張騫所云；若其有神祕之傳，而不敢違也者，（高宗御製文集）此何故乎？則以中有潛流之說，爲之梗也。張騫之通西域，通地上耳，斷不能通地下潛流之說，我不知何所據而云然？意者其仍本山海經乎？西山經曰：不周之山，東望渤澤，河水所潛也，其源渾渾泡泡。山海經未嘗言潛而再出爲黃河也；山海經之意，縱曰其潛也，正所以爲出，亦祇可

以一種神語視之，與經中所載其他諸神怪同，其可據以說地理乎？幸而人智日開，地理科學，

已大發明，今日無所容斯說耳。否則推篤之說，是「乘槎銀漢，織女支機」之語，亦可據為典要也，然而篤之神話，亦既信於人人矣，人以虛而信之，我即不可以虛而辯之。夫篤與我，皆不能通地下者，我將據何見以為辯？曰：我不能見地下，我確能見地上；我即據地上以辯地下。

(一)我於蒲昌海一方，見其非潛流為河源也。亞細亞之中北部，水流不出，滯而為湖，為泊，為海者，其處不一。有絕大於蒲昌者，裏海是也。僅西域一地，名稱著於圖冊者，且以十數；惟蒲昌源較遠耳。此皆無下流也，其所以無下流者，皆因四圍高峻或沙漠之關係，所以盛而不溢者，皆出於蒸化力之所為。據地學家言，凡水遠經沙漠之地，雖發源雄大，其流多弱，故如尼羅河經流萬里，及乎至口，測其水量，已大減於上游。尼羅如此，其餘可知。方其流也，沿途沙漠，吸收水量，已屬不少；及其滯而為澤，蒸發之量，與輸入之量，又適相等，此即所以久而不溢，非其別有尾閘也。且蒲昌海之斷非潛流他出，我尤有其確證。漢書西域傳：蒲昌海一名鹽澤；徐松補注引水經注曰：河水東注於渤澤，即所謂蒲昌海也。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，龍城地廣千里，皆為鹽而剛堅，行人所經，畜產皆布氈臥之，掘發其下，大鹽方如巨枕，以次相累，類

霧起雲浮，故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云云。是則是處之悉爲鹽地，其因水所滯可知也。將謂是水獨有鹽質，何以解乎他水？如裏海等，無不皆苦鹹也。地理學家謂：水自山下，無不含有鹽質，特分量甚微，不易觸覺；及流之彌遠，蒸發既多，鹽氣不隨具去，故凡下流之水，無不較上流鹹者；及其停而爲湖，歲月經久，其淡質日化，而鹽質遂日增，此鹽澤所由來也。我簡言之，卽有鹽澤則無潛流，有潛流則無鹽澤也。此理至常，初學小生，頗誦地理學者，能言之。當科學未明之世，未識斯義，猶或可恕；不意時至今日，鹽澤與伏流之言，猶併懸於斯人之口，神話之魔力，亦偉矣哉！

(二)我於青海河源一方，見其非自蒲昌海來也。凡水無不就下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顛，非其性也。今蒲昌之與河源，兩地相距，一千餘里。(蒲昌海在東經十九度，北緯三十九度；河源在東經九十六度，北緯三十五度。)其間懸隔，南有巴顏哈刺山，北有阿爾金山，是皆絕有名之高山山脈。蒲昌海爲塔里木河所入，是河由發源至入海，曲折經行數千里，其最下之，乃在於斯。其地點在阿爾金山北，阿爾金之水，猶北流入之，是蒲昌海之低可知。河源在巴顏哈刺

山南，巴顏西北之水，皆西北證，瀦而爲澤。黃河自發源至悶摩黎山，下流已千餘里；而其山尙由腹至頂，積雪冬夏不消，是黃河上源，其高可知。再考測量着色地圖，高出海面，一千米突至五百米突，用最淺紅色；四千米突以上，用紫黑色。而蒲昌海正屬最淺紅色，黃河源正屬紫黑色。由此觀之，河源之高出於蒲昌海，固甚明也。蒲昌之水，縱善潛乎，誰搏而激，乃能上騰三千米突以上，爲河源乎？淄澠之水，合流後，猶能辨之，以其味也；蒲昌之味，誰能證爲河源之味乎？以上河源之義既明，崑崙之義自更明瞭。地理上之觀察，今人之錯誤又如此。雖然，我亦辭費矣。凡我所欲辨者，人種所由來也。說者由河源溯崑崙，更以崑崙證河源，其歸點亦在人種之沿流而下；而積石以西，至於蒲昌，千餘里間，實無沿流可言。故苟專論人種移殖，則潛流與否，俱可不計；而沿流東來之本義，已不成立。若夫西王母之邦，大夏之國，說者不過因崑崙聯想而及，並非別有證佐，可不辯。

予對於人種西來說，凡上所陳，大略已具，尙有餘義，俟另篇說明，茲不盡述。予言至此，有詰者曰：子言西來之無稽，乃在遠西耳。古帝王有生長甘肅陝西間者，倘曰來自本部西北，亦

可許乎？予曰：唯唯否否。今人所疑爲自西北來者，以偶傳一二帝王，生長是區耳。一二人生長區與建都區之關係，未必卽人種生長區與移殖區之關係。古代帝王，發見於東南者，尤爲多數，（但除最南六七省。）予不敢謂人種由東南而西北，亦猶不敢謂由西北而東南也，故人種之果出於本部西北與否，予不能知，卽不能斷；非惟予也，予亦知世人不能知也，不能知而斷焉，強斷也。曰：然則比較上稍近者，當自何處？曰：無已，予惟有斬亂絲之法，曰：自我有史以來，所記載確實可據者，我人出治之所，及我人住居之所，卽謂人種自此來可也。曰：子不自爲強斷乎？曰：子於出治之所住居之所以上，更求何來，無據也；子於出治之所佳居之所之中，曰：其地無發生人種之可能性，亦無據也。子無據，而我有出治之據焉，有住居之據焉，則予之據立，子無據之據不立。如此，則我與子雖心知爲強斷焉，而無如何也。

# 中國人種攷原

抱咫齋雜著

人種之學，蕃於近葉，其說曼衍鴻博，頗有裨於兼併之術，如今所盛倡之民族帝國主義是也。善夫！明金堡氏之言曰：謂他人祖，謂他人宗，子孫不知其自，日失厥序，而變亂之滋生也，蒙用懼焉。惓惓吾民，皆我邦族，乃脊令永歎，閭牆之忿未弼，鷓鴣卒瘞，毀室之謠已告。傳曰：及爾如貫，諒不我知。夫人至不知其先之自出，則愛國愛種之心，何由而生乎？竊不自揆，妄有所述。冥行隨壇，涂轍罔知，方媿顛門（註：泰西學者不言血統）聊資數典。人情茂惡則相其矛，夷憚則相與齟，此在今之教者，有以夷憚之耳！

中國人種果出一元乎？抑本多元乎？不可知也。邃古荒忽，人彙肇興，眴眴于于，以生以殖，草榮木替，莫可稽詰。若夫敍命因提之系，三靈九頭之宗，或稱五十九姓，或言六十四氏，玉笥



十華，靈文八會。後世有述，言不雅馴，故龍門載筆，斷自軒皇。（註：史記三皇紀非史公作）由是時始制文史，始有紀載，吾人血統之起原，藉得考見焉。諸所徵引，本書具存，非丹壘之祕，為長源獨誦也。

中國見有之人種，（註：即歷史的人種）可大別為五：曰滿洲，曰漢，曰蒙古，曰回，（註：回本不可以族名，今姑從學人通稱，亦不必強易以東干號也。）曰西藏之五者。或以地別，或以勢殊，語言固不盡同，信仰容多歧異，試為探厥源泉，稽其本實，無非神明之華胄，黃帝之子孫也。尋漢族之先，具詳史牒，無取詞費，第言滿洲，次蒙古，次回，次西藏。

滿洲族分甲乙兩族，亦猶言新羅氏族者，分第一骨，第二骨也。

甲 滿洲本族——即國族，金史號為內族。

乙 滿洲別族。

滿洲本族，原出肅慎，（註：逸周書作稷慎，史記作息慎，吳玉搢別雅引後漢書，文申傳作傲倭慎，並讀若真，滿洲源流考云：滿洲舊稱珠苑，漢字相沿，訛為滿洲，其實即古肅慎，為

珠申之轉音。近人乃以肅慎爲食屨民族不足據。乃黃帝孫（註：或云黃帝子）少昊之子般所封國也。（註：始封年世不可考。按般卽弁韓之弁。弁般古通詩弁彼鸞斯之弁卽般韓汗也，非國名。東藩紀要云弁韓不知其始祖而屬於辰韓，後降於新羅，疑弁及辰，初由肅慎分立，故與馬韓並稱三韓。至東漢時合併始改稱弁辰，猶暹羅奧斯馬加例也。乃范陳兩書不知其國，由合而分，又由分而合，惑於轄境之參錯，創爲兩國雜居城郭衣服皆同之語，遂不可通。夫國旣別而爲二，豈有同城雜居之理，宜滿洲源流考及吉林通志諸書之疑，不能明也。肅慎疆域極廣，奄有今奉天東北吉黑兩省及朝鮮桂婁部地，弁與辰及挹婁等國皆其故地，分建後辰土地益闢，弁在漢初，或稱眞番。史記番音普寒切，卽弁韓音轉。辰則肅慎合音也。又國書稱滿洲爲滿珠，或爲曼珠，二字皆平讀音尤近弁云。）般又號夷牟（註：說文夷牟，初作矢，荀子作浮游注以爲夷牟之別名。）山游經少皞生般始爲弓矢，故肅慎立國亦以楛矢著聞。（註：漢以後無稱肅慎者，惟楛矢之貢史官仍從其朔至南北時不改。）郭璞經注世本云：牟夷作矢，（註：卽夷牟。）揮作弓弓矢，一器作之兩人，於義有疑，此言般作之是也。弓矢雖

二物，而同一用，斷無分作之理，且一器尤不當有二始，郭說近是。路史疏仡紀揮始造弧矢，與郭注弓矢始於一人之說合。唐書揮為少昊第五子。（註：唐書宰相世系表，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，揮為弓正始制弓矢，廣韻則以揮為黃帝第五子。）與山經般為少昊所生，亦合。揮說文從手軍聲，古本音熏。（註：見顧炎武音學五書。）熏般雙聲，揮當為般之轉譌。（註：亦猶熏育之轉，為獮狃，揮棄之或為拌棄也，拌集韻音盤。）且少昊不應有二子，俱始作弓矢，般揮殆為一人無疑。古者物必祀其所始，如先蠶，先嗇，先倉，先酒之類，是御覽引龍魚河圖弓神曰曲張，太公兵法矢神曰續長，曲張當謂弓之先，續長當謂矢之先也。曲張續長又一聲之轉，必初為一名，後乃歧而二之。（註：河圖但列曲張之名，兵法則析弓矢為二，或曰弓之形曲，張故取以象之，然則續長之名，又何所取義耶？疑河圖本作弓矢之神曰曲張，後人因兵法別有矢神名，遂併去河圖矢字，曲張續長亦為肅慎對音。又蒙古語稱聖賢及善射之尤者皆為墨爾根，今黑龍江有墨爾根城，烏爾根魏源元史新編一作默爾傑，李心傳繫年要錄金在隋唐稱默爾赫，默爾傑墨爾根默爾赫皆一聲之轉，亦確為肅慎變音，建國名義隱晦四

千餘年，至此曉然，亦一奇也。肅慎國記稱其國製石弩時，必先祈神，神當爲弓矢之先，亦必爲祀其祖般也無疑。後漢書言其俗善射，自漢興以後，臣屬夫餘，故晉魏南北諸史，多記其開國之祖神靈善射事，或作東明，或作朱蒙。（註：東朱古音通，左昭二十一年，蔡侯東出奔楚。穀梁東作朱。易物生必蒙。鄭注齊人謂萌爲蒙，萌明音同，按東藩紀要歷年稱東明王姓高氏，名朱蒙，乃誤以朱蒙爲名，東明爲號，不知東明卽朱蒙之變音也，惟高句麗碑稱昔我鄒牟王之開基也，說文鄒牟卽朱蒙，不別稱東明，極合。魏書高句麗傳言：有一男破殼而出，及其長也，字之曰朱蒙，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，則是古有此稱，不自高句麗王始。）不知朱蒙乃夷牟之轉聲。（註：周禮則共珠槃玉敦鄭司農注，夷槃或爲珠槃，足爲夷變爲珠之證，珠朱音同，朱古亦通鄒，故高句麗碑作鄒牟，亦卽夷牟也。）亦卽少昊之子般也。（註：按般之名義，書闕不具。般爾雅通作服，服古文作般，一作般。說文弩矢般也。周禮司弓矢中秋獻矢般，不言弓，省方言，所以藏箭弩謂之般，弓謂之韃，或謂之續丸，服後漢書引作服，續丸卽般之合音，當爲古之僅存者，般既作弓矢，人卽以其名名盛，弓矢之器，蓋所以象其德也。至夷牟之夷，近人貞卜

文字考作𠄎，象人持弓形。說文注東方之人也，從弓從夷大，疑般始封持弓矢東就國，夷之義由此託始，人因號之夷牟也。郭璞山海經注，肅慎今呼之爲挹婁，卽夷牟音轉，呼之爲云者，意挹婁爲其國別名，肅慎乃其本號也。證以晉書肅慎一名挹婁益信。牟字書訓大般亦有義，疑爲般之別名。又路史古國名有弁却則與弁韓之弁名同地別矣。滿洲源流考引北史朱蒙者其俗言善射也，今滿洲語稱善射者爲卓琳莽阿，以爲卽朱蒙變音。按卓琳二字缺音急讀其發音類朱，而語尾平曳，亦頗近夷，莽阿合讀卽成牟音，若朱夷牟然，朱其發語，辭攷所謂傳寫雖譌，音解猶有可考者也。開國方略記我國天女誕聖與東明朱蒙事，大致相類，仙源所自，益可證明，系出少昊殆無疑義。大戴禮記稱少昊曰清，（註：路史引帝德考同）洪惟國肇興東土，初號滿洲，迄太宗文皇帝天聰十一年，始定有天下之號曰清。當時必有依據，以今考之，義當本此。又漢書古今人表，少昊帝金天氏。張晏曰：少昊以前，天下之號，象其德，顯瑣以來，天下之號，因其名。少昊以金德王，故號曰金天氏。（註：梁玉繩漢書人表考言少昊身號金天，代號代號者，一代之通稱也。）益知崇德改元，（註：改天聰十一年，爲崇德元年，與

建號大清同時，足爲祖法少昊之確據；而愛新受姓，原自金夫，尤彰彰可考。至朱果孕神，似無涉於愛新本義，即金源託始，決非因水得名。觀金史世紀所述，猶未能上探星宿也。又國語愛新訓金，覺羅二字，則苦不得解。（註：皇朝通志國語以金爲愛新，覺羅乃姓也，語不甚明，會典亦但止遠近之分，無語解。）疑卽新羅之異譯耳。（註：新羅一作徐羅伐，與覺羅音近，國書凡地名姓氏皆遠音。）愛新覺羅，此云新羅金也。（註：以地爲氏，示不忘所自之意，亦猶百濟王之姓扶餘氏也。）新羅自漢迄五代，享國最久，王金姓。（註：駕洛國紀稱首露王生於金盒，因姓金氏。又東藩紀要歷年稱味鄒王出於金檀，故姓金氏，荒渺，異不可據。）所居亦號金城，爲金始祖函普。（註：原作措浦。）所自出。（註：見馬通考大金國志及苗耀神麓記諸書）與滿洲同祖，其枝派之分，殆渺不可考矣。肅慎立國，遠在四千年前，魏略稱自古未嘗破壞神明之冑，天寶相之，非偶然也。

滿洲別族，今日國人視之，凡占有滿洲旗籍得享同一權利者，皆滿洲族人，東西學者，亦統稱之曰通古斯族而別族，何以稱別族者，所以別於滿洲本族之謂也。滿洲在古昔已分數

部，秦漢以後，分國尤多，土著之留遺，是否出於一系，殊難稽考，就其見列檔籍者論之，除本族之外，尚有多族集合，尤以漢族蒙古及鮮卑人為最夥，印度及回族（註：波斯亞刺伯人及內地回族）亦頗有之。究其實質，雖非純一血統，然往籍流傳，具可攷見，要無非神明之苗裔也。（註：說別具下。）漢族則自秦人避地以暨南宋旋亡，遺族繁滋，久遂混合而一，無由辨析（註：惟棟鄂氏為宋裔，見嘯亭雜錄）其尚存漢姓者，據皇朝通志氏族略所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為百三十七，臺尼堪姓為三十八，撫順尼堪姓為四十七，而漢軍所編制不與焉（註：包衣抬旗者，亦不與。）蒙古族不知何時移住黑龍江沿岸，遂由游牧部族，進而為漁獵部族，今雜入滿洲旗籍者，則有若巴爾呼人，鄂勒特人諸種。據八旗氏族通譜所載滿洲旗分內之蒙古姓約二十餘，其人非著族姓氏無聞者，尚不可勝計，而蒙古族所編制，亦不與焉。鮮卑族本即東胡遺裔（註：東胡雖出自高辛，亦為黃帝之後，然謂滿洲別族有其遺種，則可謂本族，為通古斯種則非也。）與滿洲境地相連，轉徙錯雜，今混入滿洲旗籍者，則有若達湖爾人（註：見滿洲地志），錫伯人索倫人（註：索倫人中，又雜有各族，見朔方備乘，

（諸種，（註：元人稱金人曰乞解，即契丹也。當時金人中，鮮卑族蓋已不尠矣。）而遺族之姓氏，不難按籍而稽至印度及回族之住居，滿洲者，則始自新羅盛時，當中國唐代或由傳布宗教而來，或從海道互市而至，人民因之移住，後遂占有旗籍（註：廣州駐防滿洲人中，往時尙有回族，馬領事廷亮說。）滿洲地志稱新羅慶州之寶庫，藏有天竺波斯大食等之奇珍，雜器其踪跡，猶有可考也，故泰西人種學家，不言血統，亦實由世界無純一不雜之人種也，然論號爲伊徹滿洲者，他種族之混合，即稱爲佛滿洲者，亦決非純然滿洲族也。（註：國初，賜姓覺羅者，稱民覺羅亦不盡滿洲族。）

蒙古族爲世界五大種族之一，學者定爲黃色人種之總名，枝系蕃衍不可勝述，茲就隸屬中國之蒙古族論之，大都漢之匈奴遺種也，史記匈奴傳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。史疏：侂紀，樂崩，其子淳維遁於北野，隨畜轉徙，號熏育。（註：熏育即熏粥，名屢見五帝世，淳維北徙，或遂襲其舊號，樂彥括地譜，夏桀無道，湯放之，鳴條三年而死，其子熏育避居北野，是直以熏育爲桀子之名矣。）熏育即匈奴聲之轉也。自來言匈奴出於淳維，淳維出於夏后氏，



諸史無異辭，禹爲昌意之後，黃帝耳孫，則蒙古族之出於黃帝，殆無疑義。至蒙古之稱，始於邱長春西游記及孟珙蒙達備錄，元祕史作忙豁勒，松漠紀聞作盲骨子，惟拉施特而哀丁之書，作蒙兀，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謂萃中外之見聞，以相印證，仍以蒙兀之音爲正，蒙兀亦卽匈奴對音史稱元之先，出於巴塔赤罕，必爲淳維後裔，當時尙無文字紀載其世系，不能也。元後，其遺族共分二派，南徙者爲敖漢，奈曼，巴林，札魯特，克什克騰，烏珠穆沁，浩齊特，蘇尼特，鄂爾多斯等九部，所謂內蒙古也。（註：藩部要略內蒙古元裔百餘部）其留故地者，總稱其部落曰喀爾喀，分建七旗，以左右兩翼統之，右翼爲土謝圖，左翼爲車臣薩，克圖所謂外蒙古也。（註：以上並見蒙古地志）自淳維迄今三千餘年，游牧故習尙未全變，而人民信仰宗教之心，最爲切至，幾欲舍其所祖而祖之，如蒙古源流之於釋氏，蒙古全史之於天方教，淵源附會委曲支離，可謂數典而善忘矣。

回族回之名，始見遼史，不過西北一部落之名耳，後乃撫以名教，近且以名教人之釋族，故欲考回族之原始，必先明宗教之源流，欲明宗教之源流，必先辨名稱之譌誤。按回回非

教名，教中經籍亦無此名義，朱（註：一新）無邪堂答問據顧（註：炎武）杭（註：世駿）之說，以爲卽唐書之摩尼教（註：一作末尼，波斯人馬尼所創也。）近日石室啓祕，摩尼殘經出世，王（註：仁俊）古蹟錄跋語不知據以對勘，穆氏教旨證其同異，盲從朱氏，復涉及明實錄，燉煌鄉土志，殊嫌牽合（註：說詳中國宗教攷原。）元史之也里可溫（註：元典章三禮部六標目有卷三十也里可溫教五字）卽元之天主教，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（註：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，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。）魏源元史新編乃誤爲回教阿渾之稱（註：阿渾名義經籍中未見，今新疆回人有此語謂長者也。）木速蠻譯爲信仰正教之人，卽波斯語之木斯令答失，蠻乃教中苦行者（註：至元辨僞錄，形容極肖，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解釋亦當，洪氏駁之誤矣。）譯文證補，並誤爲教名，按教名實爲伊斯拉穆，此云清真也（註：北村三郎亞刺伯史解作服從誤。）一譯作伊蘭，（註：見世界宗教一班，後省稱伊教）或作伊蘭，（註：波斯一名伊蘭，見波斯志）創始於穆罕默德，在西歷六百二十二年（註：是年爲伊教紀元）唐高祖武德五年也。

其創行於中國，則自韓葛士始，韓葛士為穆氏之伯叔（註：或云穆罕默德之舅）航東來棲止廣東（註：今番禺縣有蕃塔寺，見廣州府志）度其時，當在貞觀初年（明史西域）教傳撒哈撒阿的韓葛思，隋開皇中始傳回教入中國金天柱，至聖實錄韓歌士隋開皇十九年奉命來中國傳教，並誤是時穆氏尙未創教也。今中國通行之教則阿釐十葉也（註：說本元史譯文證補洪氏當又本之波斯土耳其人阿釐十葉派，列國歲計政要續編作阿釐改正派，此外亦尙有他派）其證有七，教士學成者皆著綠服。證一，以依瑪目（註：或譯作伊曼，一作烏勒梅）主管教務，而抑海里發（註：凡學人通稱海里發）證二，傳習經典，多用波斯語文。證三，信條獨重泰服細勒（註：與土耳其重古勒拉尼正文者有別）證四，阿釐及法梯昧祭典並極崇重（註：法梯昧，為阿釐之妻）證五，命名以類，取伴聖哲如阿釐忽散（註：即哈山）侯腮尼（註：即忽辛兩人，並阿釐之子）法士默（註：即法梯昧）之類，所在有之，而阿蒲倍克爾倭馬爾札非爾等名，則絕無所聞。證六，教士演說常述阿釐戰陣之勇，而於倭馬爾赫赫武功無所稱道。證七，蓋伊教之流，實傳自波斯（註：今內地所

行之教派與波斯極合，而與回部所奉行者頗有出入，謂之回教，名實固未當也。其經行綫可別爲二：一由波斯而印度，而南洋各島以逮於廣東，此水綫也；一由波斯而阿富汗而回部，以逮於秦隴，此陸綫也。唐時雖由阿剌伯航海來華而教未盛行，今之伊教大都由陸綫傳來，故回回之稱，獨著回部。自宋以後，始改從伊教，則中國信徒之蕃衍，當始自蒙古時代矣。夷攷其人之種別，除漢族入教者之外，而原隸教籍者，則以波斯及回部人爲多，證諸載籍，亦皆神明之苗胄也。按瀛環志略波斯卽古之安息。西征紀程同路史國名紀黃帝之後，姬姓國有安息，原注安之後也。疏佉紀黃帝生昌意，遜居若水，有子三人，次安，安居西土後，曰安息，是波斯之出於黃帝固有明徵矣。至回部之稱，本於回紇（註：洪氏以回鶻，回回，併卽回紇。音有緩急，故遂譯不同耳。）回紇乃突厥之一種耳。北史稱突厥爲匈奴別種，唐書謂回紇爲匈奴後裔，是回部出於突厥，突厥出於匈奴，與蒙古同爲夏后氏苗裔亦同爲黃帝之後明甚。惟教祖穆罕默德之族系，史稱出自哥累斯。至聖實錄則以爲係阿丹子孫，雖無確據，然阿丹卽亞丁，今屬英吉利，故亞拉伯地也。按亞拉伯人種，或云出自斐洲，或云出自高加索，然觀其人性情

生業與亞洲無異，其一種喜游牧無定居者，尤與韃靼人相類，疑亦突厥別種，以中國教人無穆氏遺裔（註：穆罕默德無子）固亦未暇深攷耳。

西藏族或云係蒙古別種，東西地理學者謂古昔中國人種多發源於西藏高原，故亦稱中國民族，統為西藏族。今姑就西藏土著之民族論之。按西藏即古三危地，漢稱西羌，在魏為秃髮，唐為吐蕃（註：秃髮吐蕃，一聲之轉耳）明稱為烏斯藏，西為烏斯合音（註：衛藏通志以烏斯為危衛同音，未合）非方位之別，舊唐書吐蕃傳云：其種落莫知所出，衛藏通志引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說，荒唐不足據，伏讀康熙六十年二月上諭云：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，舊注以三危為山名，而不知其所在，今攷其實三危者，猶中國之三省也，蓋指康衛藏三地為三危，哈拉烏蘇（註：即黑水）由其地入海，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，入於南海也。是西藏即古三危地，殆無疑義。攷路史國名紀，帝鴻後釐姓國有三危，（註：原注謂在戎虜瓜沙等州誤）外紀云：黃帝二妃女節，生休及清，疏竹紀休繼黃帝者也，是為帝鴻氏三苗諸羌，（註：其人愛第巴喀西藏民族源流考，亦謂藏族出西羌，西藏西羌一聲之轉耳）皆其

後裔亦皆在今西藏地，惟魏書係禿髮於鮮卑，別爲東胡種，則當出自高辛。路史乃謂禿髮氏出於昌意之季子，悃其說微有不合，然究厥本源實無非黃帝子孫也。又中國巫覡之教盛於黃帝，西藏古時亦服從巫教（註：見唐書吐蕃傳）今雖號稱佛地，然詛咒之法，祓禳犬儼之典，猶靡然行之，亦足徵其先世之所留貽者爾。

論曰：自古創業之主，未有不能鑄成民族而可以混一區寓者也。史稱黃帝有子二十五人，別爲姓十二，至周世，其後著者乃有八百餘國，由秦漢而上，以暨唐虞，由秦漢而下，以暨唐（註：李姓少昊後）宋（註：趙姓出造父亦爲少昊後）其間君臨天下者，大抵非昌意青陽之子孫，卽高辛顓頊之苗胄，豈真非有熊氏之後，舉不足以得志於中國耶？抑太古遺族及羲農諸氏之裔，久亦並歸漸滅耶？則以斯民也，長養滋息於軒皇政教之日久矣，久則淪浹固結莫之能解，是故衣裳之作也，文字之制也，舟車之造也，人以爲創制，顯庸前民利用，而考其實際，罔非皇人鼓吹，同化之措施，試取以證近世巴爾吉思布倫邱里諸氏之學說，殆無有或異鵠乎？其民族帝國主義之成功也，逮漢魏之世，中國無種族之禍者，綿二千餘祀，可謂盛

已，雖宣尼微管慨乎，齊臣而無嫌九夷之風，嬉辛有豫言感於周代，亦僅見伊川之祭野。何則，聖人之心，文野之判焉而已，豈有他哉。故曰：杞用夷禮，則夷之；夷而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春秋之義也。且夫中國之有漢族，其名義果何昉乎，自典午不綱，九州鼎沸，劉元海奮起晉陽汾澗之濱，紹漢以懷人望，於是乎始有漢人之號焉。蓋合所部匈奴諸胡及晉人而並名之也。後遂稱以列四裔。五季之亂也，契丹強盛，漢族之勢益微，當時乃以漢子爲賤者之稱，南宋猶相沿不改（註：說本晉書劉元海載記及陸游老學庵筆記）。元時又以宋人爲南人，所謂漢人者皆遼金遺族也（註：說本元史氏族表）。循斯以譚，是今之滿洲，何非元代之漢族，晉之漢族半係今日之蒙古，可知漢人之號，本非一族專名，卽人之稱漢又豈足爲此族定義。攷其源，則遙遙華胄，誰非軒轅子孫，語其變則芸芸萬姓孰果神州土著乎。（註：漢族最複，雜今譜牒家所載姓氏，夷夏之變，不勝枚舉。）斯則中國民族，孰當名漢，孰爲非漢，今時已難確定，後世必更紛歧（註：國語稱漢人爲尼堪八旗姓氏，通譜載有高麗尼堪姓，是國初又嘗以韓人爲漢人矣。）雖執胸刺之人而叩之，恐亦難逞其善辯也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，公則中

外一家，何分乎種族，不公則骨肉胡越，何別於親疏。元之興也，立賢無方，惠澤與諸族共。故能崛起沙漠，奄有諸夏，及中葉以還，畛域始著，其於漢人南土事爲之制，曲爲之防，當時有貧極江南，富歸塞北之怨，以底於亡，其初不過一二儉人，誘以親暱疏逃之謬說，藉使其私計，而患遂至於不可救。范蔚宗所謂青蠅之心，不恤國亡者也。清太祖高皇帝鑒元之弊，思非統一民族，不足以立國也，於天命十年諭諸貝勒有滿蒙漢人，今如同室然，惟和洽乃各得其所之訓，然猶分滿漢蒙古爲三也。至太宗文皇帝恢張遠略益進而撫綏邊氓，懷柔各部，嘗謂朕於滿蒙漢人視同一體，譬諸五味調和，貴得其宜，是直泯恩怨於無形，融外內爲一治，大哉王言，卓犖千古，此其所以能鑄成堅強博大之民族，而莫能禦也。當其改號大清託祖少昊已隱然具融和諸族統一宇內之概，乃不事鋪張及身而克就大業，與夫元魏自謂出於蒼林，慕容自謂出於厭越，赫連自謂出於伯禹，李唐自謂出於伯陽，其主義之高下，志量之廣狹，又豈待辨哉。今者列邦環伺，各以其政治教育之能力，務吸取吾民以自慮，而韓（註：山童）徐（註：壽輝）方（註：國珍）郭（註：子輿）之徒，日思投間蹈隙竊發襟肘，莫不利用我漢蒙回



藏，諸名詞據爲侵擾之憑藉，是則今者種見能否銷融，殆中國他日存亡所係，讀有元二代之紀載，可以憬然矣。

# 中國人種攷

實價大洋捌角

著者 蔣由智

印刷者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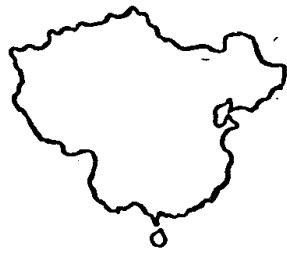
華通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  
新街一九五號大

虹口分店

上海北四川路  
底一九五號



著作權所有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 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發行

36

442485

